

第一章

地狱“咚！”南道机械般地再盖上一个印章，随后将本子扔在身后，他揉揉酸疼的颈子，抬起头看着桌上有如两座小山高还没盖完的生死簿，心情变得像那些簿子，又厚又沉重。

地狱的首席太子南道，在十年前由人间回来地狱后，每天就一直重复着这种工作，盖印章。

十年之前，他也是过着类似这种无聊的日子，只不过，不是在地狱。

十七年前，当时他还年幼，第一次出地狱到人间游玩，在返回地狱的途中碰上了一个会收妖的得道法师，那位法师一见到他，两袖一拢，就把这名地狱的首席太子。

未来的接班人收到口袋里，并且在他身上下了符咒束缚他的魔力，卖给一间叫做洛贝塔的研究所，供一群科学家研究。

那位法师卖了他后就走了，而洛贝塔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知道他来自地狱，但对地狱的情形不是很感兴趣，反而对他那对尖尖的耳朵、黑马似的翅膀興味盎然，每天在他的身体上作文章搞花样，这个实验做做，那个测验试试，研究了七年，也没什么结果出来，直到有天研究所发生暴乱，他才乘机逃了出来，重回地狱。

但从洛贝塔研究所逃出来的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为什么又跑回家来，因为，他在家的日子过得比在人间时更无聊更枯燥乏味。

在地狱的每一天，有管不完的死人冤魂来报到，等着他盖章下地狱，时间到了，他还要等一群阎罗来向他请安问好，向他报告人间的死亡人数，每当世界各地的阎罗在他面前排排站成两列时，黑红青黄白等等各种肤色脸孔的阎罗，让他看了就对这种生活提不起劲。

“殿下。”一名青面阎罗悄悄推开他面前如山高的生死簿，再呈上更厚的一叠给他。

“我都快下班了，今天的人却还没死完？”南道两手紧按着桌沿，忿忿地瞪着眼前另一批等待他的工作。

“还没有。”青面阎罗怯怯地把生死簿摆好，小心地看着他。

“没有、没有，每天都有死不完的人，我为什么要二十四小时给这些人类盖印章？你看我们地狱像便利商店吗？”南道忽然伸手将青面阎罗提到他的面前问，在青森森的冥火照映下，他那俊俏的恶魔脸庞变得很狰狞。

“不像……”青面阎罗咽了咽口水，发冷汗地猛摇头。南道将青面阎罗一手甩开，抄起桌上的生死簿喃喃念着。

“这个，生前是小偷，而这个，生前是个骗子？”他放下手中的簿子指着另外一本道。“这个就更妙了，只是离过婚的负心汉而已，还有这个，他上天堂迷路了胡里糊涂地跑来地狱？”“殿下？”青面阎罗胆怯地望着南道愈来愈阴沉的脸孔问。

“犯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来地狱？什么货色都往我这里送，怎么，天堂都不收人了吗？还是天堂客满了？”南道的含怨吼声使得整个森罗殿隐隐震动，什么人都丢到地狱来，他们地狱又不是专收垃圾的地方！

“小的不知……”青面阎罗被他的吼声震飞了老远，很辛苦地爬到他的面前忏悔。

“不知道就去查出来，少摆个绿惨惨的脸色给我看。”南道迁怒地指着他的脸道，一天到晚看这种青青怪怪的死人脸，他的心情怎么会好？“人家的脸……人家的脸本来就是绿色的嘛……”青面阎罗很委屈地哭诉。

“我讨厌绿色，去换一张。”南道环着胸说，身后那双黑色的双翼示威似地张扬着。

“是。”青面阎罗低着头开始换脸色。

南道本来只是说着玩的，谁知道当他转头看时，竟看到青面阎罗把整张脸皮都剥下来，在地上变出一排油漆筒，正准备上漆换另一种脸色。

“谁叫你剥脸皮的？”南道气得拍桌大问，他没事把脸皮剥下来做什么？“是您叫我换一张脸皮的。”头部只剩一个骷髅的青面阎罗，张合着两排森白的牙。

“我叫你换你就换，你为什么不干脆把头摘下来让我当球踢？”南道瞪眼，什么都唯命是从，连开个玩笑都不行？这地狱还有什么乐趣？“是……”青面阎罗的脸皮还没漆完，又听命地把头摘下来，捧在双手，准备奉上给他。

“你还摘？”南道的两眼几乎要喷出两道烈焰了。

“我……”青面阎罗捧在手掌上的脑袋，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把头装回去，不要抱着头讲话！”南道瞪着那颗人头吼，手上拿颗人头对他讲话，他看了就倒胃。

“老哥，我来接班了，你就别再玩他了。”森罗殿里突然走进一名身穿西装、长相和南道相似的男子，边走边叨着雪茄对南道说。

“嗨，二皇子，你还知道要来？”南道的眼睛扫到那个早就该来接班的地狱二皇子——赛勒。

“塞车。”赛勒摸摸头发，随便找个借口给他。

“塞车？环狱高速公路塞车你还可以坐捷运，没搭上捷运你可以开私人飞机，再没有飞机你可以自己飞过来。说，你又泡上哪个聂小倩？”塞车？地狱交通四通八达，什么交通工具都有，用这个当借口？南道轻扯了扯嘴角问，两眼一瞪，就让赛勒嘴上的雪茄冒出大火，在赛勒来得及扔掉前，化成一堆灰烬。

“我泡的不是聂小倩，我刚刚才和玛丽莲梦露聊完天。”赛勒低头看着地板上的灰烬，发现他老哥今天的脾气不小。

“她贿赂你让她去投胎？”南道挑着眉冷冷地问，他在这边辛苦地收人入地狱，而他弟弟老是收些小惠，让地狱开了个后门，专给女人方便。

“大家各有所获嘛，讲这样？”赛勒咧嘴直笑，眨着一双天生的桃花眼。

“风流皇子，再给我乱放人，小心我让你去冥河当船夫撑渡船。”南道将手掌按得咯咯作响，亮出白牙警告他，听说老船夫嚷着要退休正缺人手，他可以考虑让弟弟去接那个位置。

“我不出劳力的。”赛勒被吓得两眼不敢再眨，撑渡船？他这个金枝玉叶的皇子才不要做苦力。“那就交班，这两座山，让你来盖。”南道拍着他的手掌道，离开他坐了一天的龙头椅，准备下班收工。

“你留这么多给我？”赛勒怪声地问，这两座山，他要盖到什么时候？也许他还没盖完，又自动增加成四座了。

“你有怨言？”南道转过身，眼神像两道剑射向赛勒，他已经整整盖了一天，只剩下那些，还敢嫌多？“没有……”赛勒干干地笑道，识相地在椅子上坐下，拿起印章，面对这些必须夜以继日处理的庞大公务。

“殿下。”青面阎罗在把脸皮和头都装回原位后，手里拿着一封信件，叫住正欲走人的南道。

“吵什么？没看到我下班了吗？”南道不耐烦地问，把身后准备好要起飞的翅膀又收了回来，带着怒气瞪向他。

“这里……这里有一封刚收到的限时挂号，是从上面寄来的。”青面阎罗巍巍颤颤地呈上信件，低着头不敢看他眼底的怒火。

“上面？哪个上面？”南道没有伸手去接，疑心病很重地问。

“人间……”青面阎罗小声地说，据发信地址来看，是由人间用限挂寄来的。

“是谁寄的？有没有署名？”南道搓着下巴问，他会有信从人间寄来？他可没在人间交过什么朋友，不过，仇人却有一堆。

“寄件人叫北遥。”青面阎罗翻过信的背面。

“北遥？”南道讶异地问，那个仇家寄信到他家来了？“老哥，你的朋友寄信来给你？”赛勒挣扎地搬开沉重的公文，勉强弄出一点空间看向他老哥。

“不是朋友，是宿敌。”南道烦闷地顺着子夜般的黑发。当他还在人间时，他和北遥在洛贝塔研究所里，虽然号称南北逍遥，可是没有像名字般那么友好，反而都把对方当仇家。

“宿敌？不只我一个人看你不顺眼啊？他是你的好朋友？”赛勒开开心心地问，他老哥结仇的能力原本就此交友的能力强，会称为宿敌，那代表他们交情很深了。

“青面，替我把信拆开来。”南道懒得理赛勒，他盯了那封信一会儿，决定不亲自接信，由人代为遭殃。

“你的信你不自己拆？”赛勒好奇地问，尤其老哥还一张非常凝重的脸色，更是让他好奇。

“哼，谁知道那小子的老毛病改了没？”南道自鼻里哼出一口气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信，就是那个北遥不能信。

青面阎罗听话地替南道拆开信，信封一开，一缕红色的毒气便冒了出来。

“哇！信上有毒……”青面阎罗大叫，两只手被红色的气体烫得发红疼痛。

“早料到他会用这种方式跟我打招呼，他愈来愈没创意了。”先知先觉的南道冷笑道，十年了，北遥耍手段的方式也不改一改，以为他还会上这种笨当？“好可贵的友谊，老哥，你真会交朋友。”赛勒赞叹地向南道鼓掌致敬，他还没有看过有人能感情好到这种程度。

“青面，信上说什么？”南道思忖了半天，还是猜不出北遥这次搞什么名堂。

“这个北遥说要开同学会，请您务必今晚到场。”青面阎罗不再擅动那封有毒的信件，他蹲在地上看着信念道。

“同学会？谁跟他同学了？”南道不屑地转头，被关在一起叫同学？他学谁攀交情？“他说……请您看在同居七年的份上，到上头一叙旧情。”青

面阎罗犹豫了一儿会，鼓起勇气念出暧昧令人容易误解的内容。

“同居？老哥，你曾跟他住在一起？”赛勒笑歪了嘴问，眉峰吊了老高地看他。

“少给我一脸贱笑，我们是在同一个笼子里被关了七年，不是同居。”南道随手朝正在讪笑的赛勒一指，就让赛勒脸上的笑容定住，脸部无法做出其它表情。

“老哥……”赛勒用力地揉开脸上僵硬的表情，正经八百地问南道：“你跟他有一腿吗？”“赛勒，你还想要脑袋吗？”南道的手上变出一把镰刀，把刀锋指向赛勒的脖子，笑呵呵地问他。

“要……老哥，这个北遥是什么来历？”赛勒眼睛不敢离开脖子上的那把大刀，手指轻轻地按住刀锋将它移开。

“天堂的逃犯，名列仙班的有名人物。”南道没好气地说。

“神级的人物？你们神魔共处了七年？”他老哥在人间时跟神界的人有来往？还住在一起？“我们神魔大战了七年。”南道想起往事便开始磨牙，他的法力能在短短七年内增强那么多，就是因为有那个死对头。

“那……谁胜谁败？”赛勒猜不出神魔大战会是什么结果，愈听愈感兴趣。

“没输没赢过，他会寄这封信来，可能就是再跟我战一场。”南道瞪着地上那封还在冒烟的信件，也许那家伙打了七年还不过瘾，现在还发战书来地狱挑战。

“地狱里就你的实力最强，好难得世上会有实力和你不相上下的神存在，而且还能和你对抗七年。”赛勒开始敬佩那个神级的人物，能和他老哥打七年还没死，实力应该不错。

“过了十年，我们的法力应该互有精进，再和他对阵，这次谁胜谁败还是个未知数。”南道从不轻忽这名死对头的实力，他有公务缠身较没时间勤练法力，而那个天堂的逃犯，空闲的时间可多了，他不小心不行。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封信？”赛勒指着地上的信问他。

“青面，把那封信扔了。”南道瞄了那封信一眼，决定不甩它。“殿下，我还没把信念完。”青面阎罗看南道就要走了，连忙在他后面叫道。

“他还有什么屁话没交代？”南道停住了脚步没转头，他烦躁地问，怎么，那个北遥还有花样？“这个北遥说，您如果不去见他的话，他就亲自来这里找您。”青面阎罗继续读着信道，“让他来，我会准备油锅等他。”南道阴笑道，他会准备好地狱十八层不同的酷刑等他大驾光临。

“他还说他还要带些同伴一起来游览……”青面阎罗皱着眉头看着信尾写的话。

“同伴？”南道楞了一下，除了仇人外，他还有什么同伴？“他列了一串名单，上面有莫然、曲曼婷、羽衣……”青面阎罗蹲低了身子，照着信一个个念着。

“慢着，他要带莫然来？”听到他忌讳的名字，南道急急地转过来问清楚。

“是叫莫然……”青面阎罗楞楞地说。

“老哥，你的脸色不对。”赛勒撑着下巴看他老哥如临大敌的表情，开始感到事情变得有些好玩。

“不能让莫然来，他来的话地狱会毁了，不，以他的头脑，他可能会把

地狱搞成观光胜地，然后大赚一票，千万不能让他来。”南道神色紧张地说：一个洛贝塔研究所都能被莫然搞垮了，谁知道那个智商超高的莫然会来地狱做什么？“谁是莫然？也是天堂的人？”赛勒闲着这个神圣的来历，他想，八成也是押级的。

“不，他是人类，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类。”南道烦恼地重重踩着步子道，如果莫然是神级的人物还好办，偏偏他是最令人头痛的超级聪明人类。

“只是个人类，你紧张什么劲？”赛勒有些失望地道，人类没法力没本事，他还以为他能对那个莫然有多一点的期待。

“你没吃过苦头你不知道，小莫那家伙，他比十个北遥都可怕。”南道摇摇头道，他和北遥都怕这个人类，他们两个神魔可以战得不分轩轻，可是一遇到莫然，他们两个都只能竖白旗了。

“你不怕神，反而怕一个小小的人类？现在人间的人类都很可怕吗？”人间变成炼狱了？能训练出比地狱的人还可怕的人？“人类里只有小莫可怕，我会和北遥关在一起就是他搞的把戏，我身上一直解不开的符咒也是他解的，而北遥宁可做天堂的逃犯不回天堂，就是怕有天小莫会上天堂去找他。”当年他被释放后根本不敢多留在人间，赶忙逃回地狱的原因就是为了莫然，连那个北遥也放弃了远在天堂上的家，有家不敢回。

“那你去不去你的同学会？”赛勒使用法力，让那张有毒的信飘至他老哥的眼前问。

“去，不去就严重了。”他不去，莫然就会来，到时候，就换他无家可回了。

“老哥，我要提醒你，你上次去了人间就莫名其妙被关了七年，这一次可以在七年内回来吗？”赛勒屈指算算，然后抬起头来问他。

“你会担心我的安危？”南道挂着怀疑的表情看向他，他心里太清楚了，这个喜好玩乐的弟弟才不会去担心他在人间会有什么遭遇。

“我是担心我的手和耳朵，没有你办公，我会盖印盖到手废了，耳朵听那些阎罗念经念到生虫，你可以早点回家吗？”赛勒就是怕南道又是一去七年，害他被公务累死。

“开完了同学会，我要去人间度假，你慢慢盖。”南道打算避开莫然和北遥在人间晃个一年半载，顺便借机逃开这堆做不完的公务。

“你不怕又被法师给收走捉去卖？”赛勒凉凉地讽刺他，当年跑去人间度假不小心被人捉去卖的人不知道是谁。

“十七年前，是我的法力没有修练完全，现在，以我的法力，就算同时来了耶稣和释迦牟尼，我照样可以一手一个摆平，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好。”南道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他早已不是昔日阿蒙了。

“我要代班到什么时候？”赛勒知道自己逃不过这堆公务，垂着头叹气地问他。

“那就要看北遥他们会不会又给我出什么意外。”南道一弹指，便将眼前的信件烧毁，现在他有无上的法力，也没什么对手，就只剩下那批家伙给他出的意外。

“意外？”赛勒将眉头皱成一条水平线问。

“对，意外。”

人间夜间十二点整，在台湾的云层上方出现了一神一魔，隔着飘浮的

云朵，在空中对峙着。

“北遥，你寄那封信给我的用意是什么？”南道穿著一身黑衣，拍着黑亮的双翅，以深碧色的眼睛瞪着十年不见的老仇人。

“我想你身为地狱的接班人，在地狱里一定会因未来而很忙碌，只是想让你休息一下。”黑发蓝眼的北遥也长了一对翅膀，不过他翅膀的颜色是天使般的雪白，而且穿著也比较像人类，在人间待久了，他人类的气息比当时还多。

“少来这套，我不会信的。”南道盯着他脸上的夸张笑容，双手环胸。

“十年不见，你还是这么讨厌我？再怎么说明我们也同居过七载。”北遥甩了甩长发，掩着脸，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

“省省吧，小莫呢？”南道半眯着眼道，这个被人类带坏的神，演戏的功夫颇有火候，骗别人或许行，但对他就起不了作用，尤其是在他想害人的时候。

“他和曼婷稍后就来。”骗不到这只魔，北遥的表情马上一变，懒洋洋地打着呵欠对他说。“小莫和曼婷在一起了？”南道很惊讶，那个在十年前就猛追曲曼婷的莫然，果然把那个恶女给追到了。

“小莫追她追了十年，那个有暴力倾向的女超人，最后还是被小莫给骗到手，连那种女人也追得到，小莫好象愈变愈聪明。”北遥头痛地道，十年不见，没想到莫然的智力更加高了。

“那种女人，也只有他敢追。”想到那个天赋异禀有着神奇魔力的女人，南道就直摇头。

“谁说我是有暴力倾向的女超人？”曲曼婷踩着云朵，语气不满地走到他们中间。

“曼婷，你当然是超人，记得吗？凡人是不会飞的，至于你的暴力倾向，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念力有多厉害，当年还把洛贝塔研究所拆了一半，你根本就不像人类。”北遥指着离地大约有三千公尺的高度说，就算不说她有强大的念力好了，她不是神也不是魔，可是有哪个人类能够像她这样踩着云一路飞上来？“那么，我也不是人类吗？”莫然从云朵中浮上来，漾着诡笑问，月光把他头上那一撮明显的白发映照得格外显眼。

“你……人类没有你那些特异功能，也没有你那种怪头脑。”北遥惧怕三尺地道，如果说曲曼婷不是人，那么莫然更不是人。

“羽衣怎么没来？”南道很谨慎地问莫然，尽量挑着安全的字眼问。

“那个笨女人又要生小天使了，肚子太大飞不上来。”莫然鄙视地道，那个笨女人肚里塞了一颗球，想飞也飞不动。

“那么……今晚就只有我们四个了？”南道不安地和北遥交换一眼，小心地问他。

“南道、北遥。你们干嘛这么怕我？”莫然搔着下巴朝他们两个的胸口看了一会儿后，得意洋洋地问。

“你怎么知道？”南道讶异地问，他又把人心摸透了？“你又用读心术了？”北遥赶紧用两手遮住胸口，怕所有的心事都被莫然的读心术读光。

“读你们的心我还要知会一声吗？”莫然以鄙夷的眼光看着这对怕他的神魔。

“小莫，北遥这次找我们来有什么目的？”既然已经被他看穿心事了，南道也不客气地问北遥找他来到底是想干嘛？“目的？不，不是目的，是阴

谋。”莫然搓着下巴道，然后将眼睛瞟向北遥那边去。

“小莫，别说出来。”怕事情还没办成就曝光的北遥，忙不迭地合着双手拜托他。

“求我。”莫然带着坏坏的笑容，仰高了下巴说。

“我……求你。”大丈夫能屈能伸，北遥毫不考虑地就拉下神仙的面子求他这个人类。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可以不说。”莫然也很爽快，合作地封口。

“小莫，他在打什么主意？”南道愈看愈觉得情形不对，也拉下了笑容问他。

“地狱太子，你也要求我吗？”莫然将两眼撇向他问，同一个晚上能让一神一魔求他也不错。

“我……”南道迟疑了一会儿。

“时间过了，现在你求我我也不说。”莫然将头一甩，哼了口气转过身不看他。

“我什么都还没求！”南道摊着手掌无辜地大叫，为什么他可以答应北遥，就不能答应他？“你犹豫了三秒钟。”莫然偏过头对他道，没有诚意，就算用跪用拜的来求他，他也不说。

“南道，你不必急，马上就会知道。”北遥得逞地从手中变出一把金色的弯弓和一支金箭。

“那是什么？”南道拍拍双翅和他保持一段距离，提防地问。

“这是我向丘比特借来的好东西。”北遥宝贝似地抚着手上的武器说，这个宝贝让他在天堂里费了不少工夫。

“借？那应该叫偷吧？”会偷看心思的莫然在北遥正得意时，冷不防地泼了他一盆冷水。

“对……我偷跑回去天堂偷了这个。”又被识破，北遥叹息地垂下头来承认。

“你为什么要偷这个东西？你以为用这种武器就能对付我？”南道觉得箭除了是金色的外，没什么特别。

“嘿嘿，小莫，你知道我的目的，请你叫曼婷帮个忙。”北遥咧开嘴笑道，叫他特地找来的两个帮手帮忙。

“曼曼，耳朵过来。”莫然把在一边玩云朵的曲曼婷叫回来，靠在她的耳边道。

“确定要这么做？”曲曼婷听了后，眼中露出一丝光芒，怀疑地问他。

“会很好玩的。”莫然充满笑意地点头。

“O K。”曲曼婷撩起衣袖，开始准备。

“北遥，你想做什么？”南道见苗头不对，打算随时落跑。

“你该说我们想做什么。”北遥笑嘻嘻地看着他，然后把握时间对暖身完毕的曲曼婷说：“曼婷，定住他！”曲曼婷轻轻松松地就让南道这名恶魔挂在半空中，四肢像被无形的绳索绑住，只剩身后的翅膀可以乱拍。

“曼婷，快解开你的念力！”南道焦急地叫道，他就知道该快跑的，才迟了几秒钟就成了他们这三把刀的俎上肉了。“南道，你刚才不是问我要做什么吗？现在我告诉你，我要射魔除害。”北遥左手抓着弓，右手拉弦，将金箭的箭头瞄准挂在空中的标靶。

“除害？”南道冒着冷汗瞪着那支随时会朝他飞来的金箭问。

“北遥，你要他朝哪个方向？”控制活靶的曲曼婷，边以念力转着南道边问他。

“往下，对，这个方位不错……停，就保持这个水平的角度。”北遥拉着弓指示，让南道面部朝上平放在空中。

“南道，你的魔力对我的念力起不了作用，少挣扎点就能少些皮肉痛，射一下就好了。”曲曼婷感到南道正使劲想解开她的束缚，笑容灿烂地要他别白费力气。

“什么射一下就好了？唤你来被射射看！”被曲曼婷转得头昏眼花的南道火大地叫道。

“她已经结婚了，不用再被射一次。”莫然飞到他的身边拍着他的脸颊警告，然后又飞回曲曼婷的身边。

“这个跟有没有结婚有什么关系？”南道还是弄不懂他们想做什么，但没有人肯告诉他。

“北遥，你瞄好了没？”曲曼婷觉得有点累了，眼睛很酸地问。

“好……了，发射！”北遥飞到南道的正上方，俯身调到一个最好的角度，然后将蓄满坤力的金箭脱弓射出，正中南道的心脏。

“痛，痛死了……你还真的拿箭射我……北遥，你想打架就打架，干嘛拿那个射我？”一被曲曼婷解开了念力，南道龇牙咧嘴地抚着心口喊痛。

“南道，你现在该担心的是他射向谁？”看着金箭正中南道的心脏，莫然闲闲地坐在云朵上对他道。

“他射向我了，不是吗？”南道怒吼着。

“北遥以一支箭射了两个，他还在下面找了另外一个陪伴你，刚才北遥要调整角度瞄准，就是要让你跟另一个目标呈一直线才好发射，因为射你的这玩意是爱神的箭，要先设定两个将要被射的目标，发箭后，需命中两个目标并且一箭穿过两颗心才算成功，看样子北遥是成功的命中你这第一目标的，接下来就要看第二目标的，一旦两个目标的心都被射中的话……”看样子他还是不清楚被金箭射中的后果，莫然好心地把话说一半给他听。

“射中的话会怎样？”南道的怒火突然停上，心慌地问。

“唉呀呀，不小心射偏了。”一直往下看的北遥，突然冒出这句话。

“什么叫射偏了？你往哪里射？”南道一手扯着北遥的衣领，一子拉着他头上的光环问。

“奇怪，飞去那儿了？”北遥没回答他，低头找着他不知射去那儿的金箭。

“小莫，你快看看他的心，看他射向谁？”南道心慌意乱地对莫然说，谁知道这个神力有时候会出差错的笨神仙把箭射到哪儿去了。

“看不出来。”莫然耸耸肩，爱莫能助。

“你怎么会看不出来——你不是会读心术吗？”南道气急败坏地问。

“因为他没射准，不知偏哪儿去了，连北遥自己也不知道他射去哪儿了，我怎么会知道？”射箭的人都不知道了，他这个旁观的人哪会知道？“北遥，你把箭射到哪儿去了？”南道气得把北遥的光环扯了下来，几乎要捏碎。

“小莫刚才说了，我不知道。”北遥把自己的光环抢了回来，扭腰不负责地对他说。

“你……”乱射了一支箭后，只给他“不知道”三个字当回答？“南道，

你很可能爱上一只小狗或是小猫，或者是……”莫然让曲曼婷靠在膝上休息，边抚着曲曼婷的脸庞边心不在焉地说。

“或者是什么？”南道浑身紧张，屏息听着下文。“最坏的下场，男人。”莫然缓缓抬起头来，没有同情心地告诉他。

“你这个天堂的逃犯！我今天一定要宰了你！”南道气得发抖，也不管是身在哪里，就在天空中与北遥开打。

“小莫，换句话说，北遥他乱射？”曲曼婷靠在莫然的膝上睁开眼问他。

“没错。”莫然低首吻吻她的唇道。

“可是……南道的胸口怎么还会有支断了一半的箭？”曲曼婷转过头指着胸中插了半支金箭的南道。

“北遥，你弄来的金箭品质到底纯不纯？箭怎么会断了一半？你看，南道的胸口还有后半截。”莫然也觉得奇怪。对那个打得很忙碌的神仙问。

“断了？”北遥和南道的动作双双停止，北遥这才看见南道的胸口还插着半支断了的金箭。

“另外一半跑哪儿去了？”南道现在也不觉得胸口会痛，低头看着箭柄问。

“一定是他这只魔的皮太厚，箭才会断，不过断了也没关系，我已经射中他了，只要另半支飞出去的箭也有命中目标就好。”北遥看另外一半的箭不见了，无所谓地笑道。

“小莫，为什么我拔不出这半支箭？”南道努力了大半天，就是拔不出这半支插在他胸口的箭。

“这种箭只有丘比特拔得出来。”莫然扬着眉替他解惑，脸上哭得好不开心。

“我去找丘比特叫他来拔，喂，住天堂的，你家怎么走？”南道拍拍翅膀，拉着北遥道。

“你这个恶魔是住地狱的，跑到人间来就已经算抬地盘了，还想捞过界去我家绑架那个会拔箭的天使？”北遥扯回了自己的袖子，他才不帮忙，也不想回家给丘比特逮着。

“南道，你若跑去天堂绑了那个丘比特，天堂会派大批人马来找你要，引起天堂和地狱间的大战，不过……我很乐意见到这种场面，你去绑好了。”莫然淡淡地道，不干己事地加油添醋。

“北遥……你这次死定了！”南道摩拳擦掌地怒吼，他们这次的梁子结得太大了。

“据我所知，除了丘比特外，其它人想拔出这金箭只有在月圆时，但如果超过三次月圆的话……”莫然在他们再度开打前，又自顾自地说。

“超过三次月圆会怎样？”南道暂忍下找北遥算帐的念头，听莫然把话说完。

“永远拔不出来。”莫然扬起嘴角笑道。

“拔不出来又会如何？”南道瞪着自己胸口的箭问。

“南道，你会对另一个也被射中者死心塌地相爱到老，不管是什么东西、任何生物，你的对象就算不是人不是动物，也可能是棵树、房子或是一条马路，或许会是条水沟……反正，什么都有可能。”莫然摸着鼻子道，不知道北遥是射中地上的什么东西，范围太大了，搞不好南道会爱上一根电线杆也说不定。

“死……死心塌地？我会对一条水沟死心塌地？”南道不肯置信地问，他堂堂一个地狱的太子会爱上一条臭水沟？“南道，我是看你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人生太黑白了，怕你会晃掉一辈子，所以大发好心。”北遥自觉伟大地说，他担心这个宿敌至今还找不到人来爱，才会发挥他们天堂特产的善心，给他射一射。

“谁要你假惺惺？在我心口插半支箭叫好心？”南道捉狂地问，天堂不都出产真善美的吗？怎么这个神仙却像他们地狱来的产品？“我怕你这只恶魔会绝后嘛。”北遥对他惺惺相惜，这种仇家绝种了，轨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了。

“小莫，快帮我找箭！”南道没有时间发火，他只想知道另半支箭到底射哪儿去了，他不要对臭水沟谈情说爱。

“我何必？中箭的人又不是我。”莫然两手一推，表明了他不理他们神魔间的仇恨，也对南道没存有半点友谊。

“曼婷？”南道知道莫然最出名的就是见死不救，所以改问另外一个心肠也很冷血的女人。

“不干我的事，而且，人魔不两立，不帮。”曲曼婷从莫然的身上坐起来道，对南道的友谊也是荡然无存。

“小莫、曼婷，三个月后，咱们再来这里见？”北遥大摇大摆地飞到他们夫妻俩的面前问。

“好，我也想看另半支箭到底射中了什么东西。”曲曼婷伸了伸懒腰道，也许三个月后她会看到南道抱着一根电线杆爱得死去活来，这也很好玩。

“南道，我有一种预感。”莫然静看了南道一会儿，然后对他说。

“你有什么预感？”南道恭听预测向来很准的莫然的教诲。

“在被北遥拿爱情箭射过后，你这种恶魔应该不曾绝种了，人生大概会变成彩色的，不过，不要期望会有多美好。”莫然大略预测到他将会有个非常灰暗的未来。

“南道，三个月后我们再来看看地球上会有哪个不知名的生物或是物体被你爱上了，我知道你很感谢我，不要太感动，拜拜。”北遥在南道还没再跟他打一场前，先一步开溜，振翅飞得老远。

“你别跑！”南道伸出双掌在北遥身后频频开火，使出魔力朝他乱射一道。

“小莫，回家了。”曲曼婷认为曲终人散了，拉拉莫然的手道。

“笨太子，你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快去找另半支箭吧，在第三次月圆之前不把箭拔出来的话……嘿嘿……”莫然在临去之前，转过头来对南道笑，令人觉得毛骨悚然。

“小莫，你的嘿嘿是什么意思？”南道警戒地盯着他的笑容问。

“可怜喔，不同情你。”莫然事不关己地看看他，然后牵着曲曼婷飞回人间去。

“你们……回来！”被射了一箭，而后又被孤单留下的南道，在夜半的天空中大喊，陪伴他的，只有天上的明月。

“意外，十年不见……你们又给我出意外！”他就知道意外一定会再度发生。

第二章

一整个白天，童暖暖觉得有股视线如影随形地跟着她。

直到她下班回到租赁的公寓里，还是觉得视线缠绕着她。空气中还有股凉凉淡淡的味道。

童暖暖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劲，也说不上来，以为是中暑所以产生幻觉，她草草地吃过晚饭洗完澡后，连喜爱的日剧也不看，就赶紧跳上状抱着枕头准备入睡养身。

她正要合上眼，不期然地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睡在她对面的天花板上，漆黑的长发像瀑布垂下，正以一双青焰般的双眼盯着她看。

“哇呀……”童暖暖被此景吓得三魂七魄齐飞，发出一长串尖叫。

“你的肺活量真够大。”悠悠哉哉地躺在天花板上的南道，略皱着眉头对她说。

“有……有鬼……有鬼！”童暖暖抱着枕头滚下林，缩在壁角断断续续地发出尖叫。

“不要把我乱分级，我是魔，比鬼高级。”南道从天花板上飞下，来到她的面前不满地告诉她，这女人竟然把他当成地狱里最低级的生物？“神啊，救救我……”童暖暖紧握着双手喃喃地祷告，把头缩在膝盖里不敢看眼前的不明物体。

“别喊我神，你可以改喊魔。”南道蹲在她的面前将她的脸抬起来，要她更正。

“救命，有魔啊！”童暖暖望着他那双绿得过火的双眼，再次发出高分贝的惊叫声。

“暖暖，发生什么事？”房东赵森听到她的尖叫后，捶着门问。

童暖暖连滚带爬地冲向大门，双手颤抖地打开门锁，惊吓过度地对房东说：“有……有鬼，不，我房子里有魔！”“有魔？”赵森讶异地看着她，然后问向她身后的南道。“南道，她怎么了？”“南道？赵叔，你认识……他？哇！”童暖暖疑惑地问，才转过头，赫然发现那个自称是魔的男人竟然就站在她的身后，她吓得连忙跳到赵森的身后躲。

“你和他同居这么久了，我当然认识他。”赵森把她自身后拉出来推给南道，而南道正敞开双手等着她入瓮。

“你……你不要靠近我……”童暖暖被他那一身冷冷的体温抱住，又推又逃地说。

“暖暖，别闹了。”南道搂着她的腰，轻柔地在她耳边说，温柔得像在哄个小孩。

“赵叔，你说我同居？我没有和他同居，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他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你快帮我请个法师来驱魔。”童暖暖推不开紧紧搂着她的南道，于是恳求着赵森。

“暖暖，你睡昏头了吗？你连自己的男朋友都不认得？”赵森一头雾水地问。

“我的男朋友？”她哪有这种属魔的男朋友？“赵叔，暖暖今晚的生理状况不好，你别见怪。”南道致歉地对赵森道，将挣扎的童暖暖搂得更紧。

“生理状况？”赵森看看失常的童暖暖后，扶着眼镜问南道。

“你也知道，女人每个月都有几天情绪比较坏。”南道朝他眨眨眼暗示，

一脸不方便开口说明的样子。“喔……我了解。”赵森恍然大悟，脸红地点点头。

“赵叔，他不是我的男朋友，你快把他赶走。”童暖暖们想解释，赵森却像是没听见她的话般，反而从口袋中拿出一小盒药交给她。

“暖暖，你可以试试普拿疼，对止痛很有效，也有助于你稳定情绪。”赵森把药放在她的手上，希望她能快点吃了它不再尖叫。

“我为什么要吃普拿疼？吃了能驱魔吗？”童暖暖莫名其妙地问，给她一盒普拿疼有什么用？“肚子痛就早点睡，下次不要因为这种事再大叫了，三更半夜的，会吓到人。”赵森重重地按着她的肩叮咛道，刚才地的叫声，可能整条街的人都听见了。

“赵叔，我没有肚子痛，你要相信我……”童暖暖拉着赵森的手拜托，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南道，麻烦你照顾她，则让她再叫了。”赵森对风度翩翩的南道道。

“应该的，吵了您不好意思。”南道表现得很得体，优雅地朝他颌首，将童暖暖的手拉回来握在掌心里。

“哪里，晚安。”赵森打了个呵欠，搔搔光秃秃的头顶走向自己的家去。

“赵叔……”童暖暖在走廊上想把赵森喊回来，她真的撞魔了，怎么没人相信她？“不要叫了，那个你叫赵叔的人类已经走了。”南道把她拉回屋内，放开她将门关上，脸色一变，靠在门板上很邪恶的看着她。

“你……”童暖暖看他人前人的态度有如天壤之别，她不禁怀疑这魔有演戏的天分。

“童暖暖，我为了找你花了不少时间，过来，给我办事。”南道不啰唆，勾着手指对她道。

为了找她身上的这半支金箭，南道用他灵敏的嗅觉，嗅遍了所有臭水沟、电线杆和看起来很可疑的东西，却仍闻不到金箭的味道，他又试着闻遍每条马路，才在这附近闻到她身上金箭的味道，找到被北遥射中的她。

“办、办事？”童暖暖一步一步的后退，眸子里聚满了恐惧。

南道把眼神凝聚在她的身上，泛着奇怪的笑容看她。

以人类来算，这个女人算是美女了。

虽然她的个子娇小了点，不过光是那张脸蛋，他就觉得从她身上拔箭会拔得很值得，这个女人有点像是缩水版的聂小倩，脸蛋小小眼眸盈盈，弯细的双眉像是两道新月，她的长发飘逸，北遥一定没想到他没射到臭水沟反而射到这种美女，让他的损失减到最小，而且，她看起来似乎很美味可口。

“你要自己脱还是由我来动手？”南道懒懒的问，一边打量着这个姿色上等的女人。

“你是色狼？”童暖暖听了后脸色大变，双子紧捉着睡衣的衣领问。

“又给我降级……”南道的耐心再度被她的称呼给打散。

他以极快的动作闪至她的面前，弯低了腰间她：“是你不会听人类的语言，还是我人类的语言说得不标准？我是魔，恶魔！”这个女人是哪里听不懂？住了七年，他的人类话还说得不够好？“我……我不会办事，你不要找我……”童暖暖连呼吸都被他的动作吓停了，看着他道近的阴森却又俊美的脸孔，不禁冷汗直流。

“你不会办，我会，把衣服脱了，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南道站直了对她说，他不想再和她扯下去，想直接把她胸口的箭拔出来。

“救命哪！救……”童暖暖才想要尖叫，就见南道轻轻一弹指，让她喉咙里发不出半点声音来。

“不准再发出那种音量，我问你，你到底要不要合作一点办事？”南道非常憎恶那种高分贝的声音，决定把这间屋子里唯一的发言权留给自己。

童暖暖发不出声音，直摇头，有口难言地望着他。

“要不要办事？”南道一手将她提得高高的再问她。

童暖暖睁大了眼看他轻而易举地将她提到半空中，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你可以选择点头或摇头，但是我先说，你如果敢再摇一次头，我会把你吊在外面的路灯上风干，或者，直接把你的头摘下来当鼓敲，听懂了吗？”南道很和善地警告她，把话说完后，便等着看她的头会怎么动。

无法说话的童暖暖听了拚命点头。

“很好，我想我们之间已经有共识了。”南道把她放下来嘉许道，认为自己很简单地就解决了这个会发出噪音的女人。

仍然无法开口说话的童暖暖，怯怯地举起一只手掌望着他。

“你想说什么？”南道看她楚楚可怜的模样，心软地解开她发声的禁令。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终于又可以说话的童暖暖，很想让心里的疑问得到解答。

“只要你声音的分贝不要太高。”只要她不尖叫，这一点可以商量。

“赵叔他……他怎么会认识你？”她不懂赵森怎么会对这个来路不明的魔类这么热络，还说她与他同居？“凡人，洗洗脑就可以了。”南道撇着嘴角道，使点魔力，不但可以解决那个平凡的赵森，还可以和柯林顿当亲戚。

“洗、洗脑……”童暖暖结结巴巴地问。

“尖叫过后你变结巴了？”南道偏着头问她，她会不会是叫过头，变得没声音没力气再叫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童暖暖觉得头昏脑胀，她看着他不像人类的耳朵和怪异的举上，害怕地问清他的身分。

“尊重一点，别叫我东西，叫恶魔。”南道眉头抽搐地瞪着她道。

“恶魔？住在地狱的那种东西？”童暖暖听了急急大退一步，万般恐惧地求证。

“随便你，你可以让我办事了吗？”又叫他东西，南道很忍让地问。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你跑来我家做什么？”童暖暖问他，美丽的脸庞看起来好象快哭泣了。

“找你办事，办完我就可以回家了，快点，大家都不要浪费时间。”赶快让他拔一拔，这样大家都省事。

“不要来找我，我不要下地狱……”童暖暖掩着脸大声嚷着，她不要死，她这辈子还没活够，她还年轻。

“你想下去我还不收，你可以停止歇斯底里了吗？我的耳膜快被你震破了！”南道火气很旺地捂着双耳问，她这么会叫，如果敢去地狱的话他就一脚把她踢到天堂去消音。

“你不要我下地狱？”童暖暖停上了叫嚷，伸手露出小脸问他。

“我不收你这种动不动就尖叫的垃圾。”地狱里的垃圾已经够多了，再多一个这种的他会发疯。

“那……那你来找我做什么？”不会被捉去地狱，童暖暖就放心了大半。

“我来找另半支金箭，把箭给我。”南道很不耐烦地道，指着她的胸口向

她讨那半支搞得他翻天覆地的金箭。

“什么？”童暖暖皱着细细的眉问。

“喉咙挺会叫而耳朵却听不清楚？你要我帮你的耳朵通一通吗？”老是听不懂他的话，南道的耐心快用尽了。“不要。”“那我刚才说的你听懂了吗？”南道再给她一次机会问她。

“不懂、不懂。”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她懂才怪。

“好……跟你耗。”南道咬着牙道，努力屯积他少有的耐性。

“耗什么？”童暖暖看他一副忍耐的样子，不解地问。

“我刚才话里的意思是说，你把那半支金箭交给我，我就会在你的面前消失，这下你了解了吗？”南道再度试着跟这个人类解释，这吹他讲寻字正腔圆、清晰明确，她总该懂了吧？“我有什么半支箭？”童暖暖又举手发问，金箭？她家哪有这种东西？“你胸口的那支金箭。”南道指着她的胸口说。

“我的胸口？哪有？”童暖暖低头看着自己的胸部，没看见自己有什么金箭。

“凡人……”南道仰天长叹，一把将她提过来。

“你……你做什么？”童暖暖任他把手拂过她的双眼后，搞不清楚地问。

“现在看到了没有？”南道再度指着她的胸口问她，已经替她开眼了，再怎么平凡的人类也该看得到。

“我……怎么会有这个？”童暖暖终于在胸口看到了他所说的那半支金箭，大惊失色的望着他。

“你问我找上你的原因，现在我说了，我要办事了。”南道挽起袖子走向她。

“你……你一直过来想做什么？”童暖暖脚步不听使唤的后退。

“我要拔出这该死的东西。”南道瞪着她胸口那半支作怪的金箭，他今天就要把这困扰他的事情一次办完。“色狼！”童暖暖花容失色地叫道，他想从她的胸部拔出金箭？“恶魔，不要一直让我更正！”南道气极地道，她怎么就是不会叫他真正的名称。

“你这只恶魔，不要碰我。”童暖暖从善如流的叫他，并且把胸部护好，不肯让他侵袭。

“我非碰不可，我一定要把那半支烂箭拔出来。”南道拉开她护胸的手道。

“我……我不让你拔。”童暖暖拍开他的手，拒绝再和他合作。

“不让我拔？有胆你再说一次。”南道的脸色很难看，这个小小的人类敢不听从他的话？“我不准你碰我的胸部！”童暖暖知道他是个恶魔后就不再怕他了，坚决的守护着自己的胸部。

“谁会对你那个飞机场感兴趣？”南道不屑地看着她的胸部道。

“啪！”一个飞快的巴掌瞬间袭上南道的脸颊，并且留下鲜红的五指印。

“你，打我？你敢打我？”南道捂着脸颊呆了一下，不可思议的问她。

“有什么不敢？打就打，怎么样？”童暖暖叉着腰瞪他，是色狼她就打，管他是什么来历？“你这个人类……”南道张牙舞爪地看着这个敢打他的人类。

“我本来就是人类！”童暖暖理直气壮地道。

南道把所有的耐心都抛到九霄云外，粗鲁地将她拉进怀里，握着她胸前露出来的短短箭身，开始用力拔箭。

“你做什么……痛！痛死了，你快住手！”童暖暖感觉胸口快被他撕裂了，

哀叫连连。

“给我出来！”南道使上了全力还是拔不出她的箭，他冒火地叫。

“好痛……求求你不要拔了……”童暖暖边打着他的手边哭。

“该死，卡住了。”南道拔箭的动作停止了，又急又烦地道。

“你不是不要我下地狱吗？为什么你想杀我？”童暖暖捶着他的肩膀问，他这种拔法也许会把她的心脏也一起拔出来。

“谁杀你？我是在拔箭。”南道瞪着她脸上的眼泪问。

“我的胸口插了一支箭，你这样扯来扯去，不是杀我是什么？”童暖暖指证历历地问他。

“言语不通。”南道放弃再和这个女人对话，他们根本就无法沟通。

童暖暖趁他一个人在烦恼的时候逃出他的怀抱，想偷偷地溜走。

“你想去哪儿？我还没把箭拔出来。”南道伸手一提，就把她捉回怀里。

“别杀我了好吗？这真的很痛。”童暖暖捂着胸口请求他，她不要再来一次了。

“痛？我忘了，还不到月圆，还不能拔。”听到她喊痛，南道才勉强想起莫然说过的话。

“月圆？这跟月圆有什么关系？”“喂，凡人。”南道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叫她。

“什么事？”“我要住下，住你家。”南道决定留在这里等到月圆再拔那支箭。

“你要住下？”童暖暖下巴合不拢地问。“你是重听还是耳朵不通？同样的一句话你要我说几遍？”她的耳朵真的有问题，每次都要他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家又不是旅馆，也不是地狱，你为什么要住我家？”童暖暖推拒，不要家里住进一只恶魔。

“办事、办事，我警告你，我不会再说一次，你敢再重复问我一次，我就把你的嘴巴堵起来！”南道把手放在她纤细的脖子上，很想动手掐死她。

“你要办的事就是要拔出我胸口的这支箭？”童暖暖呆呆地指着自己的胸口问。

“你的耳朵通了还是脑子通了？”南道挑着眉问。

“我在做梦，我梦到有恶魔跑来我家，而我的胸口有一支箭，这是梦，我还没醒。”童暖暖喃喃自语，她在做梦，她在作恶梦！她撞邪了！

“现在，你醒了吗？”南道只手握住她的下巴把脸靠近她问。

“你是恶魔？”童暖暖盯着他绿光熠熠的眼睛问。

南道懒得再回答她的蠢问题，只是点头。

“我没有在作梦？”童暖暖捏了捏自己的脸颊后看他。

南道又点点头。

“所以这支箭也是真的？”童暖暖摸摸胸口的金箭再问。

南道快把头点断了。

“在我昏倒前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童暖暖神智清晰地对他说。

“快说，快昏。”南道被她烦得什么都答应了。

“你要在我家住到什么时候？”童暖暖可怜兮兮地问。

“直到你交出另半支金箭为正。”没拔出来，他绝对不罢休。“谢谢。”童暖暖向他致谢后，眼睛一闭，在他怀里昏倒。

南道看着挂在他怀中的女人一会儿后，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人类。”

第三章

“哇啊！”旭日东升，童暖暖的卧房里，又发出类似昨晚频率极高的尖叫声。

睡在天花板上的南道，被他的尖叫震得从天花板上落下，直直跌至她的床，正面压在她的身上。

“吵死了，你这个人类怎么这么会叫？昨晚你还没叫够吗？”清晨血压一向很低的南道，青面獠牙地问她。

“你……你还在？”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童暖暖，对于那张近距离的恶魔脸孔，吓得她的眼珠子不会转，直楞楞地盯着他。

“不在这里，我要去哪里？”南道嫌恶地问，从她的身上爬起来，一瞬间便移至窗边的椅子上与她保持距离。

“我不是在作恶梦吗？”童暖暖惊惶地叫，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你再敢叫一次，我很快就会变成你的恶梦了。”南道精神不济地说，再给他听到那种尖叫，他会让她恶梦成真。

“可是……太阳出来了。”太阳一出来恶灵不就退散了吗？他怎么还在？
“不然那颗是月亮吗？凡人，你的视力也有问题？”南道看了那颗刺眼的星球问她。

“天都亮了，你为什么还不走？你不怕阳光吗？”童暖暖看他坐在窗下接受日光的照射，地上还拖出一条影子。

“你们人类都不怕，我这个恶魔怕什么？”谁规定只有人类可以晒太阳？他这种低温的魔类最爱作日光浴。

“你……我有信教的，你看，耶稣，你还不快走？”童暖暖在床头柜里拿出一尊耶稣的肖像，勇敢地比向他。

“手工真差，做得一点都不像。”南道瞬间移动到她的面前，拿起那尊肖像嘲笑地批评。

“你不怕？”他还敢碰？童暖暖震惊地看着他的动作。

“怕？那老头遇上我，也只能到一边凉快去。”南道一把将那尊石雕的肖像握碎，拍着手掌上的碎屑道。

“佛祖？”童暖暖又翻箱倒柜地翻出一张佛祖的放大照片，贴在他的脸上驱魔。

“他早就老得走不动了，你还想靠他？”南道把脸上的照片扒下来，边撕边问她。

“大蒜？”童暖暖跳下床跑去厨房拿出一串大蒜。把它挂在他的颈子上。

“虽然我很喜欢吃，不过吃了后口气会不好，你自己留着吃。”南道礼让地道，把脖子上的蒜圈拿下来改挂在她的脖子上。

“十字架？”童暖暖脱下脖子上的项链垂在他的面前问。

“你要送我戴？唷，还是银制的。”南道两眉挑高，很高兴地接受她的赠

礼，他们地狱一向缺这种手工不好的货。

“你怎么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对他无效，童暖暖挫折地坐在床上问他。

“我是万能的恶魔，你还有什么法宝尽管使出来，我没把箭拔出来是不会走的。”南道不在乎地道，就算她把天上的神仙全都请下来也别想搬动他。

“你为什么一定要拔这支箭？”童暖暖不知道他为什么对她胸口的这半支箭那么执着。

“因为这支箭的来头和副作用都很大，我一定要拔。”他不要对人类死心塌地，也不要天堂的东西对他起作用。

“这箭是谁的？”童暖暖看着自己胸口插了半支箭却还没死，很想知道是谁有这种可以射不死人的金箭。

“凡人，你有没有听过丘比特那家伙？”南道把椅子“吸”过来，与她面对面地坐着，开始对她讲古。

“爱神？”童暖暖眼神晶晶亮亮地问，她孤独了半辈子，爱神终于向她射箭了？“这就是他的箭。”南道冷冷地瞪着她兴奋的脸道。

“爱神真的存在？”童暖暖祈祷似地握着双手向他请教。

“不存在我干嘛追着你跑？”南道用仇恨的眼神把她的笑容瞪掉，气呼呼地问她。

“你追着我跑？他把我们……射在一起？”童暖暖退避三舍地问。

“不是他射的，他的箭被某个小人偷了拿来射我。”那一个小人，居然耍这种手段整他，但为什么偏偏射中这个爱尖叫的女人，给他找麻烦。

“射你的人瞄准我？”童暖暖的脸庞垮了下来，她还以为她会有个如意郎君，没想到却是个恶魔。

“你是不小心射歪的意外。”南道鄙视地说，北遥的法力竟在那个时候失常，害他碰到这个意外中的大意外。

“意外？”童暖暖的心情很糟地问他。

“还好你不是条臭水沟，没有那种臭味，可是我现在想想，水沟不会说话也不会抵抗，我根本就不用跟水沟周旋，也不用像这样浪费时间。”他只要去水里把箭捞起来就行了，哪还需要住在她这里等月亮圆？“你说我是臭水沟？”童暖暖冒火地问他，他那是什么眼神？轻视她还说她浪费他的时间，她又没有请他来。

“我知道你只有喉咙会叫，听力和视力都不好，我再让你一次。”南道对她的表情视而不见，肚量变大地说。

“恶魔，你说被这把箭射中后会有什么作用？”童暖暖推了他一把问，他为什么非把这支箭拔出来？“爱神的箭还能有什么作用？”南道把头转过来，以绿色的眼睛问她。

“你赶快走，我不要和你射在一起。”跟他谈恋爱？跟一只魔？童暖暖明白后连忙赶他走。

“这里是我的栖息地，我的地盘，不走。”南道两脚重重一踩，站在原地八风吹不动。

“你的？你这土匪！”童暖暖拉高了声音骂道，又推又踢想把这个乱占地盘的恶魔赶走。

“恶魔，是恶魔，你到底要我说几吹你才弄得清楚我的身分？”南道大清早又跟她吼了起来，他真的很想剖开她的脑袋把“恶魔”这两字装进去。

“想要当恶魔就回你的地狱去。”童暖暖朝地下一指，要他滚回老家去。

“你想下地狱拔箭吗？如果不想活就告诉我一声，我会把你安排在地狱最偏僻的角落，让你叫个痛快叫个够。”南道磨着拳头问，他要把她关在地狱最下面的一层隔绝噪音。

“我不下地狱，我也不让你从我身上把箭拔出来。”童暖暖任他讲什么条件也不让步，她要留在人间，而且，不拔箭受皮肉痛。

“你这个土匪人类……你要我用什么语言讲你才懂？”南道愈吼愈大声，这个女人是木头做的还是石头做的？他讲了那么多次后连顽石都会点头了，为什么她还是不会？“我再怎么土匪也没有你蛮横不讲理。”童暖暖推着他的胸膛说。比土匪？不讲道理的到底是谁？“恶魔不需要讲道理。”南道低着头与她大眼瞪小眼。

“在我们的人间就要。”童暖暖坚持无比，他跑来人间就要守他们的法则。

“叫了一晚后你的胆子变大了？”南道以冷冷的声音问她，昨天晚上她见了她后躲来躲去，现在却变得敢跟他大小声？“我的肺活量充足，胆量也会看情况变大。”童暖暖往前站了一步，挺着胸膛道。

“我挖出来看看。”南道张开五指道。

“你这个杀手……你想杀良家妇女？”童暖暖尖叫连连地赶快大步后退，以看杀人犯的眼押看他。

“鬼、色狼、东西、土匪、杀手，你给我封了一大堆外号，我如果在身上挂着板子写上‘恶魔’两字，这样你就能一次把我叫对了吧？”南道额上的青筋不停抽动，她永远都不会叫对吗？“你还不是一直叫我凡人？”童暖暖扬着下巴道，给他那些封号，是她视情况加封给他的。

“至少我不会给你降级，你的级数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南道恶狠狠地盯着她，他只叫她“凡人”，她却叫了他一大堆。

“对你来说，人类的级数是多少？”童暖暖抿着唇问他，在他的心目中她的级数到底有多低？“这样。”南道伸出小指朝地上一指，神魔鬼人，四道三界里就人类的级数最低。

“孔雀。”童暖暖怒目相对地送他两个字。

“这又是什么称呼？”她又发明了什么？这代表什么意思？“你不喜欢我对你的称呼，你可以回去地狱数冥纸。”这只恶魔骄傲得像只孔雀，他要维护自尊可以滚回地狱去。

“够了，我受够了！”南道发狂地叫道，这个女人又会叫又难缠，而他又不能不理她，只因为她的胸口插了半支会要他老命的金箭。

童暖暖让他去发狂，自己坐在床上数手指头。

“你在做什么？”南道叫了一会儿，停下来问她。

“我在算遇见你后我身上死了多少个脑细胞。”童暖暖觉得她的智力，会因为和这恶魔的不良沟通对话而损失太多，她要买些补脑的药回家吃。

“我会在你变成白痴前走的，只要你让我把箭拔出来。”南道恨恨地看着她的胸口道，一旦让他拔出那半支箭，他要用光速飞回地狱。

“把箭拔出来？我的心脏会一起被你拉出来，免谈。”童暖暖甩过头不答应他，她这颗心脏二十几年来用得好好地，她不要换心。

“你又不想合作了？”愈来愈不将他放在眼里，南道觉得自己恶魔的地位正在迅速的流失。

“我一直都是被迫和你合作，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他冒冒失失的闯进她的生活中，还硬要把她的心拔出来，要她跟这只魔合作？“我从不办理

冤鬼的申诉！”南道大声地说，他只盖印章，所有的申诉他一概不受理。

“我是活人！”童暖暖的声音也不比他的小，她又还没死！

“再不让我拔，我就让你提早去地狱当冤鬼。”南道露出黑翅膀把耳朵拉尖，亮着两颗吸血的尖牙对她说。

“我会把你的地狱给叫垮。”她虽然不是孟姜女能哭倒长城，但她绝对会把他的地狱叫得群魔乱舞。“让我把箭拔出来，我扔你上天堂去叫。”好，她不去地狱，他送她上天堂去给北遥的亲戚。

“我还没活够，我要留在人间享受，所以，我哪里都不去！”童暖暖抚着自己光滑白细的脸颊道，她正花样年华，他要叫她去死？“&#X%* ”

.....”这个固执的女人！南道气得叽叽咕咕乱骂。

“我等一下要去上班，在我下班回来时，请你消失，我家只住人，不欢迎恶魔。”童暖暖让他自己在那里乱吼乱骂，打开衣橱拿了件套装。

“上班？你在哪里上班？公司叫什么名称？你有什么家人朋友？你都在哪一带活动？”南道眼眸一亮，问出一长串的问题。

“你问这个做什么？”童暖暖感到奇怪地看着他怪异的表情。

“我在早上时血压特别低，不要惹我，说！”南道一把把她提高离地，用在地狱训练出来的声音吼向她。

“我说。”被吼得耳朵轰隆隆的童暖暖，自动自发地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他。

“好了。”南道又喃喃自语了一会儿，把她扔回床上。

“什么好了？”童暖暖半趴在床上问。

“你换老板了，从今天起你不必去上班，连续休假三个月。”南道发现他在一时半刻间是无法摆平这个女人的，因此他决定使出终极手段。

“我换什么老板？”她又没有换工作，哪会换老板？“我，从这一刻起我就是你的老板。”南道阴森森地笑道，这下她没辙了吧？“你？”童暖暖两眼打直地问他。

“我刚刚统治了你所有的生活圈，和你有关系而且会阻挠我拔箭的人、事、物，已经都被我彻底切断了，你固执不通，可以，我比你更固执，一定要把那半支烂箭拔出来，我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和你长期抗战，我要跟你耗三个月。”南道很得意地笑道，他不用学中国人打了八年的战争还没完没了，他只要牺牲三个月，三个月，他就不信摆不平这个女人。

“你.....你又用那个什么洗脑了？”童暖暖惊觉事态严重，手指颤抖地指着他问。

“地球嘛，人类嘛，简单嘛。”南道挥挥手，摇头晃脑地道。

“你这个卑鄙的怪恶魔！”童暖暖朝他猛掷枕头和一切可以扔的东西，他竟然使用不公平手段，太可恶了，她不要跟他耗三个月。

“你又多出一个字，你就不能只叫两个字吗？”南道把她扔过来的东西一个一个全接好放在地上问她。

“我虽然不烧香也不常拜拜，可是我有上教堂啊，我怎么会招来一只魔？”童暖暖发泄完后，自悲自叹地坐在床上为自己抱不平。

“你废话完了吗？”南道看她又要演阿信了，尽量忍着让眼皮不要翻白。

“地球上有几十亿人口，为什么偏偏挑上我？”童暖暖同情自己，音量逐渐升高。

“再让你叫二秒钟。”南道把双耳捂起来让她去发神经。

“天公的心肠不好，我这么善良的人类怎么会撞魔？我怎么沦落到这种田地？难道我一定要造桥铺路才算善人吗？”童暖暖开始怨天怨地，拉拉杂杂地对一切事物抱怨。

“够了！再说我就把你扔到地狱的油锅去炸！”南道再也受不了这个神经质的女人，他扑向她捂着她的嘴巴。

“我……”童暖暖在他的手掌里把话说得模糊不清，只好用很不平的眼神看着他。

“你以为我想挑你吗？你以为我爱待在这个地方吗？”换南道开始抱怨了，她不想看到他这只魔，也受不了她这种有神经质倾向的女人。“我没有强留你，你如果不愿待在这里可以走，你走，求求你走。”童暖暖拉开他的手，感觉上都很不满这种情形，他为什么不拍拍屁股走人？“我就是走不了，是那个小人乱射，不小心射中你这个呆瓜，不然我何必找上你这种凡人？”南道在她的耳边大嚷大叫，把他一肚子不满全往她的耳里倒。

“你干嘛这么大声？说得好象你比我还委屈似的。”童暖暖掩着被他吼得听不清楚的耳朵看他。

“你的脾气比石头还硬，嗓门比扩音器还大，神经兮兮又学不会尊重，把我和你这个听力低级的人类射在一起，我不委屈吗？把我和你这种叫声可以震破屋顶的女人射在一起，我不可怜吗？”南道一口气吼完，要比悲情，他可以拿第一名，而她排在他后面。

“你……”其它的她可以承认一点点，可是她的听力低级是谁吼出来的？“我不管了，我也不等月亮圆了，让我拔出来。”南道不管月亮圆不圆了，他不要再和这个女人耗下去。

“不要碰我！”童暖暖马上缩到床头拉起棉被把自己包起来。

“不碰你我怎么拔？”南道缓缓地爬上床问。

“我不要再被你拔，痛死了，不要。”童暖暖不肯再让他的手在她的胸前拉拉扯扯。

“不要？你该不会是想用那半支箭赖着我吧？”南道以轻蔑的眼神望着她。

“我会赖着你？我？”童暖暖指着自己的鼻尖问，现在到底是谁在赖着谁？“或者，你希望我爱上你？”南道露出英俊迷人的笑容问，可是声音冷到了极点。

“自大、不要脸，谁会爱上你这只魔？”童暖暖红透了脸叫道。他再怎么帅她也不要一只魔。“很好，我们又有一个共识了。”南道放心地道，他也不想要一个人类。

“有共识就离我还一点。”童暖暖用脚踹踹他，把他踹得更远。

“我们还有三个月，这三个月内我一定要把那半支烂金箭拔出来，现在，我们再试一次，不准抵抗、不准抱怨，还有，不准尖叫。”南道握住她娇小的脚踝警告，昨天晚上他没拔出来，今天他要再试试他的运气。

“不要。”童暖暖用另外一只脚边踢边说。

“要。”南道把她的两只脚全部捉住。

“我不拔！”童暖暖大叫。

“我要拔！”南道以更大的声音吼回去。

“不要接近我！”童暖暖把抱枕放在胸前让他无法拔箭。

“过来！”南道和她抢那颗抱枕。

“死也不过去！”童暖暖干脆又甩了他一巴掌。
“你这个人类……”南道看着被他打红的脸颊，气得两肩不停抖动。
“你这只坏魔、土匪、色狼、混蛋！”童暖暖也胀红了脸骂他。
在他们相互对峙了许久后，南道终于仰天发出一声长叫。
“北遥！你为什么要射中这个女人！”

第四章

南道千盼万盼，终于等到他最盼望的一天。

“喂。凡人，今天农历十五。”月亮才刚爬上山，南道就兴匆匆的飞去童暖暖的面前告诉她。

“我已经不拜拜了，反正神仙又赶不走你。”童暖暖埋首在书堆里，正眼也不看他一下。

“我说的不是……你在看什么？”南道正想要解释，但被他所看的书的内容吸引去，忍不住探头在她的身边问。

“《驱魔大全》，我要靠自己的力量驱你回地狱。”童暖暖在和这只魔吵骂了几天后，决定奋发向上，用自己的双手将这只擅闯领地的恶魔赶走。

“你去练一百年再看你行不行。”南道抽走她的书，扬扬手便让那本书在空中火化。

“来，咬着。”童暖暖没有去哀悼那本书无辜的遭遇，她拿出一颗苹果塞给他，要他张开嘴。

“咬着这个做什么？”南道纳闷地问，然后听话的拿起苹果咬在嘴里。

“看你像不像拜拜用的大猪公。”童暖暖站远了，边观测边说，她觉得用苹果较没敬意，应该用菠萝。

“猪公？”南道的怒火马上将那颗苹果灰飞湮灭，她把他当猪公？还是拜拜用的？“如果我把你摆得好看一点，也许有哪个神仙或是法师会大发慈悲把你给收走。”童暖暖去搬了颗菠萝放在他的手上。

“想叫那些小角色把我收走？”南道又火化了一颗菠萝，并且非常不满地问她，因为她又把他降级，把他跟那些上不了神魔排行榜的角色排在一起。

“怎么，看不起？”童暖暖问着他那张又臭又酸的脸，自古邪不胜正。恶魔有什么了不起？“我都把神仙当野味烤，用法师的骨头熬高汤，再小看我，下次我就把你放进水里当烫青菜。”南道看她又瘦又小没几两肉，没有办法当主餐，顶多只能当配色用的青菜。

“吹牛，你这么厉害怎么还会中箭？”童暖暖满脸不相信的神色，他的法力那么高强还会中神仙的箭？他的实力一定有掺水。

“我是被暗算的！”南道用力的大吼，想到被他们暗算的过程心就痛。

“暗算？自己实力不够吧？”童暖暖瞄了他一眼道，死要面子，输就输了还说被暗算。

“地球上就是有你们这些恶人类利毒神仙我才会被暗算，你们人类没一个好心肠的，比魔类更恶毒。”地狱才是真正的天堂，因为那里没有伪君子 and 毒小人。

“自己是恶魔还敢喊别人恶毒？你要不要脸？”因身为人类而被迁怒的

童暖暖，摆起架势振振有词地问他。

“脸？不要，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换一张。”南道高傲地道，他可以学青面不高兴时就换一张脸色。

“有够低级。”童暖暖对这个不要脸的恶魔骂。

“懒得跟你扯，月亮圆了，上工了。”南道被他骂惯了，也没感觉了，他指着窗外的月亮说。

“上什么工？”天都黑了，她还需要做什么工作？而且，她已经被他强迫休假了。

“拔箭。”“又要拔箭？”童暖暖的胆子立刻缩小成老鼠一般大，四处寻找掩蔽地藏身。

“你怕什么？不是拔你的，是我的。”南道把她从椅子底下拖出来，抬起她害怕的脸。

“你的？”听到不拔她的箭，童暖暖的胆子又变回原来的大小。

“只有在月圆时才能拔出这支金箭，而你一直不让我拔，我想拔我自己的比较快，不用再跟你啰唆。”每次要拔她的箭她就使出全武行，而且都赏他一巴掌，让一直不打女人的南道很想打破规矩揍人。

“半支箭在我这里，半支箭在你那里，所以你才死赖在我这里不走？”童暖暖通盘明了了，原来金箭残留在体内的人不只她一个，他身上也有半支箭，为何之前他不拔自己的却一直拔她的？“谁赖着你这个人类？帮我拔出来。”南道强迫他拉着她的手伸向他的胸膛。

“喂，你有求于我，态度不能友善一点吗？”童暖暖甩开他的手，反而一改挨打的弱势，以高姿态问他。

“请……你帮我拔出来。”南道很忍耐地把话在嘴里咕哝完。

“阴阳怪气、青面獠牙、语气恶劣，你的态度一点也不像在拜托人。”童暖暖数落着他的缺点道，他求人像在发火，她何必接受这种魔式的拜托？“我是地狱来的，脸长得就是这样，你再挑剔我就只露一颗头骨给你看！”南道见她愈来愈呛也愈来愈不讲理，暗忍的怒气全跑了出来，又跟她吼上了。

“你看你看，你说着说着又摆这种恶魔脸给我看，你不只态度不好，连风度也不好。”童暖暖指着他那副恶魔脸，才说他一句就又故态复萌，她见了也有气。

“我是恶魔当然只有恶魔脸，态度扯完了，又给我扯什么风度？”南道的脸又变得很凶恶地问她。

“不帮你拔了。”还这么没风度？童暖暖很有个性地搁下话，转身就走。

“给我回来……”南道低着头，两手按得咯咯作响的对她说。

“没风度，不理你。”童暖暖不理睬他的叫声，走到床边准备上床就寝。

“软的不吃你要我来硬的？”南道发出最后一次警告。

“我软硬都不吃。”童暖暖不在乎地应道，坐在床上开始脱鞋子。

“哇！”南道变身至她的面前，眼皮一眨，让她不能躺在床上改躺在他每天睡的天花板上，惹来童暖暖的惊声尖叫。

“现在会不会吃了？”南道抬头望着被贴在天花板上的她问，他就是太久没让她吃苦头她才敢爬到他的头上来。

“会。”童暖暖立刻像好学生响应。

“会就快拔。”南道让她安全的落地后，板着一张恶脸瞪她。

“要我拔可以，可是我们先讲好，今天只拔你的，不准拔我的。”童暖暖

觉得自己的心脏已经跳回原位后，讨价还价地对他说。

“本魔不跟人类谈条件，更不讲道理。”南道相应不理睬得很。

“我不跟你讲道理，我是在跟你说魔理，喂，恶魔发不发誓？”童暖暖把他转过去的脸转回来问。

“发誓跟你结婚吗？”南道低着头问她，脸上笑得很邪恶。

“我要你发誓今天不拔我的箭，否则就算再把我贴上天花板我也不帮你拔。”童暖暖紧按着他的脸颊，一字一句的说出她的坚持。

“你……”看她又开始不讲理了，南道捉住她的手腕，把自己的牙齿弄得像研磨机“把我贴上去啊！”童暖暖挑衅，她宁愿睡在冷冰冰的天花板上也不要被他拔箭。

“发、发、发，我发完了行吗？”南道被她烦透了，举起手胡乱地嚷了一阵。

“你要遵守誓言喔。”童暖暖认为他发誓过于草率，有点不相信。

“你拔不拔？不然我来拔你的。”南道撩起袖子问她。

“我拔！”童暖暖马上点头。

“拔你的箭你啰啰唆唆，拔我的箭你还是念着不停，你的嘴巴有缺陷。”南道坐在地上说，不管是要拔谁的箭，她的嘴都动个不停，她就是天生话太多。

“我是反乱拨正的实行者，我在找回我的主权，我不要让你这只魔在我家横行。”童暖暖姿势优雅地跪坐在他的面前指正，她的嘴巴是用来伸张正义的。

“我只会直着走，我不会横着走。”又说一些有的没有的，南道以经验判断，等一下可能又会再对他念经。

“你都能睡到天花板上去了，还强辩？”童暖暖果然又开始向他抱怨，他在屋子里飞来飞去死缠着她，晚上还爬到她的天花板上与她“对睡”。

“你现在要讨论我的床位问题吗？不满意的话我们来交换。”南道杵着额头让她念，等她抱怨完。

“我哪睡得上去？”有地心引力，人类怎么睡上天花板？“没有本事就不要叫。”南道闭着眼低声建议。

“你躺在我床上的天花板，害我每天张开眼第一个看到的都是你，连睡觉都作恶梦，你去睡浴缸，我不要连最基本作梦的权利都被你剥夺。”童暖暖不容许最后的一点空间也给他强占，醒着时她无法躲开他，睡着时她要得到最起码的休息。

“把箭拔出来我就走，想要回你的权利就快动手。”南道认为让她念够了，他睁开眼捉住她的手说。

“你的箭在哪里？”童暖暖收口问他。

“这里，跟你相同的位置。”南道扯开上衣露出结实的上半身，指着自已的心房对她说。

“你的……也在那里？”突然看到他赤裸的身体，童暖暖的脸颊不禁泛上一层晕红。

“你在脸红什么？”南道看着她脸上粉红，心神涣散了一会儿，然后又甩头问她。

“我……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看了男人的裸胸不能脸红吗？”童暖暖尴尬地说，尽可能地忽略他是一个长得很好看且能勾引人的恶魔。

南道见她的表情愈来愈温柔，一种古怪的感觉涌上全身，呆呆地与她相望，眼睛离不开对方，彼此都忘了他们本来要做什么事。

报时的咕咕钟跳出一只小鸟，咕咕的叫声中止了他们俩的呆楞。

“谁跟你一样是人？你要脸红去红给人类看。”南道清了清嗓子，把之前对抗她的精神拿出来。

“魔物，谁要红给你看？”童暖暖也拍了拍脸颊让自己清醒，又用一贯的口气对他说。

“烦，快拔，否则我把你的脸变成黑色的，让你永远也红不起来。”南道浮躁地把她的手按在胸膛上。

“就只会威胁我。”童暖暖不情不愿地把手放在他心口的金箭上，开始使力地拔箭。

“你有没有吃饭？这种力气是在给我搔痒，用力点。”南道觉得胸口没什么感觉，怀疑她在马虎了事。

“徒劳无功，白白浪费力气，这支箭到底是用什么做的？”童暖暖用上全身的力气还是拔不出那半支箭，她边喘边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南道低着头问她。

“我说我拔不出来！”童暖暖猛然抬起头来，正好撞上他的下巴，让两个人一个按头一个摸下巴的喊疼。

“再试试，小莫说只有在月圆时才能拔出来，他不会说错的。”南道相信小莫说的话不会错，他握着童暖暖的手要她再试一次。

“试什么？我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你的胸部硬得像水泥，这半支断箭像钢筋那么牢固，谁拔得出来？”童暖暖捶着他的胸膛问，感觉自己好象在敲一面坚硬的墙壁。

“你还在磨蹭什么？快拔！”南道不肯让她半途而废，又催促。

“我没力气，不拔了。”童暖暖甩着酸痛的手道，这种硬度她不可能拔得出来。

“你只会尖叫却没力气？”南道生气地瞪着她问。

“你瞪什么？我又不能用声音把它叫出来。”如果用叫的就能叫出那半支箭的话，她早就叫了。

“既然我的拔不出来……”南道的眼珠子转了转，转向她胸口的那另半支金箭。

“你别想。”童暖暖明白他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摇着头要他打消念头。

“我已经在想了。”南道露出一抹邪笑，缓缓地靠近她。

“你别胡来，行不通的。”童暖暖一只手抵着他的胸膛，一只手护着自己的胸口。

“我已经开始胡来了，而且会通。”南道才不管她，拨开她的手便开始解她的衣服。

“臭恶魔！你不讲信用，我们明明说好今天只拔你的，你还有没有人格？”童暖暖脸红地拍打他放在她胸部的双手，但还是不能阻止他，于是她打向他最讨厌被人打的脸颊，然后快速地撤退。

“人格？没有，我习惯出尔反尔，而且发誓当放屁。”南道把他打偏的脸慢慢转回来对她道，他们魔类根本不讲信用，尤其是对人类。

“发誓当放屁？你们魔模拟人类还低级！”童暖暖指责，他还敢说人类的级数最低？“反正这支金箭断成两半，只要我们其中一个人能拔出来就好了，

为了拔出这烂箭，我可以更低级。”用什么低级的手段都行，为达目的，他不讲究手段。

“那就拔你自己的，还有，这次你自己动手拔，我没力了。”童暖暖不再相信他了，地也不要帮他拔。“我是第一个中箭的，所以射得比你深，拔你的会比较容易。”南道思索了半天，还是认为拔她的箭成功机率较大。

“不要，我的胸部会变形。”如果给他那样乱拉，她的胸部变得一大一小，怎么办？“你的胸部那么平，我帮你拉大一点不好吗？”南道望着她身上穿的宽大睡衣，也不觉得她有什么胸部。

“我不需要你替我隆胸，要隆隆你自己的。”换成他的胸部变得一大一小，看他会有什么感觉？“等月亮消失就来不及了，我要离开人间回家去，你不要让我错过这次机会。”南道慢慢地朝她的方向爬去，目标就是她胸口的金箭。

“想回家你可以开始自残，但是想拔我的。你等下一个月。”童暖暖已经退到角落了，她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胸口道。

“蛮女……我不等！”南道的火爆脾气被她引发，动作敏捷地将她捉进怀里，把手伸进去她的衣服里开始拔箭。

“痛痛痛……”南道一动手她便大喊疼痛。

“我被你拔都没有叫，你在叫什么？”南道停下来问，为什么每吹拔她的箭她都会叫？“你这里是水泥做的，我这是肉做的，你不痛，我痛死了。”童暖暖真的是痛得很难过，她捶打着他的胸膛道。

“我只有轻轻的拉一下而已。”南道有点内疚，他忘了估算人类和恶魔的体质不同。

“等一下，我想到办法了。”童暖暖灵机一动，想出了另一种可以拔箭的方法。

“什么办法？”南道困坐愁城的问她。

“我们都拔不出来是不是？”童暖暖指着彼此的胸口问。“你能忍痛就能拔出来。”南道咬着唇怒看她，都是她不能忍耐他们才这么头痛。

“笨魔，用力拔我会痛，你怎么不改试把你的箭塞进去？”童暖暖敲着他的额头问。

“塞进去？你想让它永远都拔不出来吗？”想拔都拔不出来了，她还想把它塞进去？“我是说把它塞穿过胸口，让它从背后出来。”不出来可以穿过去啊，反正只要能离开身体就行了。

“凡人，万一卡在里面怎么办？你能保证它一定能穿过胸口从背后出来吗？”南道考虑周全地问，到时候没有像她预估的话，他们就完蛋了。

“不能……”童暖暖也不怎么有把握。

“所以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南道又把手伸进去她的衣领里。

“我不要暴力！”童暖暖紧捉着他的手叫。

“我不管，再来！”

“暖暖，你怎么了？”赵森调整眼镜的位置，问在他家餐桌上已经趴了半个小时的童暖暖。

“胸口痛。”童暖暖经过昨晚激烈的拔箭过程后，现在全身无力，胸口隐隐作痛而且睡眠不足。

“胸口痛？”赵森端了杯老人茶放在桌上问。

“我恨月亮。”她抬起头埋怨，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恨过那颗叫月亮的星球。“你胸口痛跟月亮有什么关系？”赵森把自己要喝的老人茶推给她，她两个眼眶黑黑的，蓬松的长发也没有梳理，她的样子看起来比他更需要提神。

“都是那一颗月亮，昨天晚上它为什么要圆？害我被他拔了一个晚上，好痛，我想我的胸部一定会变形。”童暖暖一口仰尽那杯茶，更有精神哀怜自己的处境，她按着被拉了一晚的胸部，觉得不只胸痛，可能已经被拉得患了心脏病。

“月亮跟胸部有关？”没听过这个道理。

“虽然你的形状是圆的，而我的胸部也是圆的，可是你为什么要挑那只恶魔在的时候圆？你嫉妒我，你的胸部坑坑洞洞。我不要跟你一样！”童暖暖怨恨地指着窗外早就看不见的月亮喊，她的胸部会变得像航天员登陆的地方一样，有高有低坑坑洞洞。

“暖暖，我认识一个精神科的权威，你有空该去看看。”赵森认为她疯了，沉重地说。

“我知道你被他洗脑过，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可是我已经痛了好几天，今天就是特地来你家大叫的，请让我发泄一下。”在家里她不能叫，因为那只恶魔会把她的嘴封住。

“你要发泄什么？”赵森看在她已经发疯的份上，体恤地问，并且把家里开放让她大吼大叫。

“那个恶魔偷走我的生活空间，像土匪一样住进来，他还偷走我的工作空间，把我困在房子里当佣人使唤，我家在哪里？人类的主权在哪里？把我的人生还给我！”童暖暖抬头望着窗外的天空，无语问苍天的尽情大喊。

“暖暖，你说清楚一点谁是恶魔？”赵森掏掏被他的叫声震得快破的耳朵问。

“你叫南道的那个。”她把声音变小，转过来看着他。

“喔，小俩口吵架了。”赵森点点头，把她发疯的原因归类为情侣吵架。

“我和他不是小俩口，他是从地狱跑来找箭的大恶魔。”童暖暖哭丧着一张脸，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像《X档案》里演的一样，统统被那只恶魔洗脑了，而她就像那个孤立无援的FBI警探。“我懂了，南道是恶魔，那他在找什么箭？”赵森把她当成精神病患，附和着她说的话。

“丘比特的金箭，那把断成两半的烂箭，你看，它把我整得生不如死。”童暖暖明知道其它的人都看不见，还是指着自己的胸口，希望能有人相信她。

“暖暖，你的生理期还没过吗？”赵森弯起白白的眉毛问她，她的疯病可能就是生理期引起的。

“把我和他射在一起后，我不敢再对神仙存有幻想了，情愿就这样子一个人晃到老。

神哪，为什么要射中我？你为什么不让我的人生继续黑白下去？”童暖暖埋怨完了月亮开始控诉天上所有的神仙，她多么渴望找回单身自在的日子。

“暖暖，我肯定你的生理期还没过。”赵森长长地叹了口气，拍着她的肩膀道。

“赵叔，你看我和那只魔哪里配？他青面獠牙、拔箭像杀人、会睡天花板还会洗脑大法，我这个清纯人类女子怎么会这么倒霉？”她如泣如诉地间，

从那个恶魔出现在她家的天花板开始，她每天就像在过满清十大酷刑般的日子。

“你说有爱神，所以爱神把你和他射在一起，因此你们同居在一起，你的心被他偷走了。”赵森安慰地拍拍她的手。

“偷？他是想把我的心拔出来！”童暖暖义愤填膺地叫，被偷会没有感觉，可是被拔就非常感觉，非常痛。

“普拿疼治不了你，你要换一种药，我帮你换一个牌子。”看来他得再找另外一种牌子的药给她，病情太严重了。

“有没有驱魔牌的？”如果这世上有人能发明这种药，她会替他建一座庙来感谢他。

“想驱魔？我有圣经。”赵森的家就像便利商店一样，要什么有什么，他立刻拿了本圣经给她。

“暖暖，该回家了。”南道在她身后以很温柔的声音叫她。“天哪，我只有小小的抱怨一下，这样他也听得到？”童暖暖掩脸大叹，他会用这种声音说话，表示刚才的话他一定都听到了。

“暖暖，回家抱怨给你的恶魔情人听，我要出门下棋了。”赵森扶着她站起来。

“他不是我的情人，赵叔，你告诉我，为什么人类都不相信人类？”童暖暖一手抱着圣经一手握住赵森的手问，人人都相信上帝和恶魔，可是为什么没人相信她？“南道，暖暖的生理期好象还没过，你最好去煮些四物汤给她补元气。”赵森侧着身对她身后的南道说。

“我会的，我会让她尽快调整回正常状态。”南道扬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我还能正常吗？”童暖暖低着头看着手上的圣经间，翻开书页，里面一帧上帝的画像正在对她嘲笑。

“你敢抱怨给人类听？回去以后你就知道。”南道挽着她的手将她拉过来，在她的耳边小声的警告。

“你骗人！说什么天国近了？最终审判快来临了？你为什么不下来审这只魔？你为什么不把他赶回地狱去？”童暖暖用力地吼著书里头的上帝，愤怒的情绪接管了理智。

“南道，这是医生的名片，记得要带她去看看。”赵森感慨万千地说，把名片交给南道。

“谢谢。”南道挂着虚伪的笑容收下名片，然后将跑到别人家里哭诉的童暖暖带回。

“神哪！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救我？”被带回家又要独自面对南道的童暖暖，很绝望地望着天花板。

“任何生物都不会救你，你不用求神了，我早说过你没有一个神仙可以靠。”南道烧了那张名片，把她的脸庞往下移，面对面地告诉她。“我知道神已经把我遗弃了，我只是在抒发我的郁闷，我需要叫一叫。”童暖暖无神地看着他那双绿眸，再不叫一叫吼一吼她会被这只魔逼疯。

“我来帮你纾发。”南道邪气地笑道，把手伸进去她的上衣里东摸西摸。

“你……在摸什么？”童暖暖隔着衣服捉住他的手问，全身因他冰凉的手泛起一阵鸡皮疙瘩。

“测量，那半支箭愈来愈进入你的身体里了，我们早点拔出来你就不会

郁闷。”南道初步探测完毕，觉得情形不太妙，这半支箭好象插得更深，他们的拔箭速度应该加快了。

“这个以目测就行，需要你用手来测量吗？”童暖暖脸红地问，想将他固定不动的手拉出来。

“你的尺寸还真可耻，地狱里随便一个都比你大。”他虽然不曾测量过人类，也不知道她是人类尺寸 ABCD 里哪一级的，但觉得这可能是他摸过最小的一号。

“可耻？”童暖暖的脸更红，如被怒火烧过，她这种可以去拍广告的身材他还说可耻？“不过，触感倒是不错，热热软软的，还有弹性。”南道在她的胸部按按捏捏后对她说，这一点跟他以前在地狱里摸过的都不一样。

“色魔，不要边摸边形容。”胸部被一个男人摸来摸去还跟她形容摸起来的感觉，童暖暖被气得濒临爆发的状态。

“热血生物和冷血生物摸起来就是有差别，你们人类的触感比较好。”暖暖的温度让南道非常喜欢，愈摸愈是上瘾，他干脆也把另外一只手伸进去摸另外一边。

“不要再摸我的胸部，箭只有在这一边，你是想拔箭还是想吃豆腐？”童暖暖气炸了，握着双拳问。

“我只是在体会一下人类中的女人摸起来是什么感觉，也许我回地狱时可以带一两个回去。”南道觉得人间女人的品质比地狱的要好，也许回地狱时该带些“土产”回去。

“体会？我让你深刻体会！”童暖暖闪电般地赏了他两巴掌，接着一脚踹开他。

“你为什么又打我？”南道瞪着她问，也搞不清楚她为什么打他时的动作会那么快，让他每次都措手不及。

“现在你的脸颊有没有热热软软的？告诉你，我打起你来也是觉得很有弹性！”童暖暖把衣服穿整齐后，转过身来火气冲天地说。

“我是看得起你才摸你。”南道讲着自己的道理，他肯曲尊降贵地去摸一个人，她还不感激？“我也是看得起你才打你。”普通人她也不会打，只有他这只恶魔才有这种特等招待。

“你再多打几次也没关系，我已经被你打出快感了，很爽！”南道摸着脸颊怪笑道，她那种快、狠、准的打法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一天没被他打，他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快感？你变态！”童暖暖指着他叫道，对她的巴掌有快感？他是地狱来的变态。

“你又乱封外号……”南道的笑容在听到她又乱叫他时马上撤走，快速地移到她的面前，把她抱到与他相同的高度，眼对眼、鼻对鼻的瞪她。

“喂，你靠得太近了。”第一次与他靠得这么近，童暖暖呼吸不顺地想把他推开。

“凡人，你的唇形不错。”南道盯着她小巧有致的唇，心底跃跃欲试。

“我的……你想要做什么？”童暖暖看他渐渐逼近她的肩，心慌意乱地问。

“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南道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很渴望尝一尝以解除他的饥渴。

“吃？”他想要吃她的嘴唇？童暖暖脸色马上变成雪白。

“让我吃吃看。”南道俯向她。“你想把我当成烫青菜吃掉？”童暖暖连忙把头往后仰，深怕自己真的像烫青菜一样被他吃下肚子里去。

“你不是青菜了，你变成我的生牛肉，给我吃一口。”南道挪出一只手固定她的头，很清楚地更正她刚刚升级的地位。

“我不是生牛肉，你不要吃我。”童暖暖瞪着他的肩大叫，生牛肉和烫青菜一样都是食物，她会被他吃掉。

“对了，人类不称这个叫吃，好象是叫吻。”南道犹豫了一下，仔细地想着人类的用词。

“吻……我才不要和恶魔接吻！”这个比吃她更可怕，童暖暖的脸色由白转红，泛出美丽的红霞。

“又不会少一块肉，你怕什么？让我吻一下就好了。”南道非常喜爱她脸上的颜色，他的声音渐渐降低，用半威胁半哄劝的语调告诉她。

“这是我的初吻，我不要葬送在恶魔的手里。”她连人类都还没吻过却要

被恶魔吻？太悲惨了，也不划算。

“那是你的光荣。”南道两眼放在吸引他的美唇上，低侧着头靠上去。

童暖暖不要这种光荣，她用双手紧紧地掩着自己的唇。

“这样我吻不到。”南道只吻到她的手背，他瞪着她碍事的双手道。

“就是不要让你吻。”童暖暖在自己的手里咕咕啾啾，手背因碰触到他的唇感到一阵清凉。

“唉呀，上帝出现了。”南道突然抬头向上，望着天花板对她说。

“在哪里？”奇迹出现了？童暖暖马上拿开双手仰头向上看去，以为有神出现解救她了。

好骗的人类，南道立刻把握机会印上她的唇，然后看到她的双眼逐渐变大，傻傻地与他在不到几公分的距离对看。

“你的眼睛为什么不闭起来？”南道把唇移开大约一公分的距离问，通常女人做这种事不是都把眼睛闭起来吗？“你的又为什么不闭？”童暖暖怔愣地问他，她没有闭上而他也跟她一样？“我想看你的反应，还有，我在思考我们嘴巴会黏在一起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南道看着她褐色的眼瞳，心底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想吻她。

“你思考出来了吗？”童暖暖发现他绿色的眸子让她眼花，整个人感到晕晕的，像在晕船。

“还没有，也许等一下我就会想出来。”南道不再管那个问题，把双眼闭上后便自行在她的吻里寻找解答。

童暖暖这次也闭上双眼了，她的手自动自发地攀上他的颈子，配合他的吻热烈地响应，而南道在尝遍她唇瓣的味道后改吻进她的唇里，寻找另一项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童暖暖在他深吻时觉得胸口一阵悸动，她的那半支金箭带给她一种陷入的感觉，使她突地中止配合，移开双唇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南道睁开眼，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古怪的脸。

“失常、失常……”童暖暖晃着头一直念着，她不相信她会对他有感觉，也不相信自己会去吻一只恶魔。

“喂，你为什么不继续吻？”南道觉得口中甜甜的，她带给他一种从没有尝过的甜美滋味，让他很想接着吻下去。

“我说我那是失常，不要吻了。”童暖暖推开他跳下来，四处在屋子里走

着。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南道看着自己空空的手臂，再看她咬着唇四处乱走，一瞬间，他怀念她双唇的感觉都消失了。

“刚才那是乱象，是我快被他逼疯的乱象，我不可能对他有感觉，乱象，是乱象。”童暖暖喃喃地说服自己，并且拍着脸颊让自己清醒。

“凡人，你的生理期真的来了？”南道边飞边跟在她的身边问。

“不要再谈我的生理期！”童暖暖生气地拉住他在他耳边大叫，她的初吻刚刚被一个恶魔毁了，而他还在谈她的生理期？“愈叫愈大声……你的情绪怎么变得这么快？”南道被他叫得几乎失聪，他气呼呼地问她。

“我不要再忍受你，出去，滚出去！”童暖暖拉着他尖尖的耳朵走向窗边要把他推出去。

“我已经牺牲到可以忍受你了，而你不能？”南道忍痛地拉下她的手问，他这个太子都能忍受她，她竟然还敢叫他滚？“只有你这只魔在牺牲吗？”童暖暖仰着头怒问，她的牺牲比他更大，从他来了后她就陆续损失了许多事物，现在连初吻也丧失了。

“你……”“出来，给我出来！我会撞魔都是你害的！”她的双眼往下一降，紧盯着他那半支金箭，她一把握住箭柄使劲地向后拉，拉到后来，她甚至用一只脚踩在他的身上当着力点，像在拔河。

“凭你这种小猫力气，等到太阳下山月亮上山你也拔不出来。”南道觉得不痛不痒，也认为她完全没把金箭拉出半点，奚落她白费力气。

“拔不出来我就钉死你这只魔。”童暖暖气喘吁吁地说，放下使她姿势不雅脚，用力地把他的箭塞进他的身体里。

“喂，不要塞，塞进去会拉不出来。”南道见她忽然改变策略，吓得赶紧往后飞，免得她真的把箭塞进去。

“我不当人类了，我要当矿物，矿物不用思考不用烦恼，我要当一块大理石，因为大理石不会痛不会疯。”童暖暖垂头丧气地说，照这种情形下去，她迟早会疯了。“凡人，你疯了？”南道又飞回她的面前眨着眼问。

“快了。”她不用三个月，再三天她就疯了。

“在你决定当大理石之前先拔箭好不好？变成了石头就不好拔了。”南道认为她现在失去理智，非常适合用来拔箭。

“你说什么？”童暖暖抬起头看着他笑得坏坏的脸庞问。

“过来，我们再来拔一次。”南道勾着手指对她说，他没忘记她在回来之前还跑去跟人类抱怨他虐待她，现在他就照她的意思虐待。

“拔谁的？”童暖暖的理智马上回笼，护卫着自己的胸口问。

“哼哼……”南道兴高采烈地靠近她，她已经拔过他的了，公平起见，他也要拔她的。

“等等，你不是说只有在月圆时才能拔出来吗？”童暖暖抬起手阻挡地问，刚才她是因为气疯了才没有想到那点。

“一个月里，月圆有两天，凡人，你不知道吗？”南道指着月历告诉她，一个月里月圆的日子不只有十五号，十六号的月亮也一样圆。

“恶魔……”又要杀她，这一刻童暖暖才发现他是货真价实的恶魔。

“你说对了，乖乖过来让我拔。”南道露出得意的笑容，第一次，她终于说对他的称号。

第五章

“我不是跟你说我遇上意外了吗？要我回去你还要再等两个月，你要叫去叫给北遥听，是他射的金箭！”南道拿着电话心情烦闷地说着。

“你在和谁通电话？”一大早就被南道的叫声吵醒的童暖暖，昨天晚上又被他拔了一晚，揉着困累的眼睛问他。“赛勒，你等一下。”南道对话筒里跟他通话的赛勒说完，转过身对她说：“我弟弟。”“你也有弟弟？跟你一样是魔类？”恶魔也有家人？童暖暖好奇的坐在他的对面问。

“有，他是帮我盖印章的助手，正在跟我抱怨。”赛勒一直吵说他快忙死了，他在人间遇上了这个女人难道会比他轻松？“你在联络家人告诉他们你还赖在人间不肯走？”童暖暖倒了杯咖啡边喝边问。

“我告诉他我要早些日子才能回去，他必须代班直到我回去，而且……我才不管他会不会忙死！”早上血压特低的南道，对她解释到一半时，转头对着话筒大声喊完后半段的话。

“恶魔，你的弟弟住在哪里？”喝了咖啡后精神好多了的童暖暖，忽然很怀疑他这通电话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

“我家。”南道捂着话筒对她说。

“语言果然不通……”童暖暖朝天翻了一词白眼，发现他当初说得还真有道理。

“你的脑子不通、耳朵不灵，所以我们的话本来就不通。”南道嘲笑地说，把她还没喝完的咖啡拿过来喝。

“笨魔，我问的是你家在哪里？”童暖暖担心的问，他该不会真的是住在那个遥远又不知在哪里的地狱吧？“笨凡人，我的身份是什么？”南道没有直接回答她，反而问她一直搞不清的身份问题。

“恶魔。”童暖暖嘟着嘴道，他早就证明这一点了。

“恶魔住哪里？”南道拿着话筒敲着她的头问，她再笨现在也该知道他家在哪里。

“地狱……你从我家打电话到地狱？”童暖暖大惊失色地问，他居然从她家打一通世界上最远的长途电话到地狱去？“对，现场联机。”他的这通电话是透过好几颗卫星，再转到地下电缆通了三千里远才有法子接到地狱去，超级难打。

“等一下，从人间打电话到地狱要花多少钱？电话费率怎么计算？”童暖暖紧张万分地问，这通电话的距离可不比美国、欧洲，她怕会收到一张巨额的话费帐单。

“我不会计算人类的货币。”南道耸着肩说，人类的货币种类太多，他搞不清楚。

“不会算就挂掉！”童暖暖一早就大发脾气，这只魔不会算钱还给她打这种超级长途的电话？“我还没讲完，而且这通电话很难接通。”光是转接他就转了半个小时，这么难通的电话她要他挂掉？“马上挂掉，不然你自己付钱。”童暖暖和他抢着话筒，她已经够穷了，不要再因这通电话而倾家荡产。

“我没有人类的钱，我只有地狱的。”南道握着话筒不给，这是她的电话，

要付钱她自己付。

“没有钱你还打电话？你要我付冥纸给电信局吗？还是直接烧到你们地狱去？”童暖暖抢不过他，干脆把电话线的插头拔掉，这种打到地狱的电话她要怎么付钱？电信局会把她当成疯子。

“烧冥纸？哼！”被迫断线的南道挂上电话，以不屑的眼神看着她。

“你在哼什么？”又摆那种轻视的眼神给她看，童暖暖看了就火大。

“我们没你们人间落伍，地狱早就淘汰冥纸那东西了，你们却还一直烧些废纸给我们当垃圾，让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做资源回收，都快累死了，要烧你们就烧去给天堂的，我们地狱不收。”每天烧一些没用处的垃圾来地狱给他们，害他还要请一票清洁队员做回收的工作，浪费他的钱。

“好心没好报，我们烧了几千年的冥纸你当垃圾？那是我们诚心诚意烧给你们用的，你懂不懂得感恩？”童暖暖拿起话筒在他头上重重敲了一下，生气的问着这不知感激为何物的恶魔。

“诚心诚意又怎么样？难道你们用那种垃圾当钱使用？”南道被她敲得眼冒金星，绿色的眼睛幽幽地瞪着这个爱打他的女人。

“没有，那是给死人用的。”哪一个活人用这种东西？会吓死人的。

“死人才不用，而你们活人却一直制造垃圾给我们。”南道纠正她的误解，人都不用了，他们魔更不会用。

“你当那些是垃圾的话，每年的七月你们不是要收更多垃圾？”童暖暖想到那个时节他们烧的份量比平常还多。

“那些垃圾我们都直接扔到焚化炉。”南道高傲地告诉她地狱的环保政策。

“地狱有焚化炉？”童暖暖睁大了眼问，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地狱也有焚化炉。

“核能的，为了应付你们人类生产的垃圾才兴建的，哪像你们的焚化炉还用天然气烧？落伍又污染。”为了一劳永逸解决这问题，他一当上首席太子就兴建焚化炉，处理环境污染的问题。

“又在吹牛，你们有科学家可以发明吗？”这只魔的话可信度只有一半，童暖暖对他仍持怀疑的态度。

“你们的科学家死了后就是我们的，尤其是那个叫爱因斯坦的老头，他让我们的科技先进了你们五十年，死后的头脑比活着时还管用，我常颁奖给他，他不久前才又领了个地狱杰出十大青年奖。”南道虽然知道那个叫爱因斯坦的老头子早就可以去投胎了，可是这样地狱会损失一个人才，因此不管天堂的神怎么跟他要，他就是要叫那老头做他们地狱的永久公民。

“爱因斯坦对人类贡献良多，他为什么会下地狱？”童暖暖张大了嘴问，那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去地狱？“天堂客满。”南道吐着舌似真似假地说，其实，是他去和天堂抢人抢到手的。

“连爱因斯坦都上不了天堂，那我有可能上得去吗？”这下糟了，她无才也无德，死了后不也就也要到地狱去？“你可以，因为我绝对不收你，我会叫北遥帮你卡个好位置，让你去叫垮天堂。”她上去后，天堂必垮无疑，他要让北遥从有家归不得变成无家可归。

“如果你们不用冥纸，那你们都用什么当钱？”童暖暖暂时把他的话说当真，好奇地问他。

“我们不用钱，都用信用卡。”用钱太落伍了，他们地狱赶得上时代的潮

流，大家都是信用卡的爱用者。

“信用卡？地狱也有信用卡？”童暖暖咋舌地问，人类发明的东西他们地狱也有？“在地狱里，人手一张信用卡，都是由地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的，而且我们的服务不会比你们人类的差，你们人类的银行会倒还会被人跳票，还有经济风暴、不景气那些影响，一点都不可靠。”南道很看不起人类世界的经济体系，哪像他们地狱采行集权统治制度，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从没出过什么差错。

“你们有什么样的服务？”童暖暖想不出来死后的人需要什么服务。

“终身免缴年费、道路救援、购物五折优惠、零利率房贷、健康检查……林林总总，加起来大概有九十几项服务，我们正朝一百项服务迈进。”虽然还不算尽善尽美，不过，他已经和央行讨论过，应该可以让服务种类增加至一百项。

“你们的日子过得跟人类一样？”如果有那种服务，那他们不也就有像人类般的生活？“三界里我们地狱的生活水准排第一，天堂其次，你们人类是殿后吊车尾的，想要跟我们比？你们还要等一百年。”南道鄙夷地对她说，人类？哼！

“恶魔，你身上有没有那种卡？”童暖暖迫不及待想看看超级完美的信用卡长什么样。“我这次出门很匆忙，身上只带了十张。”南道伸手变出一只皮夹，顺手扔给她。

“都是金卡？”童暖暖打开一看，只觉得皮夹里亮晶晶的，很刺眼。

“我的身分没那么低，看清楚一点，我还有钻石卡、白金卡，纯度都是九九九九。”南道指着其中的几张卡不满地对她说，他的行情哪只有金卡那种平民级？“这是真的钻石？你没骗我？”童暖暖拿起一张闪闪发光的卡问。

“你可以拿去化验，或者当纪念品，反正我还有很多。”南道无所谓地说，多一张少一张他都没差。

“地狱里的死人竟然比我们活人还有钱？那我们的穷人活着要做什么？都到你们地狱里享福算了。”这是什么地狱啊？天堂的生活也不过如此，相形之下，人类好穷。难怪他会说人类的级数是最低的。

“你们人类死后争先恐后的想要来我们地狱享福，害得我收入收到手软无力，我决定要紧缩入狱门槛，筛选后再放人进来，免得一天到晚都在收垃圾。”这就是让他工作永无止境的原因，福利太好，使得大家都不跑天堂，搞得地狱快客满。

“我不但没有上天堂的资格，现在恐怕连下你们地狱的资格也没有。”童暖暖对着手里的那张信用卡叹道，她这种没有大善也没有大恶的人，上不了也下不去，死后大概要被留在人间游荡。

“你的样子好象很想要，要不要我也替你办一张？”南道盯着她的脸颊漫不经心的问。

“办那个需要什么资格？”童暖暖有丝期待地看他，有这种东西她就不愁吃穿了。

“地狱公民，只要死了就可以，你要死吗？”南道变出一把大刀，亮在她的面前问。

“不用了……我还不死。”童暖暖咽了咽口水，现在就死太早，她可以再等个五、六十年。“那你以后想下地狱吗？福利不错喔。”南道把刀子靠近她的脖子问，眼神有力地鼓吹她。

“虽然你们的福利很好，我还是想上天堂。”童暖暖敬谢不敏，她的目标是那个生活水准排在第二名的天堂。

“我也是希望你上天堂，可是你的箭一天不拔出来，你就上不了天堂。”南道把刀收走，他才不敢收她，但如果那支箭拔不出来，她可能以后就要跟着他回地狱。

“我也很想拔出来，可是不管月亮有没有圆，你和我都对这两支断箭无能为力，我又能怎么办？”月亮圆了他拔，月亮缺了他也拔，拔来拔去，只会让一个喊痛、一个发脾气，大家都吃力不讨好，无法如愿。

“针对这点，我想过了，既然你的那半支箭用拔的拔不出来，也不能用力拉……”南道托着下巴深思。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她。

“所以？”什么方法都没用，他还有法子？童暖暖不禁扬眉请教。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支箭用手拔不出来也塞不进去，我决定改用吸的。”踹、踢、推、拉、拔、塞，他们都试过了，可是还没试过咬和吸，但咬她她会叫痛，因此……“吸？慢着，你想吸哪里？”童暖暖忌惮地盯着他的眼睛问，这种眼神太邪恶了，她不得不问。

“你身上哪里有插着箭？”南道笑眯眯地看着她的胸部。

“不行，你想都不要想。”用吸的？吸她的胸部？童暖暖烧红了脸坚决反对。

“难道你要吸我的？”南道打开上衣的扣子露出健美的肌肉问她，他是很希望有女人对他做这种服务。

“你下流！”童暖暖边脸红边尖叫，叫她吸一个男人的……她会看起来像色女，逼良为娼也不是这种逼法。

“我是用下半身来思考的，说我下流？一点也没错。”南道本来就没有人格和脸皮，他不以为忤地说。“这种方法绝对吸不出来，只是你在好色。”童暖暖看他渐渐靠近她，而且已经打算开始付诸行动了，她情急地阻止他的色行。

“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吸不出来？”吸不吸得出来试过就知道，而且这种过程可以让他很享受，他刚迷上女人的肉体，而这里又有现成的，他要做，一定要。

“我让你用拔的。”童暖暖壮士断腕，她宁可挨痛也不要以那种方式让他把箭弄出她的身体。

“你只会一直叫痛，让我拔不下去。”每次拔箭她就会尖叫，太吵了，他要改用这种安静的拔箭过程。

“你把我静音我就不曾叫痛，我这次一定不发出任何声音。”他上次就使用过静音大法，她愿意再让他静音一次。

“我不能让你们人类说我们恶魔都很残忍。”南道神圣地摇摇头，愈走愈靠近她。

“你残忍这么久了，谁要你在这个时候假慈悲？”童暖暖气极地退到窗边问，他那种装圣人的模样，这时看起来更像地狱来的恶魔。

“你不肯？”南道环着胸，缓缓地问她。

“不肯、不肯，一百万个不肯。”这么丢脸又尴尬的事，传出去了，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有人看上她。

“没魔力的人没有选择权。”南道挥挥手指，让她换了个位置和姿势，从窗边变成钉在林上。

“笨魔，放开我！”恶梦成真，童暖暖躺在床上忙着挣扎和尖叫。

“老话一句，不挣扎、不抵抗、不尖叫。这样我就让你动，我发誓这方法快速又不疼痛。”南道比出三根手指对她说，除去那三项不利的因素，他可以速战速决。

“你也说过你发誓当放屁。”上次就是被他的发誓给骗的，她这一次绝不会再相信他。“那你就别想动。”谈不拢，南道两手一摊跳上床去。

“你在做什么？”童暖暖瞪大了眼珠看他开始替不能动的她脱衣服。

“把你扒光。”南道认真又诚实地说。

“不行，你至少要让我穿著衣服……等一下，拔箭为什么要脱衣服？”扒光她的衣服？他到底想做的是什麼？“那个太碍事了。”要看不能尽兴，要拔会有阻碍，因此扒掉。

“我拔你的都没叫你脱衣服，为什么每次拔我的你都把手伸到我衣服里面？”童暖暖不平的问，同样都是拔箭，为什么过程就是不一样？“手痒。”南道不管了，就是要脱她的衣服。

“你脱我的衣服我就哭给你看，我保证声音一定比我用叫的更大声。”童暖暖在被他脱去一件外套时警告。

“好，让你只剩一件，如果再威胁我，我就把你全身脱光。”南道给她杀价，就是只让她穿著一件薄又透明的衣服，让他大刺刺遍览春光。

“变态、色狼！”童暖暖只能眼巴巴地看他一件脱掉一件，无法挽回的情势让她想哭又想大叫。

“你都叫过了，换点新鲜的。”美色当前，南道被喊什么都不介意。

“喂，你不是要吸吗？你还在考虑什么？”童暖暖骂了他半天，却看他迟迟不行动，只是坐在她身边沉思。

“怎么办？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很好吃。”南道很为难地问，他不知道该从哪边吃起才好。

“你只能吃那支箭，其它的不准吃。”童暖暖的脸蛋迅速被热气蒸红，谁都知道他的吃代表什麼意思。“再说吧。”南道对她的警告听而不闻，把她看成一块上等的生牛肉张口大咬，不规矩地吻了起来。

“大色魔，你吃错位置了，箭是在另外一边……”童暖暖咬着才说，这么明显，他还吃错位置？他一定是故意的。

“喔，不小心分心。”正吻着她右胸的南道，心猿意马地解释，眨眨眼看着她左胸的箭，不情不愿地做拔箭工程。

“喂，你吸出来了没有？”被他压着热吻了好久的童暖暖燥热难安地问，他不只吸那支箭，范围还包括其它地带。

“没有，吸不出来。”南道在吸不出金箭时，早就放弃这个蠢主意。

“那……你还在我身上做什么？”吸不出来他还趴在她的身上乱吻？“好吃嘛！”这个地方的味道不输给她的吻，让他愈吻愈欲罢不能。

“让我起来！”被吻得血本无归的童暖暖羞愤地对他喊。

“凡人。”南道解除对她身体行动的禁令后，坐在床边一直盯着她的胸部看。

“又怎么了？”童暖暖背对着他，把被他脱掉的衣服一件件地穿回，拉开里头的衣服，她脸红地发现他居然还给她留了一大堆的吻痕。

“我发现我看错一件事，还错得满严重的。”南道把她转过来，神情很严肃地面对她。

“什么事？”南道一手握住她的胸部，继而邪恶地笑道：“经过证实，就像电视里广告所说的，你其实是个让男人无法一手掌握的女人。”“啪！”又被打了，虽然被打得很有快感，但是这个巴掌仍是让南道痛得龇牙咧嘴，他捂着被打的脸对她说。“爽快，谢谢。”

“你就不能用两只脚走路吗？能不能别把你的翅膀露出来？”与南道共同困在一起一个多月的童暖暖，最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每天都在家里张着一对黑翅膀飞来飞去。

“这是我的标志。”南道闲着无事，绕着房子的墙四处飞，藉此打发多余的时间。

“这种可以出去吓死人的打扮是你的标志？”童暖暖很感冒地看着他一身的行头，她家有个不用化妆的万圣节妖怪。

“看不顺眼？”南道拐了个弯，飞到她的面前两脚离地的问她。

“不顺眼，把你的翅膀收起来，还有，你把那副怪耳朵也收起来，而且不要再穿黑色的衣服。”黑的翅膀、黑的长发、黑的衣服，他一身的打扮都是黑色，搞得她家像是别人参加葬礼的地方，黑黑黑，连她的人生也被他弄黑了。

“我是恶魔，收起来不就和你们这种没有特色的凡人一样？”没翅膀没尖耳，他会看起来和那些级数低的人类一样，还叫他不要穿他正字标记的颜色，不要，没尊严。

“你给我听清楚，这里是人类住的地方，既然你寄人篱下，就把那些怪东西收起来，不然我就把你的翅膀剪掉，把你那对硬硬的耳朵割下来作成犀牛角去卖，再烧了你的黑衣服让你光着身子在屋子里到处飞！”童暖暖心情不佳地对他说，她的精神方面已经有错乱的倾向了，她必须突破黑暗找到光明。

“人类说得对，最毒妇人心，我们地狱的魔都没有你这个人类残忍，我想我们地狱的人死后，该来你们人间才对。”南道耻笑，人类的本质果然比任何生物残忍。

“人间已经客满了，不收你这种色魔。”人心再怎么险恶也不收留这个骨子里是大色狼的恶魔。

“你还在记恨我吸你胸部的那件事？”南道把一身的恶魔行头收好后，站在她面前正经的问。“不要再提那件事！”童暖暖红透了脸捂着耳大叫，那一次的吸箭事件，已经让她丢脸丢到太平洋去了。

“果然，你还是很介意。”南道挂着一抹消遣的笑容，推论正确，女人对他做过的任何亲密举动，都会耿耿于怀好久，他终于找到可以与她的叫声对抗的东西。

“赵、赵叔？”童暖暖听到大门被人重重踢了两下，转过头，便看到一脸尴尬的赵森站在门口。

“呃……抱歉，我敲过门，可是你们很忙没听到，这是这个月的管理费通知单。”赵森掩着脸干咳道，把通知单交给在场唯一没有脸红的南道。

“谢谢。”南道看不懂通知单上面的东西，带着笑容把通知单转交给站在原地发呆的童暖暖。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完全没听到，要吸什么请继续吸，再见。”赵森拍着南道的肩头，自以为识相地说。“多谢鼓励。”南道低首含笑地送他出门。“我

完了……我没有好名声了。”门一被关起来。童暖暖便窝在椅子上长叹。“你又要开始歇斯底里了吗？”南道研究完她的表情，估计她这次发疯的时间可能会比以前都来得久。

“请让我自怜三分钟。”童暖暖只要求三分钟，她要用三分钟的时间来哀悼她刚刚又被他毁掉的清誉。

“我可以把这间房子加层隔音墙，让你尖叫三个小时。”看她这次受到的打击不小，南道难得大发慈悲让她发泄一下郁卒的心情。

“我没有力气叫，被赵叔听到那段话后，我连眼泪也滴不出来了。”没了，什么都没了，她万念俱灰，现在就算她赶走了这只魔，全天下的人还是会以为她跟这只魔睡过了。

“我可以庆幸不用再受你的噪音虐待吗？”南道很高兴能听她说她要举行一次安静的哀悼仪式。

“我在哀悼难过，而你却想要庆祝，你这只魔还有没有人性？”童暖暖瞪着没心肝的他塌。斗“魔类没有人性，而且我的魔性本来就是这样。”南道觉得她很苛求，他是魔，本来就没有人性。

“神啊，杀了我吧。”童暖暖把脸埋在手心里，活着要面对他和误会她的世人，她还不如死一死算了。

“你还不能死。”南道一本正经地抬起她的头郑重的告诉她，想死？不行，最起码现在还不能。

“我不想活也不可以吗？”生不如死而死又死不得，在他的统治之下，她连想死的权利也没有？“你还没把箭交出来，而我不要抱着一具骨头谈恋爱，所以你等我把箭拔出来再死，你还要记得，死的时候不要跑错地方，天堂在上面，不要来地狱。”箭还没拔出来她却死了，那他不是亏大了？他仔细地吩咐以后她该朝哪个方向跑，怕还会再见到她。

“我决定不去天堂了，我要去地狱。”童暖暖气得打颤，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现在就算天堂是用黄金铺的乐园地也不要，她要下地狱。

“因为我们的福利好？”南道很自满地问，如果是因为这样，代表他把地狱治理得还不错。

“我要去把你的地狱一层一层的叫垮！”她要去毁了那个地方，毁了恶魔的原产地。

“我得先联络赛勒做好隔音设备。”南道马上有因应之道，只要他做好防灾准备工作，她想下去还是可以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走？你不要留在这里整我了好吗？”童暖暖颓废地问，脸色凄凄惨惨。

“还是同一个答案，拔出箭我就走。”南道再次对她重复来找她的目的，没拔出箭，她的日子不好过，而他的生活也不会太平。

“不拔了、不拔了，断了一半的箭有什么用？”童暖暖挥舞着手说，以她和他形同水火的情况来看，什么爱神的箭都是骗人的。

“目前看来是没什么用，搞不好那个天堂的逃犯是拿水货来骗我。”南道也很怀疑，和她相处了这么久，他除了觉得她很好吃外，其它什么感觉也没有，也许，北遥是在唬他。

“水货？”童暖暖的情绪在听到这两个字后，像颗被踩着的地雷。

“他说箭是他从丘比特那边偷来射我的，说不定这支箭是丘比特认为有缺陷不要了，或者是剩下过期的。”南道边想边猜，这支箭没作用，也许就

是北遥偷错的。

“我被射了一箭，而这箭是水货？”她委屈了这么久，全都是因为这支箭，而它竟然还不是正牌货？“凡人，你的声音又开始往上攀升了。”南道捂着耳朵，听她的声音愈说愈高亢。

“臭恶魔，射箭的人到底是谁？”童暖暖眼底写满了怒火，想揪出陷她于水深火热的人。

“我的仇人。”以前北遥算是他打架的宿敌，但在他被射过后，那家伙已经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你 - - 的 - - 仇 - - 人？”童暖暖缓缓地站起来，挟着滔天的怒火走向他。

“噢喔，火山要爆发了。”南道感觉到她的情绪不稳，赶紧把双耳掩紧。

“你这个混蛋，你跟人结仇是你的事，马什么要把箭射到我的身上来？”童暖暖拉开他的双手，以特高的声音轰炸着他的听觉，这支来路不明的魔跟人结怨，她却跟他一起倒霉？“我说过射到你因为他射歪了，意外嘛！”南道眯着眼忍受她的尖叫，他也不知道北遥会射歪射到她，这纯属意外。

“意外？我每天痛得死去活来，身体被吻来吻去，初吻没了，名声没了，就只因一个意外？”听了他的答案，童暖暖在他耳边更加用力的吼着，给她一个意外当借口就能抚平她的创痛吗？说到底他不结仇她就不会有事，他是半个灾难的始作俑者。“你在抱怨你的损失吗？”南道抱着头蹲在地上问，魔音传脑，他的耳朵被她这么吼，不聋也要重听了。

“从你这只魔出现后，我的人生就毁了，这种意外让我损失还不够严重吗？你说，我还剩下什么没被你破坏？”童暖暖踢着他问，把她害得这么惨，她还有什么能够损失？“至少你没失身。”南道想了很久，终于找出一样她还没被他破坏的东西。

“你还想让我失身？”童暖暖刷白了脸后退，只剩这一样，他还想拿走？

“你的肉质很甜美，是我以前没尝过的口味，目前我还在考虑中。”南道蹲在地上思考：她的唇瓣很甜，在她不尖叫的时候：她的身体更好吃，在她不能动不能抵抗的时候；还有这张脸蛋，在她不发火的时候也很美丽。

“把你的不良想法清除掉，外面还有很多女人，你去吃别人。”童暖暖的手朝窗外一指，要他去找别的女人，紧紧守护着自己最后一块未被破坏的宝贵贞节。

“不能考虑？”南道仰着头很遗憾地问她。

“不能！”童暖暖不留半点商量的余地，这一点怎么可以让他考虑？她会亏得什么都没了。

“我吃人又不会痛，上次我吃你的胸部时也没听你喊过半声，为什么不能考虑？”南道无法理解，他记得那次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叫痛，还赏了他一巴掌，过程算是很平和，而且又不伤她的身。

“这个跟痛不痛没有关系！”又跟她提胸部，童暖暖翻脸，想要将他掐死。

“那跟什么有关？”南道在她面前站直，一双碧绿色的眼眸认真的盯着她问。

“跟.....反正，反正你不能想就对了。”童暖暖气结，问她这种问题要她怎么回答。

“要求无理，不接受。”南道蛮横的摇着头，说不出理由来就要让他吃。

“你.....好痛。”童暖暖气极攻心，抚着胸口频频喘气。

“凡人，你怎么了？”南道楞了一会儿，忧心的问她。

“胸口痛。”童暖暖紧蹙着眉道，觉得胸腔里的心脏跳得太快，好象就要跳出来了。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用手拔你的箭了，你还会痛？”都几天没拿那支箭杀她了，怎么可能还会痛？“如果你的心脏被插了半支箭，你说会不会痛？”童暖暖边喘气边问他，被这半支箭插了这么久，她早得了心脏病。

“不会。”南道皱着眉说。

“你是恶魔，你被我怎么拔都没感觉，当然不会痛，但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个柔弱的人类？这半支箭每天被你弄来弄去，我怎么能不痛？”童暖暖没好气的问，这只魔没有心，就算有，也是石头做的，根本就不会痛。

“我该道歉吗？”南道疑惑地问，听她这么说，他好象是该负点责任。

“我只想把你的头砍下来……”童暖暖含怨地道，她对这痛觉神经迟钝的魔没辙，很想把他大卸八块，看他会不会懂“痛”字怎么写。

“喏，给你。”南道听话的把脖子上的脑袋摘了下来，放在手心里捧到她的面前表示他的歉意。

“哇啊！”童暖暖被他的举动吓得魂飞魄散，一颗人头，他竟然真的给她一颗人头。

“是你自己要我拿下来的，你在叫什么？”南道学地狱里的青面阎罗捧着自己的头问她。

“放回去，快放回去……”手里拿着头还跟她讲话？童暖暖闭着眼催他赶快把头摆回原位。

“你很难讨好，知道吗？”南道把头装回去后，扞着腰对她抱怨，是她叫他摘下来的，现在又叫他放回去，他这个魔实在很难顺她的心。

“我的心脏不行了。”看到这一幕还没被吓死算是奇迹，童暖暖被他吓得全身无力，低着头按着还在狂跳的心脏对他说。

“凡人，你的心脏不跳了吗？不行，箭还没拔出来，你不能死。”南道吓了一大跳，以为她真的要被他吓死了，连忙弯下身子查看她。

“我是说我……”童暖暖的话没有说完，她一抬头，正好撞上他低下来的脸庞，与他四唇相贴。

那种熟悉的味道和感觉又回来了，他们两个唇贴着唇，怔楞的瞪着对方的瞳孔，动也不动的呆呆相望。

“你刚才要说什么？”南道在她的唇间问，口中溜进一股甜甜的味道，直达他的心房。

“对不起，不小心……”童暖暖恍恍惚惚的退了一步，本来还觉得会痛的胸口，在接触到他时，突然不痛了。

“我不觉得你应该说抱歉。”南道恋恋不舍的看着她红嫩的唇，呼吸变得浊重。

“那我该说什么？”童暖暖迷迷糊糊的问，整个脑子紊乱无比，不能正常的思考。

“过来。”南道冲动的拉着不抗拒的童暖暖入怀，找着了她的唇便与她炽烈的交缠着。

童暖暖踮高了脚跟攀着他的肩，想要更靠近更贴紧他，她拉散了他长发上的带子，学他把手放进他的发里，拉近彼此，受到鼓励的南道更是把她抱到身上恣意的吻着她。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吻你？”南道在换气时咬着她的耳垂问。

“我不知道，继续。”童暖暖盲目地说，找回他的肩。

在他们两个都想再对双方做更多更深入的需求时，他们胸口的金箭忽然更陷人双方的胸口一分，细微的疼痛感使他们双双清醒了过来。

“你……”“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童暖暖慢慢的自他的身上滑下，瞪大了眼往后站了一步问。

南道和童暖暖，这一魔一人都以无法置信的眼神看着对方，一种非常沉重的沉默蔓延在他们之间，像朵无法驱逐的乌云密密地笼罩着。

他们各自低头思考了一会儿，找出了一个能解答他们两个都产生失常现象的答案。

“难道，这个是……”童暖暖指着胸口的金箭抬起头看着他。

“金箭的副作用？”南道张大了嘴接她下面的话。

这句话像平地一声雷，彻底轰醒他们俩。

他们两个受到惊吓地各退了好几步，然后一起望着对方大声叫道：“离我远一点！”

第六章

“你还有胆来这儿？”南道瞪着窗外的仇人，冷冷的问这个大半夜飞来找他的不速之客。

“我来看那支箭，顺便看你惨不惨。”北遥笑嘻嘻的说，自行打开窗户飞了进来。

“呵呵，你不该来的，要留只耳朵吗？”南道看着他的笑容语焉不详的问，敢来这里？来得好，嫌五官太健全了。“耳朵？”北遥摸着自己的耳朵不明白的问。

“恶魔，这个跟你一样长翅膀的是谁？”童暖暖被他们两个说话的声音吵醒，面不改色的问闯进她家也长翅膀者是什么来历。

“仇家。”南道勒着北遥的脖子说。

“怎么说是仇家？我们是老朋友。”北遥扯着他的尖耳更正。

“你的朋友？”童暖暖皱眉问，他们两个之间只差没拿刀互砍了，这叫朋友？“唷，这个女人没被我吓到？人类的胆子都变大了？”北遥很意外这个人见了他的原形脸色都没变。

“她最近不尖叫了，改用吼的。”南道放开北遥语气疲惫地说，尖叫早就是过去式，吼声是这间屋子里的现在式。

“我家每天有个背后长翅膀耳朵尖尖的恶魔成天在我屋子里飞来飞去，会隐形会现身，我的胸口还有半支箭，我还能被什么吓到？”童暖暖下床添了一件衣服，抬起头看那在天花板的一神一魔，这种饱受惊吓的日子过多了，接下来如果有恐龙出现，她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唉呀呀……我怎么会射中这个美女？便宜你这只魔了。”北遥在灯光下看清楚这个对他说话的女人长相后，惋惜又懊悔地对南道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南道脸色不善地问。

“我本来瞄准的是只小土狗。”北遥飞到童暖暖的面前，这女人的长相和狗差了十万八千里，白白送给南道嫌可惜了。

“你……”南道气炸了，他瞄准狗？“我还以为我可以看到恶魔和公狗谈恋爱，唉，可惜射偏了。”不能看到那种情景，将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喂，恶魔，他是从哪里来的？”童暖暖抬起头问还在天花板上的南道。“天堂，水准很差的那个地方。”南道飞下来，靠在墙角对她说。

“这种心肠，他真的是天堂来的吗？”天堂？想要把箭射向公狗的人来自天堂？她还以为这种恶劣的人只有地狱才出产。

“他是天堂的叛徒兼逃犯，我们胸口这两支断箭的主人正在四处找他，我要去密报，让天堂派人来捉他。”他要去向丘比特通风报信，让北遥被丘比特的乱箭射死。

“我做善事你还想叫他们来捉我？”北遥很不满地地质问，帮他射到这么美的女人他还恩将仇报？“他做了什么善事？”看他们两个交情匪浅，童暖暖疑心四起的问。

“北遥，你的暗算失败，你偷来射的那支金箭没有用。”南道得意地笑道，什么会死心塌地？他不要和那个凡人互相残杀就谢天谢地了。

“没有用？等到箭完全进入你们的心脏时，你就知道有没有用。”北遥甩着头发说，路遥知马力，那支箭日子久了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他们缠绵悱恻的日子快来临了。

“恶魔，叫他讲清楚。”童暖暖眯细了眼说。

“你别听他胡说，我还能抵抗那支金箭，我在三个月内一定会拔出来。”他不会因为支爱神的金箭乖乖就范，时间还没到，他一定能够拔除这个魔咒。

“我胡说？为了这只魔，我偷了十支融炼而成，集中了十支箭的法力，效果会比一支还快还好。”北遥痛快地说出改造那支箭的过程，十支箭，任南道的法力再高，仍会将他收服。

“你的仇人就是他？箭是他射的？”童暖暖握紧了拳，低垂着头淡淡地问。

“我建议你可以用那种最高分贝的声音对他吼。”已经学会看人类脸色的南道，在明白了童暖暖的肢体语言后，先远离噪音圈，怕会被波及。

“天堂来的，这支箭是你射的？”童暖暖还没有发作，她走到北遥的面前打量着他。

“正是小神。”北遥优雅的欠身。

“既然你要射小狗，为什么不瞄准一点？竟然射到我的身上来？”童暖暖忿忿不平地问，狗跟人的体形差这么多，他怎么不瞄准一点？“喂……凡人，你不要太过分。”南道忍耐地磨着牙，她也想让他跟只狗在一起？“这支箭是你射的，就帮我们拔出来。”既然找到射箭的人了，童暖暖马上要求射手拔出她心里的痛。

“不要。”北遥笑呵呵的拒绝。

“不要？”童暖暖扬着眉看这一尊射箭的神，承认射错了，他还不肯帮她拔出来？“我冒了多大的风险偷这支箭来射他，叫我拔出来？拔出来后不都没得玩了？”偷那些箭时他要避天兵，射完了箭他要躲通缉，简简单单的让他们的游戏结束，那他干嘛这么牺牲？“你要玩他为什么连累我这个无辜的人类？”童暖暖问这个长相斯文的神仙，心火开始慢慢闷烧。

“喔，意外。”北遥吐吐舌道。

“早就跟你说过了。”南道说过是意外了，她就是不信。

“一句‘意外’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吗？把箭拔出来，你再去射别人，你

要怎么玩那只魔我都不管。”童暖暖火焰渐旺地说，他们之间的仇恨为什么要扯上她？“射中你后，我已经很有成就感了，不必再浪费一支箭。”反正只要能够困住南道，射中什么他都不在意。

“你的头上有光环，你是神吧？”童暖暖看着他头上的那圈光环问，由心态来看，他不是神，但由特征来看，也的确不是恶魔。“是啊。”北遥点头。

“人人都说神爱世人，难道神都不做善事的吗？”为非作恶，哪个会像他这样？因为他，她对天上的神仙彻底改观。

“凡人，这个神不会做，他只会暗算。”南道在旁边补充北遥的特性，他是神类中的异类。

“抱歉，我是天使脸孔恶魔心，天堂正在缉捕我。”北遥附和南道的话，很抱歉地对童暖暖说。

“你……”居然有这种神，童暖暖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

“我说过他是个逃犯，而且心比我的还要黑。”南道懒洋洋地说，那家伙只有外表像神，骨子里比恶魔更坏，天堂才当他是叛徒。

“我的心黑？南道，我把箭射向你们就是在做善事。”北遥自认为活了将近三十载，唯一做过的善事就是拿箭射他。

“做善事？快把这箭拔出来，把那只魔弄走！”原本还能忍住怒气的童暖暖终于爆发，她指天骂地的吼着，这个神比那只魔心地更坏更欠揍。

“南道，她的声音好高……”被童暖暖特有的声音吓到的北遥，忙不迭地躲到早就料到的南道身边。

“你现在知道我被你害得多惨了吧？”南道怨恨地看着他，人间噪音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里。

“她每天的音量都是这样吗？”北遥大惊小怪地问，从没有见过人能像她这样叫，大开眼界。

“今天算是满小了。”南道习以为常地说，刚才的分贝还不算高，没破以前的纪录。

“我不管你是神还是魔，总之，把这半支箭从我身上弄走，然后滚回你们的世界去，还给我清静的生活！”童暖暖在他们两个的面前对北遥叫，再不把她胸前的断箭拔出来，她不只想要除魔，她还想杀神了。“南道，你怎么抵抗这种噪音的？”北遥捂着双耳将两眼睁得老大，在这种噪音下他怎么熬得下去？“听久了就能适应，而且她还没尽全力叫，这个音量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没捂耳朵的南道耸着肩说，她的实力还没全部展现，他还可以忍耐。

“可以接受？我的耳朵简直不行了。”北遥楞住了，像她这种叫声，只怕路过的神仙都会被吓得掉下来。

“我说过你不该来的，问你要留只耳朵的理由现在明白了吗？”南道开开心心的咧嘴笑道，早问过他了，是他自己想让听力丧失的。

“这种噪音，我完全明白……”北遥惊怪地点头。

“北遥，她死后我不会收她，她要去你家。”南道靠在他的身边火上加油地说，他是地狱太子，可以有权不收人，但是北遥这个天堂的叛徒没权阻止。

“去我家？她这种叫法会把天堂翻过来。”北遥揪着他的领子说，他要把这种噪音制造者送去天堂？天堂会被他毁了。

“让她上去后，不出三年你们天堂会寸草不生、渺无神烟，所有的神仙统统都要来人间流浪，北遥，你就要无家可归了。”南道畅快地打落水狗，

只要有这一名人类上去搞，天堂不存在后，世上就属地狱最大。

“你私仇公报！”卑鄙小人，他们之间结的梁子，他竟然要害他赔上整个天堂。

“谁教你要射中她？”南道气极地问，如果不暗算他，他怎么会这么倒霉留在人间活受罪？“那时候是意外，我怎么知道我会射到这个爱叫的女人？”他怎么知道箭头一歪就差了这么多，地球上有这么多的女人，却独独射中这个女人。

“她爱叫？我这阵子是怎么活过来的，你知道吗？她不但声音高，打人的速度更快，你看，我的脖子已经歪了一边。”叫声算什么？南道指着自己的脸，他这个才严重。

“噢……怪不得你的脸老往右偏十度。”北遥同情地掩着嘴，难怪他总觉得南道的眼睛看他时角度歪歪的。

“你们，看我这边。”像一座死火山的童暖暖，用很轻柔的语气对那一神一魔道。

“啊？”他们两个一起转过头来，两记快如旋风的巴掌，让他们两个的脸颊一起向右偏了相同的角度。

“我在生气，你们敢聊天？你们以为站在谁的地盘上？”有心情聊天？对她视而不见？“痛。”第一次领教巴掌神功的北遥，楞楞地抚着脸颊说，长这么大他从没被打过，而对他首开先例的竟然是个人类？“爽。”南道对她的打法早已适应，他细细地体会脸颊上的麻辣痛感，然后致谢地对童暖暖说。

“爽？被她这么打你喊爽？”北遥抚着被打红的脸问，又狠又使劲，眼泪差点被逼出来，他还喊爽？“打习惯了，如果你留下来每天让她打，也会像我一样被打得很有快感。”南道揉着脸部作挨打后复原运动，也顺便调整颈部又被打偏的角度。

“你称这个叫快感？”北遥转过来问他，这种可以痛上三天的感觉他说是快感？“快、狠、准。对吧？”南道觉得满享受的，而且她这次特别用力，他可要好好回味。

“我要走了。”北遥认为南道已经被这个人类打疯了，他再不离开也会被打疯。

“这样就想走？你不是说我们是好朋友吗？朋友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大家一起当。”南道勾着他的肩说，只被打了一下就想走？他的耳朵还没聋，太便宜他了。

“这种福你自己享，我的脸会偏成三十度调整不回来。”北遥扯着他的手臂，他才不跟他一起变态，他这么英俊的脸会被打成馒头。“不用客气，留下来和我一起承担，这祸水是你射的。”南道更用力的捉住不让他走，要可怜大家一起来。

“我不想变聋子，脸部也不要变形，不要拦我。”北遥拚命挣扎，留在这里他会五官不全。

“凡人，他想一走了之。”南道边和北遥的蛮力对抗，边向童暖暖告状。

“烂摊子还没收拾你就想走？”童暖暖握着拳头走到北遥的面前问，这个神仙射了箭还想扔下他们不管？“我无能为力，这支箭只有丘比特才拔得出来。”北遥没办法，这件事本来就不是他能力所及，他留下来能做什么？“你是神仙，你去叫那个和你同行的爱神下来拔。”童暖暖命令他，箭从哪

里来的就去叫箭的主人来。

“我被通缉，我还去找他？我会被他万箭穿心。”北遥死也不答应，丘比特会把他拿去当靶子射。

“这里是人间，你们神魔之间的仇和家务事我都不管，尤其是你这个罪魁祸首的！”童暖暖拉下他的耳朵对他大叫，那只身不由己的恶魔她还可以原谅，但是这个神她绝不原谅。

“我的左耳听不见了……”余音还在他的耳中回响，北遥痛苦地蹲在地上。

“报应唷！”他也会有这一天？早就退得远远避魔音的南道，看了北遥凄惨的衰样后，幸灾乐祸地说。

“你去不去？”童暖暖拎着北遥的耳朵问。

“去，我去……”北遥连忙答应，深怕又会招来另一波魔音震破他的耳膜。

“凡人，他比我更不讲信用，我是发誓当放屁，而他是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放屁，你别上他的当。”比了解自己更了解北遥的南道，不肯轻易放走北遥，他飞到童暖暖的身边告诉她真正的小人是谁。“又一个没信用的？”童暖暖眯眼看着手中的神，另一手把他头顶上的光环扯下来。

“凡人，把我的光环还给我。”光环被抢的北遥，连忙把自己的东西由女抢匪的身上抢回来。

“你投资格当神，在你不把那个爱神找来替我们拔箭前，这个就留在我这里，没收。”童暖暖站在和她连成一气的南道身边，有了把柄她就不信这个神不肯替她办事。

“还我！”北遥推开南道，动手和她抢。

“你来拿啊。”童暖暖拉开上衣的领子把光环放进去，有本事就从她的胸前拿。

“你以为我会对人类客气？”北遥撩着袖子说，又不是第一次碰女人，她以为他不敢？“北遥，如果你碰了她的胸部，你的脸会偏成九十度，以后都要横着飞。”南道虽不去阻止北遥即将铸成的愚行，但还是本着一点魔类的良心警告。

“我就不信。”北遥不信他挡不下这个人类的快速巴掌，伸出手就想朝童暖暖的胸部探去。

“啪！”这次北遥的脸颊足足偏了九十度。

“她……”北遥被打得转不过脖子来，他以不置信的眼神看着正好在那个方向等他的南道。

“你和我的法力半斤八两，而我没有一次闪得过她的巴掌，我已经亲身证明过好多次了，你若不信邪就再让她打。”南道帮他的脖子转回角度，推他上前再去领教。

“喂，你去不去？还是你想继续讨打？”童暖暖扬着专门用来打神魔的右手，她觉得这个神打起来也跟魔一样很有弹性。“南道，我怎么会射中这个女人？”北遥知道自己的光环拿不回来了，再去拿也只是讨打，他很挫折地问。

“报应。”南道叹了口气道。

“谁的报应？”北遥看着和他一样脸上都有红红巴掌印的南道问。

“你的，还有我的，我们都不该来人间，这里太险恶了。”

“恶魔，你这次又叫谁来？”童暖暖又在深夜看到有人从她家的窗子飞进来时，对着睡在天花板上的南道问。

“我没叫他们来。”南道飞下来看，一看到来者是莫然夫妻，他摆着臭脸说。

“南道，你被北遥拿箭射过后，日子过得还真不赖。”莫然看着南道脸上还没消的巴掌印，他在人间的日子果然有色彩，深红色的。

“你们今天来做什么？时间又还没到。”南道任他嘲弄，知道这两个人和北遥一样，是来看他的难堪。

“我听说北遥在你这里吃了大亏，不但没嘲笑到你，还被抢了光环威胁他去找丘比特，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整回来的。”曲曼婷想到前几天北遥跑去找他们诉苦时，脸上也有一样的巴掌印，她不知道这两个神魔之间的战争居然有了另一个优胜者。

“抢光环的人是她，整北遥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南道一手指着童暖暖，一手指着脸上的巴掌印说。

“她敢打神仙？”一向看不起女人的莫然颇感讶异，普通的女人不敬神还敢打神？“我有什么不敢打？”童暖暖怀有敌意地问这个头上有撮白发的男人，敢犯她就该打，她管那北遥是不是神仙？“北遥怎么会射中我们人类？我还以为他会射中电线杆。”曲曼婷审视这位貌美的同胞问，对于不能看到南道抱着电线杆谈恋爱深感遗憾，连在一旁的莫然也跟着点头。

“电线杆？你们这一对夫妻……”没想到他们比北遥更狠，居然把目标设在电线杆。

“恶魔，他们是人类？”童暖暖听到正在看她的女人说她也是人类，迟疑的问。

“和你同一类的。”世界上就人类最没心肝，而他还不幸地遇上这两个。

“可是他们会飞，普通的人类不会。”刚才还看他们两个飞进来，人类怎么会做这种事？“他们是人类之中的变种，人类该有不该有的能力他们都有，会飞只是小事。”南道瞪着他们两个，这一对有特异功能的夫妻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他们怎么知道你中箭这件事？”童暖暖马上怀疑这两位同胞是否也有参与射箭这事。

“这个女的有，虽然这个男的没有，可是他袖手旁观，所以他们两个都算是有参与。”南道左右手各指一个，他们是共犯，都是害了他的人。

“小姐，我们人类怎么会害人类呢？别听这只魔乱说。”曲曼婷挥着手笑道，把罪过推得干干净净。

“我现在不论是人、神、魔都不相信，只要和那支箭有关，就是和我有仇。”童暖暖摇着头说，上次那个神来的时候也是笑得很善良，谁知却是个邪恶之神，这次换人类对她笑，她不会再轻易相信了。

“你这么恨那支箭？”莫然莞尔地问，第一次看到单身的女人会恨爱神，这个女人与众不同。

“那支箭把我的人生弄得天翻地覆，你说我恨不恨？”童暖暖瞪着身旁跟她同居许久的恶魔告诉他，她恨那个丘比特没事为什么要创造出金箭为害世人。

“南道，虽然你是魔，但你在人间实在是太不会做人了，让我们的同胞恨丘比特恨成这样，天堂会怪你破坏他们的名声。”莫然口是心非的对南道

开训，他身上插着金箭来砸人家天堂的招牌？干得好！

“我管天堂那些神怎么想？我只想快点把这支箭拔出来。”天堂倒不倒或者会不会让这个凡人怨恨都跟他无关，只要这支箭还插在他身上一天，他和天堂就有仇。

“射中了这么美丽的小姐，你还想拔箭？你是嫌我们人类长得没有魔类美？”曲曼婷推了他一把问，射到这么美的女人他还要拔箭？是哪一点不满意？“长相不是真正的主因！”南道抱着头喊，如果只有长相这个问题就好了，原因就是出在这个女人的问题太多了。

“有什么苦衷不妨说来听听。”莫然要笑不笑的问，别人的痛苦就是他的快乐，他很乐意听。

“我不能说，我怕你们还没走惨事又会在你身上重演。”南道指着脸颊上的巴掌印说，他在睡前才又被她甩了一巴掌，余痛未消，再怎么有快感，短时间内也不能再来一次。

“南道，你除了我们两个外，还怕其它的人类吗？”莫然像发现新大陆般地问，这个女人也能让魔害怕？同志？“小莫，请你读我的心，就会了解我在人间有多么痛苦。”南道敞开双手，要求莫然用读心术看看他在人间所受的苦。

“很有快感的日子？”莫然往他的心看了一下，然后露出怪笑问，他看到南道被甩了无数次的巴掌和每天双耳遭虐的过程后，愈看这个敢打魔类的女人愈顺眼。

“你能了解我为什么这么想拔这支箭了吗？”身受重创的南道希望莫然能够同情他。

“辛苦你了，不过，人生本就该充满苦难，我管不着。”莫然压根儿就不同情他，他怎么被人虐待是他的事。

“小莫，你认为该让他拔箭吗？我觉得他们很相配，不拔也很好。”曲曼婷认为这一人一魔的组合相当不错，也许那个乱射箭的北遥真的不小心射对人。

“你说什么？我和这只魔相配？”童暖暖很委屈的问，把她和这只魔相提并论？她还是不是同胞？“小姐，这只魔不错，他还是地狱的首席太子，将来他老爸挂了要继承地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天堂如果灭亡了，整个世界就他的地位最高，和他在一起。

你可以做世界第一夫人。”莫然搂着爱妻对她说，能和身分地位最高的恶魔射在一块，她可以坐拥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完全不费工夫。

“谁希罕什么第一夫人？我只要他快滚。”童暖暖很有志气地说，她没有别的梦想，她只想要回到原来单纯的日子。

“我巴不得能赶快离开这里，不用你请！”南道恶声恶气说，他也很有志气，不要和人类谈恋爱。

“小莫，你看他们，这种情形是因为金箭还没有发挥作用吗？”曲曼婷看他们在一旁吵了起来，不禁抬起头问莫然。

“作用还没完全发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莫然看了他们相互仇视的样子后，皱着眉头表示。

“北遥射他们的箭真的是丘比特的金箭？”曲曼婷在想或许是北遥拿错了箭，才会对他们没效果。

“纯度百分之百，错不了。”莫然在读过南道的心后已经知道那把金箭的

制造过程，北遥没偷错，那支金箭是正品。

“他们两个关系恶劣成这样，我怀疑丘比特的招牌。”看他们都快动手打起来了，金箭的品质非常值得怀疑。

“丘比特的信用一流，天堂里也只有他还有点用，被丘比特的招牌箭射过，他们的关系一定会变，这一点你就不用怀疑了。”莫然拍拍她的头，现在他们虽然形同水火，不过，一旦时间到了，情势会来个大逆转。

“曼婷，你有没有办法问你的神力拔出我的箭？”和童暖暖吵了一顿后，南道一肚子怒气问曲曼婷。

“帮你我有什么好处？”曲曼婷斤斤计较地问，没有好处的事她可不会做。“地狱免费七日游？”南道扬着眉提议。

“不干。”曲曼婷没兴趣，要去旅游她宁可去天堂玩一玩，地狱吸引不了她。

“我可以叫书记官少记你一笔，让你死后不必下地狱，我不收你这号人物？”南道再献上另一个好处，这个曲曼婷从前作恶多端，虽然年纪轻，可是早就列在地狱的名簿上了，她死后一定要下地狱。

“多谢，但我已经在天堂预定好位置了，我再怎么大奸大恶都免下地狱。”曲曼婷不感激的看着他，她早就叫她一个当天使的朋友帮她安插好天堂的位置，不用他开恩。

“我让你去地狱游览，由我弟弟当导游，你爱怎么玩弄他都随你。”南道没办法了，只好出卖自己长相俊帅的风流弟弟。

“你有弟弟？”曲曼婷没听说过他有弟弟。

“我老弟比小莫还帅十倍，对女人风趣又温柔，以后我如果不管地狱，就是他的权力最大，他是王位第一候补者。”南道变出一张赛勒的照片给她看，不断地说他老弟的好话。

“我帮你。”能够玩老公以外的男人，而且长得不赖，身分又高？曲曼婷决定收下这种好处。

“南道，你敢这么做，我会把你的地狱给卖了。”莫然撕掉那张相片对南道警告，敬用这种方法利诱他老婆？就算有十个地狱，他都会把它整垮。

“我现在只顾我自己，能不能回家已经无所谓了。”他都自身难保了，他还管有没有家？不拔掉这支箭，就算有家可以回，他下半辈子也会活得很辛苦。

“小姐，看在大家都是同胞的份上，请你帮帮忙好吗？”童暖暖看这个叫曼婷的女人好象真的有法子拔出金箭，她也加入南道的行列去求她。

“他的身价不错，你真的不想要这个恶魔太子？”曲曼婷认真的问，觉得童暖暖似乎很讨厌南道。

“不要，我不管这只魔是什么身分，我就是不要。”是人类她还能考虑一下，偏偏是魔，她不要爱上恶魔。

“好吧，我试试。”曲曼婷叹口气，打算拔出他们都不想要的箭。

“曼曼，你要替他们拔箭？”莫然伸出手覆住她能使用念力的双眼间，她想坏北遥的事？“他们是被北遥乱射而不是被丘比特射中的，强迫他们在一起，也不会有好结果。”曲曼婷轻轻拉开莫然的手说，她当初参与北遥的计画时并不知道会这样，不帮他们拔出来的话，她会制造出一对怨偶。

“对对对，快帮我们拔。”南道和童暖暖不停的对她点头。

“你的毛病就是太有同情心。”莫然不以为然，他老婆常对人类心软，不

管他怎么教她都学不会再残忍一点。

“不行吗？”曲曼婷挑着眉问。

“可以，你爱做就去做，有什么后果我不管，”莫然不想因外人而和老婆坏了感情，他朝旁边退了一步，随便她怎么做。

“你们要我拔谁的？”曲曼婷摆好架势，问那两个等着要拔箭的人和魔。

“拔她的她会叫痛，先拔我的。”南道说。

“同胞，你没有意见吗？”曲曼婷依旧有礼地征询被排挤在后的童暖暖的意见。

“没有，反正他的皮厚又没痛感，就拔他的。”童暖暖耸耸肩，那只魔想先当实验品就让他去，只要他们其中一个能拔出来就好，她无所谓。

曲曼婷点点头，转向南道，集中精神把双眼的力量都用在南道胸口的箭上。

“曼曼，不要做了。”莫然发现曲曼婷在使用念力一段时间后，额间开始冒出豆大的汗。他怜惜的对她说。

“曼婷。还拔不出来吗？”南道看曲曼婷已经用上所有的念力了，可是胸口的金箭却没什么动静。“不行，我拉出一吋，它就陷两吋。”曲曼婷和那半支金箭拔河，她一直努力不要让那半支箭再陷进去。

“那不是愈拔愈深？”南道和黄暖暖神经紧绷的问。

“是陷得比以前深，好费力。”曲曼婷不愿服输，对抗着那半支金箭的神力。

“停。不要拔了。”莫然遮住她的双眼，强将她拉回怀里休息。

“它更进去了！”南道看着胸口的箭慌张大叫，拔不出来还更进去？那不都白费工夫了吗？“据我估计，这玩意在下次月圆时就会完全没入你们的心脏。”莫然抱着曲曼婷对他们说，他不要再将他老婆的力量借给别人，何况他们根本就不得救。

“下次月圆？不是说有三个月的时间吗？”童暖暖心急如焚，怎么时间又缩短了？现在还不到两个月。

“谁教你们一直拉一直拔？当然会愈陷愈深。”莫然边擦着曲曼婷额上的汗水边说。

“你刚才怎么不说有这种后果？”南道和童暖暖异口同声的问，明知道后果还不阻止？“是你们自己想拔箭，我为什么要警告？”莫然不屑地问，他从不管别人的死活，虽说他也是人类，但他才没有人性该有的弱点。

“凡人，你说我没人性，你看看你的同胞，这才叫没人性！”南道指着没良心的莫然对童暖暖说，心地最恶毒的就是他们人类。

“笨魔，都是你害的，你看，我的箭也陷得更深了。”童暖暖感觉身上的箭也更进去了，她抱怨地打着他的肩头。

“小莫，快点帮我想办法把这个鬼东西弄出来。”为了这支金箭，南道什么面子都不要了。“能帮我也不帮，我天生就爱看热闹。”莫然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他最喜欢见死不救。

“曼婷，我们是不是朋友？”南道再问还有一点点人性的曲曼婷。

“不是。”曲曼婷一口否认，损失太多体力她累死了，套交情她也不要再帮。

“臭恶魔，你的人缘真好，尽交这种朋友。”童暖暖冷眼看老是交些损友的南道。

“曼曼，搭着我的肩，给你看一样好东西。”莫然为了要让老婆彻底死心不再帮别人，把他刚才读过的内容也让她看。

“噢……喔？”曲曼婷闭上眼搭着莫然的肩，靠他的特殊能力，看到这些日子发生在这一人一魔之间的事。

“你还要帮他们吗？”莫然淡淡地问。

“不帮，走了，一个月后咱们再来看闹剧。”曲曼婷张开双眼说，早知道是如此，她一开始就不要帮。

“小莫，你们别走。”南道看着唯一能救他们的两个人就要走了，苦苦在他们身后留人。

“南道，承认吧，你中箭了。”莫然搂着曲曼婷的腰转过身来，莫测高深的对他说。

“我本来就中了这支鬼箭！”这还用说？没中箭的话他胸前插的这支是什么？“笨蛋，我说的不是那个，用点智商想。”莫然真受不了这个没有头脑的魔，讲这么明白了还是不懂。

“你说的是哪个？”南道实在想不出来他话里的含意，皱紧了眉心问。

“你中了爱神之箭，再过不久，你就会高唱四个字。”此时莫然脸上的笑容远比真正的恶魔还要邪恶。“哪四个字？”南道竖起双耳，准备恭听。

“给我爱情。”

第七章

“恶魔，你想出办法了吗？”童暖暖望着月历上的日子，问坐在对面跟她一样烦恼的南道。

“还没。”南道坐困愁城，想不出能够解救他们两个的方法。

“再过一个星期月亮就要圆了。”再一次月圆，她的心情变得愈来愈糟，他们两个就快要没有时间了。

“我知道。”南道看着窗外的上弦月，有种想要把月亮射掉的冲动。

“你还在发什么呆？我们不能一直耗时间，再拖下去这箭会永远拔不出来。”从他的朋友来过后他就什么事也不做了，这几天他每天都跟她一样在屋子里发呆。

“凡人，我想绑架那个多事的丘比特。”这是唯一能快速解决事情的办法，而且他要在丘比特替他们取出箭后，把金箭都扔掉，让这玩意不能再害其它人。

“你办得到吗？”童暖暖期待地问，和他相处久了后，她也变得什么坏事都敢做。

“有点困难，而且我也不知道天堂的大门在哪里。”南道蹙眉，他不知道该怎么上天堂，路太难找了。

“叫那个神仙去绑，他绑来了我就把光环还给他。”童暖暖拿出那个一直摆在她口袋里的光环，他如果不能上去绑架，可以叫那个神仙去做。

“那个逃犯从不接受要挟，何况他这么久都没有来找你要，可能已经重新订作一个新的光环了。”南道要她打消如意算盘，北遥不会受人类的威胁，早就不知跑去哪儿逍遥了。“这个不就没有用了吗？”童暖暖以手指转着光

环间，她还想拿这个当赌本，没想到那个神更聪明也更没信用。

“你可以把它拉大尺码当呼拉圈摇。”南道趴在桌上懒懒的建议她。

“恶魔。我们去看心脏科会不会有救？也许医生可以开刀把我们的箭取出来。”他说的没错，没有一个神可靠，既然如此，她应该朝还有一点可相信的人类下手。

“凡人医生？哼。”南道抬起头看她，哼了一句后又趴回原位发愁。

“哼什么？你有别的办法吗？”童暖暖把光环掷到他的头上问，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还在嚣张什么？“这支箭是用神力做的，人类的医学？没作用。”就算人类把他的胸膛剖开来，只怕也找不到那支金箭在哪里。

“难道我们要一直让这支箭留在我们的身体里？”童暖暖也学他趴在桌上，跟他一样变得很颓废。

“我正在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把它拔出来，你不要在我耳边吵了，好吗？”南道抓着头发说，他要用脑她却只会用嘴，中箭的有两个，可是只有他这个魔在努力。

“你想办法，我想后果。”童暖暖很悲观，开始想着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和又会发生什么事。

“战还没打完你就认输？”南道声音拉高，这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她就不能往好处想吗？只会触他霉头。

“恶魔，如果这支箭是真的，那它会不会像是神话故事那样……”童暖暖想了一会儿，以惶恐又害怕的表情看他。

“怎样？”南道不喜欢她现在的这个表情，他们还能再怎么惨？“快，你去打电话。”童暖暖急急忙忙地推着他，她不想还好，会想愈觉得事情大条了。“打给谁？”南道弄不清状况，坐在椅子上不肯动。“打电话去天堂给那个乱射箭又没善心的神仙。”当务之急就是先找到那神把话问清楚。

“我才不屑打给他，而且那逃犯也不在天堂。”南道不愿意和她合作，叫他打电话给那个有仇的逃犯？不要，打去只会被笑。

“你不屑？你不想知道中箭后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吗？”童暖暖摇着他的肩膀问，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存有神魔之间的偏见？“死心塌地。”被他摇来摇去的南道没精神地告诉她。

“什么？”童暖暖握着他的肩膀不动，他早就知道结果了？“小莫说中箭后会死心塌地。”他在中箭的第一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了，虽然说他现在还是不相信。

“我会对你死心塌地？我不要。”童暖暖掩着脸慌张地说，她要 and 人类天长地久，海枯石烂，而不是跟一只魔。

“你担心什么？以我们之间相处的情形来看，只会对对方恨之入骨，用不着烦恼这点。”南道瞪着她说，这表情是什么意思？看不起他吗？他再怎么样也比人类强。

“那支金箭还有没有其它的副作用？你问过吗？”童暖暖的精神已经进入警戒状态，开始想象其它更严重的后果。

“其它的副作用？”南道从没想过这点，小莫没有对他说过还有其它的副作用。

“我们上次嘴巴贴在一起就是副作用所致，把所有的副作用全都告诉我，我不希望还有其它的意外出现。”童暖暖希望能先有心理准备，她没有办法再接受其它的意外。

“你认为我们……我们还会有别的意外发生？”轮到南道变得慌张，上次的意外已经把他吓得半死，还会有别的？“你说过我看起来很好吃。”童暖暖脸红地告诉他，并且尽量不要想起上次那个热吻的过程。“北遥……”南道听完她的话后紧张地变出一本联络簿，开始在上头找着北遥的名字。

“你不是不屑打给那个神吗？”是谁刚刚还那么高傲的？现在他也懂得紧张？“都什么节骨眼了？自尊算什么？我可以不要。”南道满头大汗，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被他遗弃很久的号码。

“你打给那个神的话一定又要打长途的，这次不要用我的电话，你去外面打公共电话。”童暖暖不准他在她家打长途电话，他上次打到地狱去只讲了几分钟，她却得付上万元的电话费，死人的电话都这么贵，神的一定会更贵。

“我可以用这个。”南道左手一伸，变出另一个通话工具。

“行动电话？”童暖暖揉着眼看他手中的电话，现在连恶魔也跟人类一样时髦？“北遥那家伙跟我用的还是同一牌子的行动电话。”南道终于找到了北遥的号码，在整本簿子的最后一页最后一行。

“神仙……也用行动电话？”那个神要把电话放在哪里？翅膀里头吗？“科技昌明，你们人类都进化了，你以为我们神魔还跟千年前一样？”南道玩着手上的话机问，这个东西他们比人类先流行了五十年，也比他们更普及。

“是是是，地狱进化了，天堂也进化了，我们人类最落伍。”童暖暖随他爱怎么损，只想让他快打电话。

“天堂没有我们这么文明，他们还拿箭射，我们都是用枪。”如果那个爱神把箭进化成枪，北遥也就不会瞄不准射到这个女人。

“好啦，你快打。”童暖暖在他唠叨更多前催他快打。

南道拨了号码，一只脚不停地踏着地等着接通。

“通了吗？”童暖暖急躁地问，怎么这么久还没通？那个神到底住哪里？

“还在转接，也不知道那家伙晃到哪里去了。”南道也不耐烦，北遥一定不在天堂，若在天堂的话早就通了。

“北遥？”电话突然通了，一大堆杂音里夹着一个熟悉的男音。

“喂，告诉我中了这支箭后最坏最坏是什么下场？”南道不拐弯抹角，劈头就问。

童暖暖在旁边看南道的表情变化，心里隐隐不安。

“什么？你把话说清楚……北遥，北遥？”南道对着话机大喊，可是另一头接电话的神却神气的让这通电话断讯。

“死北遥，敢挂我电话……”南道忿忿地烧了那电话。

“那个神说什么？”看他烧了电话后，童暖暖不敢抱希望，结果一定很惨。

“他只说了四个字。”南道又气又烦地飞来应去，说了四个字就挂他电话，而且还是用很可怕的声音告诉他。

“不会吧，又是四个字？”童暖暖的希望火苗彻底熄灭，上次那个叫小莫的人也是说了四个字的话，只是四个字，就让他们两个快烦死了。

“无法克制。”南道飞到她面前，头痛不已地告诉她。

“这是什么意思？”童暖暖思索着这四个字，无法克制？无法克制什么？

“我怎么知道？他又没解释。”南道吹胡子瞪眼，光听就不愿去想这四个字的含意。

“你说会死心塌地，你那个叫小莫的朋友说你会高唱给我爱情，而这个神又说会无法克制……”童暖暖收集所有听来的后果，脸色白得像死人。

“你想出来了？”南道盯着她的那张死人脸问。

“不，我不会这么惨，是我想错了。”童暖暖敲着自己的头否认地想出来的答案。

“你想错了什么？”看她这个样子，南道更害怕了，心底的不安渐渐发酵。

“我们两个可能……可能会无法克制的死心塌地追求爱情。”童暖暖皱着眉对他说，综合许多的答案联想后，她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最可怕的答案。

“我不要有这种下场，你想错了，不要这样想。”南道脸色青白地摇头，他不要跟人类混一辈子。

“恶魔，如果这个恶梦成真了怎么办？”童暖暖失去力气坐在椅子上问。

“凡人，我们都是受害者，你肯不肯撇开以前的恩怨，和我一起对抗丘比特的箭？”南道不愿就这样被那些损友玩死，力图振作地推着她问。

“你要我和你结盟？”童暖暖也很想从逆境里求生，只是，他有办法让他们摆脱对方吗？“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南道指着金箭对她说，这箭是他们目前最大的敌人。

“好，我可以委屈一阵子。”童暖暖同意的点头，只要能摆脱对方，一切好谈。

“为了不让小莫和北遥说的后果成真，我们必须加强我们仇视彼此的程度。”南道列出第一项他们得做的大事，他们可以用恨意来对抗金箭的爱意。

“这个很简单。”童暖暖微笑，她早就恨他入骨了，要更恨他还不简单？再多打他几次就行。

“这是心理方面，但在生理方面，我可以用魔力抵抗，你有没有定力抵抗？”心理建设固然重要，但生理方面更困难，失败的话一定是败在这点上。

“我有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支配我的身体。”身体是由脑子控制的，只要她集中精神应该就可以。

“你？可靠吗？”南道对她的话不太有信心，上次吻她时她还叫他继续，投入的程度跟他差不多。

“我一定能够克制。”童暖暖认为自己绝对能够拒绝这只恶魔肉体上对她的强烈诱惑。

“要不要先实验看看？”很没有安全感的南道，打算先试试他们能够克制到什么程度。

“你想怎么实验？”童暖暖不知该怎么进行实验。

“用老方法。”南道指着自己的嘴唇，只有这个方法可以马上试出来。

“你不是在假公济私又想吃我吧？”童暖暖开始怀疑他的诚意。

“我现在没有胃口，你到底要不要试？”有那么惨的后果等着他，他哪还有吃她的心情？“我要提醒你，你在吻我的时候要想着你是多么痛恨人类，知道吗？或者你就一直想你被我打的那种感觉。”童暖暖希望他不要忘了他们原本的目的。

“你也不要忘了你恨我这只恶魔。”想她的巴掌他只会有快感，他宁愿想那个令人发狂的叫声。

“你有没有信心？”当南道拉近她环着她的腰时，童暖暖仰着头问他。

“试过就知道。”南道的精神在碰触到她时渐渐聚不拢，他含糊地说，俯身去寻找那令他觉得昏乱的唇。

“等……等一下，恶魔，你有没有在想我们说过的话？”童暖暖觉得他愈吻愈无法收拾，欲罢不能。

“我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南道把她抱得更贴近他的身体，舌头划过她的唇瓣，进入另外一个天堂。

“不要吻了，我的脑子也被你弄乱了……”童暖暖喘息不止地说，双手违背意志的抚摸他宽阔的背。

“再让我吻一下，再一下就好。”南道拨开她的衣领，亲吻着她的颈子，又沿着她脸部的线条吻回她的唇。“一下不够，根本就不够。”童暖暖抛弃理智，沉醉地回吻他。

“你……”南道在童暖暖吻上他的耳朵时，勉强地找到都被他们两个抛弃的理智，他拉开距离看着她。

“天哪，又来了？”童暖暖也回过神来，不能相信他们刚才的所作所为。

“这就是北遥说的无法克制？”南道这下知道北遥在电话里为什么会笑得那么得意了，刚才那个吻他挡都挡不住。

“恶魔，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抵抗？你的魔力呢？”童暖暖是第一个算帐的人，之前说好的他都没有做到。

“我才想问你的意志力跑哪儿去了？你为什么鼓励我？”南道也要找她算帐，都是她一直鼓励他才会失控。

“因为……”童暖暖抬起头，双眼在近距离一接触到他的眼眸后，理智又没了。

“煞车，你快踩煞车。”南道悸动又回味地看着她靠上来的红唇，猛然咽了口气，摇着她。

“什么？我，我又？”童暖暖不知道自己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出现。

“糟糕，真的没有办法克制。”南道觉得全身亢奋，一直阻止自己想将她拉回来吻的念头。

“我不要和恶魔在一起。”童暖暖靠在他的手臂上自怜。

“我也不要和人类在一起。”南道也悲惨地说。

“恶魔，我想我只能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避免我们无法克制。”童暖暖这次不敢再直接抬头看他了，她把脸偏向一边对他道。

“我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南道的脸则是转往与她相反的方向。

“不然要怎么克制？”就连现在她整个身体都还热腾腾的，心脏还是快得不像话。

“保持距离，我们以后都要保持距离，太危险了。”南道放开自己开始在她腰上乱摸的手，向后退了一步看着她。

“我同意，保持距离……”童暖暖也往后急急退了一大步。

“以策安全。”他们两个都太不安全了。

“恶魔，你又越界了，保持距离。”童暖暖手里拿着一只鸡毛掸子，赶着又不小心超过设定界限的南道。

“你的房子这么小，喝杯茶拿个报纸都会碰到你，怎么保持距离？”南道诉苦，一间小房子，住了一只魔一个人，吃饭上厕所都会碰到，要他怎么躲？“你用飞的，我用走的，我们就碰不到对方。”童暖暖指着天花板告诉

他，他从上面飞，她在下面走，大家都不会碰到。

“你不是说你讨厌我在房子里飞来飞去？”他为她着想，她还叫他往上飞？“就是要讨厌你才叫你飞，我们不是要加强仇恨程度吗？”童暖暖重申之前的盟约，为了避免他们真的会爱来爱去，她只有努力恨他。

“我的翅膀好沉重，飞不动，我只能用走的。”南道拉着自己的翅膀对她说。

“飞不动？你没魔力了？”童暖暖惊慌地问，他这只魔如果没魔力了，他怎么回地狱去？“魔力还在，不过最近看到你的时候就会突然减少，有种使不上力的感觉，翅膀也变得不听话。”南道揉着自己的肩膀说，很奇怪，每次靠近她时，他就像遇上了法力高强的法师，魔力都被她吸光了。

“你的身体还有什么异状吗？”童暖暖流着冷汗问，不知道那支金箭还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副作用。

“多了，一言难尽。”南道愁眉苦脸，他身体上产生了许多异状，而且是很难说出口的生理反应。

“一言难尽的话，你试着简单的说。”童暖暖关心备至，因为他的异常现象很可能会危害到自己，她得好好关心他。

“亢奋。”南道抬起灿亮的绿眸盯着她，光是在这个距离看着她，他就觉得很亢奋了，如果再近一点的话，他可能会演变成性冲动。

“算了，其它的不要说出来，我不想再知道。”童暖暖尴尬地掩着脸，怕会听到更色情的字眼。

“凡人，你会不会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南道走近她问，中箭的人不只他一个，因此会有异状的应该不只他一个。

“有……”童暖暖垂头娓娓承认。

“你也要简单的说明吗？”南道拿着她的鸡毛掸子，当成麦克风恭请她发言。

“我觉得……我觉得我像一只猫。”童暖暖细声细气的招认，这阵子，她觉得自己好象不再是人类，而是猫。

“猫？”南道皱眉苦思仍不得其解，她的异状是像猫？怎么跟他的不一样？“发情期的。”童暖暖又小声的说明，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统治了她，使她忽然很希望他能爱她疼她，还有……“凡人，什么期的都好，不要发情期的好吗？”南道如临大敌地问，发情期？这不就跟他一样了吗？“我也想啊，可是看到你我就会……就会……”童暖暖无奈地把玩着手指，支支吾吾的说不下去。

“无法克制？”南道知道唯一的解答是什么，他低着头在她的面前很悲惨的问。

“离我还一点，我不想学猫叫。”感受到他靠得太近的气息，童暖暖七手八脚地推开他，胸口的心脏卜道卜通跳不停。“你快变成猫，而我快变成色狼，我们都被那支金箭动物化了？”南道避到一边问，眼睛离不开她晕红的脸蛋，频频按着自己的胸口喘气，都怪那支箭，害他们不像人、魔不像魔，都像动物。

“去问你的死对头，他们天堂为什么要发明这种金箭？我想当个凡人，我不要变成猫。”童暖暖捂着脸庞叫道，她不要发情，她不要对恶魔发情。

“你以前说你要当大理石。”南道在生理状况镇定许多后。声音哑哑地说，她如果是颗石头的话，他们两个现在都不必烦恼了。

“现在当大理石也不管用了。”她的心又硬不回去，成天只会乱跳，对一只魔有反应。

“凡人，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目前动物化的方法。”南道非常不想当动物，他胡乱的想了半天，想出一个烂方法。

“什么方法？”童暖暖欣喜地问。

“我回去地狱叫那个孟婆熬两碗汤给我们喝。”南道想过了，天上的神是不会帮他的，而人类也没同情心，所以，他回去地狱找自己人最妥当。

“喝汤可以除金箭吗？”童暖暖很纳闷。有这种汤他怎么不早端出来？“不是，喝了孟婆汤以后就会把以前的事忘光，我们都会忘了中金箭这回事。”叫那个老太婆把孟婆汤给他们当忘情水喝，他们就不会落到最坏的下场了。

“如果喝了那种东西后，我们不但会忘还会失去理智，到时候只剩下兽性怎么办？”童暖暖比他有远见，若是不把箭拔出来，只怕他们忘光仇恨后，后果会更难收拾。

“只剩下兽性的话……”南道也陷入长长的思考中。

“我会被你吃掉，而你也会被我吞了。”童暖暖脸红地说他们将会直接跳到最坏的结局。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南道气馁地坐在地上问，他已经想遍所有可行的办法了，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用。“你有吗？”童暖暖也头痛地抚着眉心问，他这只魔力无边的恶魔都想不出来了，她这个平凡的人类又能如何？“没有。”南道和她对看了许久，然后垂下肩委靡地叹道。

“恶魔，我觉得我好象今天才第一次认识你。”童暖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脸，忽然这么说。

“你的视力又不好了？”南道扬着眉峰问。

“我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你的长相。”她现在才看清楚她以前一直忽略的长相，她发现这只恶魔长得真能勾人魂魄，如果他善用长相，也许她早就失去定力被他勾走。

“你嫌我耳朵难看，全身漆黑，还长了一对你讨厌的翅膀。”南道还记得她曾经嫌他一大堆，从没听她夸赞过他半句，他来了这里后，就一直怀疑自己的魅力对人类没效。

“你的脸，我不曾仔细看过。”童暖暖两眼发直的盯着他，红着脸发呆。

“给你看。”南道见她看得入神，他好心的飞到她面前，把脸靠在她的脸前让她看个仔细。

童暖暖盯着他的眼瞳渐渐放大，深吸一口气，脚步凌乱地退到一角，抚着胸口努力喘息。

“你在做什么？”南道看她喘得很辛苦，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又引起她的不适。

“呼吸。”童暖暖按着发烫的脸颊，她刚才居然会觉得他长得令人心动？而且心动到几乎想要把他吞下肚来爱？“呼吸？人间的臭氧层又变薄了？”南道紧皱着一张脸问，空气污染又变严重了吗？“是我家的臭氧层变薄了。”童暖暖拍着脸颊，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太靠近他，她就觉得呼吸不顺畅。

“会吗？我觉得空气很好啊。”南道无声无息地靠在她的身后，吸的都是同一种空气，怎么他的就不会比较薄？“你不要靠近我，最少要保持三公尺以上的距离。”童暖暖惊吓的发现他又贴上来，她赶紧把他推开至安全的范

围。

“为什么？”南道觉得她推他的掌心热烘烘的，感觉很好，很想要再让她的手放在他的身上。

“你一靠近我就觉得空气变得好稀薄，我好象因为你而得了高山症。”童暖暖老实的说，她家因为有他在就变成高山区了，再不与他保持距离，她会需要氧气筒。

“喔？那这样呢？”南道着迷地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双唇，揽至怀里替她做人工呼吸。

童暖暖似乎在他的唇里找到了她需要的氧气，她拚命地汲取，想要让她快窒息的身体得到空气，南道源源不断地供给她需要的一切，于是一个简单的人工呼吸，很快地就走了样，变成了难解难离的热吻。

“你……又……”童暖暖在他的嘴边呆问，眼底盛满了不信。

“我怎么……”南道也惊讶得说不出话，他刚才只在想而已，怎么他就不由自主真的做了？“呼吸、呼吸……我没有爱上他，没有……”童暖暖低着头对地板说，她不敢相信那个吻竟会让她觉得有浓得化不开的感情。

“我不会爱上她，不会！”南道仰天对着天花板说，这个女人再怎么美也不该让他心旌动摇。

“我们都同意这是中箭后的副作用，不是其它的因素对不对？”童暖暖说服自己这么认定，一定是那支金箭的关系，金箭的病毒跑到她的脑里让她产生那些怪思想。

“对，是副作用。”南道完全赞成她的说法，他的魔力可能是不够强，但他的心还在，不可能因这个女人而倾倒。

“所以刚才的事，我们……我们就把它当成意外。”童暖暖想要把失常的现象归为不该发生的意外。

“哪有那么多意外？”南道皱着眉低下头问，老是推给意外，说太多次就没有说服力了。

“难道你要承认吗？”童暖暖不愿服输地抬起头问他，下半辈子输在一支金箭上？还是射偏的？说出去她就觉得丢脸。

“不，不承认，我是第一太子，我不会爱上你这种凡人。”南道看着她的脸庞，极力不去想她的嘴唇尝起来味道有多好。

“我也不会爱上你这种人人不魔不魔的男人。”童暖暖望着他的脸刻意地只看着他的尖耳朵，而不敢看他俊美得过火的脸。

虽然他们都说得很坚定，可是，两个也都觉得像在说谎骗自己。

“你说。”南道紧握着她的肩要她亲口告诉自己。

“说什么？”童暖暖的视线一被转移至他的脸上，她的两眼就呆住了。

“说你讨厌我，大声的说。”南道要她把以前喊过的话重新对他喊一遍。

“我……”不知为什么，童暖暖就是无法说出口，她无法记得她当初是怎么讨厌他的。

“你之前不是一直嚷嚷你讨厌我这个恶魔吗？你不是爱尖叫要我滚吗？现在为什么不再叫了？”南道看着她欲言又止的表情可紧张了，他不停地替她复习她说过的话。

“那你呢？”童暖暖被他逼得受不了，她把话锋转到他的身上去。

“我？”南道乱转着眼珠，不敢把眼睛的焦距定在她的脸上。

“你又为什么不说？你说憎恨凡人，我是你说级数最低的人类，你说啊！”

童暖暖忽然很希望她能够再听到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嘲笑，远比现在这种让人心慌的气氛来得好。

“我……我说不出来。”南道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说出老实话。

“我也是。”童暖暖也向他坦承。

“我们愈来愈无法克制了。”南道凝视她说，手不受控制地搂上她的腰。

“恶魔，你还不放手？这个距离很危险。”童暖暖透过衣料，觉得腰间一阵清凉，她慌乱地想推开他。

“凡人，再让我吃一口好吗？”南道愈看她的唇愈忍不住，他沙哑地在她耳边说。

“不行，不安全。”童暖暖瞪大了眼，他们连靠在一起都会有危险，再给他吻还得了？“只吃一口，我不会把你全部吃掉。”南道央求，他真的只想吃一口解饥。

“只有一口？”童暖暖听了他的声音不禁颤栗，瑟缩着已经被他乱啃的颈间，忍不住闭上眼睛享受他的温存。

“嗯，一口。”南道意乱情迷地说，挪正她的下巴，吮吻至她的嘴里。

“停……停！你要把我吃到床上去了！”当被吻得神智不清的童暖暖发现脚下的地板会动时，张开眼一看，他们吻着吻着，不知何时已从客厅转移地点来到她的卧房了。

“我什么时候解开你的衣服的？你……你也把我的衣服脱了？”南道被他的声音喊醒，他讶异地看着他们两个衣衫不整的模样，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做的。

“我说过不安全嘛！”童暖暖羞赧的穿好自己的衣服，看到那容易令人想入非非的裸胸时，顺便连他的衣服也一起替他穿好。

“凡人，快赏我一巴掌，用最痛的那种。”南道希望能因肉体的疼痛寻回理智，自讨苦吃地要求。“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打你？”童暖暖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么想被人揍，是因为被他打成被虐狂了吗？“让我的理智清醒，你打是不打？”南道又用凶暴的口气吼，好人她打不下去，但他每次当坏人她一定打。

“你清醒了吗？”童暖暖快速赏了他一巴掌，表情淡淡地问着他。

“好爽……”南道不但没有因为她的巴掌而清醒，反而捂着脸颊陶醉无比，整个人觉得飘飘然的。

“恶魔，打你不是要让你有快感，是要让你清醒，不要再回味了。”童暖暖看他回味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直线了，拚命地晃着他的肩膀。

“凡人，你再打一次好吗？”南道被打得不够过瘾，要求她再打一次。

“我不打你了，这样只会让你无法自拔，你忘了要我打你的目的了吗？”童暖暖摇着头说，他成了被虐狂，而她会打上瘾头成为虐待狂。

“要不，你试试在我耳边尖叫，我最怕你的高分贝，也许这招会有效。”南道甩头，把自己从快感中拉回来，想要她用尖叫把他叫醒。

“这样够不够大声？”童暖暖拉下他的头在耳边大声的问。

“仙乐飘飘……”南道的情形更严重了，他不像以前觉得她的叫声是魔音传脑，反而像是天籁。

“什么？”童暖暖被他吓得六神无主，她用尽全力尖叫，他还沉醉成这样？“你的声音真好听，再叫一次。”南道的嘴边挂着满足的笑容，享受地闭着眼睛对她说。

“恶魔，你醒醒，不能败在那支箭下，你败了我要怎么办？”童暖暖拍着他的脸，那支金箭的威力怎么这么大？居然让这只魔完全脱胎换骨。

“凡人，这真的只是金箭的作用？”南道沉默了很久，轻声地问她。“当然是，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反常？”他以前不是这样，甚至连声音都变调了。

“我怀疑我们之间还有别的。”南道放开她，总觉得好象还有些别的东西使他被她吸引。

“还有什么？”童暖暖看着他的眼神，全身不自在又心慌地问。

“很可怕的两个字。”南道慢慢地告诉她，人类说打是情、骂是爱，他会不会在无意之间也有了所谓的爱情？“不要说，一个字也不要说出来。”童暖暖大概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捂着他的嘴说。

“你不否认？”南道拉下她的手，眼神明亮地看着她。

“我怎么会可能……不对，好象有可能……”童暖暖深吸了一口气想否认，但很快地又如泄气的皮球般，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是否爱上了他。

南道看着他们两个都在怀疑自己，抚着额头说：“要命，我想我这次真的会栽在意外里。”

第八章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愈黏愈近？”南道与童暖暖背靠着背，一起坐在窗前，看着天上那颗已经快圆的月亮发呆。

“近得像苍蝇和苍蝇拍。”童暖暖长叹，他们都想保持距离，可是随着月亮渐圆，都变得不由自主的想接近对方，要保持距离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

“谁是苍蝇？”南道转正身子，心情恶劣地问她。

“谁有长翅膀？”童暖暖指着他的鼻子间，她才没有飞来飞去的本事。“虽然很贴切，但你没有更好的形容词了吗？”南道垂着肩膀问，整个人无精打采的。

“捕蝇草关系？”童暖暖又找出一个很像他们现在的情况来形容。

“罢了，反正我们只是动物……”南道不胜唏嘘，他们是被金箭动物化的动物，已经不人不魔了。

“有兽性的动物。”童暖暖发出更深长的叹息，如果定性不好的话，他们又会做出一些无法克制的事。

“我觉得，除了洗澡上厕所外。好象有条线绑着使我们形影不离，我想这也是金箭的副作用。”南道懒洋洋地玩着她的长发，以前碰她都会换来又痛又爽的巴掌，现在他怎么摸她好象都已经无所谓，反而很喜欢他这么做。

“喂，你不是恶魔吗？你有没有什么法术可以解开这支金箭的法力？”童暖暖也在替他的长发绑发辫，绑了又拆拆了又绑，最后她决定替他绑个马尾。

“这金箭是天堂的玩意，和我们地狱法门不同术语不同，能解开我早就自己解开了。”以前他如果有从北遥那边偷学几招天堂的法术就好了，可惜当时自尊心太强又瞧不起神类，现在才会落到这个下场。

“你还说你是万能的恶魔，你根本就是无能。”童暖暖埋怨，他什么都不怕，却栽在这支金箭上，法力再高有什么用？“凡人，说清楚，我是哪一

方面无能？”南道握着她的长发拉近她问，说他在其它方面无能没关系，但在某一方面就不行。

“法力方面……你想到哪儿去了？”童暖暖看着他认真的脸，恍然大悟地推着他的脸问。

“你现在又想到哪儿去了？”南道邪邪地笑着，笑看她的脸在月光下又红成一团。

“是你先误导我，故意要我去想你在那方面……”童暖暖脑袋里跳出许多限制级的画面，连忙挥手驱散自己的不良思想。“想什么？哪一个方面？”南道勾着她的衣领问，故意用脸磨蹭她温度高的手掌。

“色魔。”童暖暖抬着他的颈子，他愈问她愈想，害她现在满脑子都是春色无边的画面。

“至少我没说出来，原来……你也在跟我想同样的事。”南道心情愉快地吻着她的手。

“恶魔，我们已经够乱了，你别再乱了行吗？”童暖暖垂头丧气地说，他们现在连仇视对方都做不到了，他还勾引她，等她又被他迷倒时，金箭的副作用会发挥得更快。

“只是口头上乱，又没实际上乱。”南道不以为然地说，思考犯罪不算真正犯罪，说说也无妨。

“你已经在做实际的动作了。”童暖暖捏着他正在解开她上衣扣子的手。

“又是无法克制。”南道呆楞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的手是什么时候跑到她身上。

“都叫你保持距离了，你就是不听。”童暖暖抬起脚贴在他的胸膛上隔开一脚之遥，两手忙着把自己的衣服扣好。

“凡人，如果我们再多一点无法克制，迟早有天会变成……”南道看着她匀称光滑的腿，大大地咽了口口水，赶在自己想把她的腿生吃下腹之前别开目光。

“变成什么？”童暖暖紧绷着气息问他。

“无法收拾。”南道漫不经心地说，一手不受控制地抚上她修长的腿，来来回回地抚摸着。

“什么叫无法收拾？”童暖暖脸红心跳地收回自己的脚，往后退了一步问。

“大概是这样。”南道又坐到她的身边，在她的耳边小声地把他的想法说出来。

“你……我们才不会这样！”童暖暖燥热难安地叫着，掩着脸不去想象他们会那么做。

“难说，谁晓得这支金箭接下来会把我们弄成什么地步。”南道认为自己应验坏事的直觉很准，因此如果真的会发生这种事，他毫不意外。

“继捕蝇草之后，我还能变成什么？”童暖暖心情灰暗地问，那支金箭还能再把她变成什么？“水鸟。”南道像算命仙帮她卜出未来。

“水鸟？鸭子？”童暖暖蹙着细细的眉问，水鸟？比猫更退化？“鸳鸯，常被你们人类画在脸盆上的那种，也有人绣在枕头上。”南道用手摸着她的眉，把她的眉恢复成一条直线。

“我和你？”童暖暖的眉在他的手指中又往上翘，她会和他当一对鸳鸯？她会和一只魔在一起？“凡人，我可能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吃你。”南道的手

指沿着她的脸颊往下滑，滑到她的唇畔。

“因为金箭？”童暖暖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把他那根看起来也很可口的手指吃掉。

“第一眼看到你时我就觉得你很美，而在金箭起作用前，我就已经想吃你了。”南道的手指在她的唇上轻轻划过，然后他再把它贴回自己的唇上，品尝她唇上的味道。

“我长得美？怎么没听你说过？”童暖暖抚着自己烧烫的脸问，从他的口中听他说出这句话，她居然会觉得心安又很虚荣。

“除了性格上有点缺陷外，大体来说，你很适合。”南道的双眼蒙上一层薄雾，眼神蒙眬地看着她。

“适合什么？”童暖暖望着他异样的眼光问，觉得他今晚和平常似乎不太相同。

“我。”南道指着自己，愈看她愈觉得她是与她匹配的不二人选。“你不是……”看着他的眼神，童暖暖心中的警钟大作，她坐在地上边退边问。

“就是你想的那样。”南道亦步亦趋地靠近，把脸埋在她的颈间又吻又舔。

“等……等等，你不说你不喜欢人类吗？”童暖暖以双臂抵挡在他的胸膛上，语气不稳地问。

“我打算破戒，破戒容忍你这低等生物。”南道把身体压向她，在她的面前严肃地说。

“你千万不要容忍我这低等生物，你忘了，你是尊贵的恶魔，那高傲的恶魔心呢？”童暖暖除了用双手外，她再加上一只脚来推挡。期望能唤回以前那个自大又臭屁的他。

“我的心中箭后，自尊早丢到垃圾筒去了。”和她在一起后，他早忘了什么叫自尊。

“恶魔，你的箭全跑进心脏了？”垃圾筒？童暖暖紧张地问，他真的因为那支金箭完完全全的爱上她了？“还没，纯粹是心理和生理需要。”南道看着她抵挡的样子，努力把冲动压抑下来。

“生理需要我可以了解，可是怎么会有心理需要？”他们不是只有兽性而已吗？怎么还会有心理需要？“凡人，人类都是怎么求爱？”南道决定一步一步慢慢来，从最先的步骤向她请教。

“求爱？”童暖暖心跳得更急了，他的副作用一定很强，不然他不会没事问她人类的这种问题。

“我突然很想这么做，不过我没有可参考的样本，你能告诉我基本的入门方法吗？”他很想知道爱情的样子，也很希望能倾泄想要爱人的欲望。

“恶魔，你想向谁求爱？”童暖暖满心的不安，又怕又期待他会将求爱的箭头指向她。

“你。”南道不负所望地指着她说。

“这件事，我们慢慢商量，现在，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妄动，免得将来金箭法力消失后大家都后悔。”童暖暖干笑地劝道，把最后一只手也用上了，四肢并用地想保持他们两个快失去控制的危险距离。

“我喜欢后悔，我想要你这种后悔。”南道不赏脸地摇头，后悔的事他做多了。

再有她这种后悔，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

“你想把我怎样？”童暖暖已经有最坏的打算，可是她怕他的后悔程度

会超过她的。

“把你打包带回家后悔。”南道说出童暖暖最不想听到的话，和她住这么久了，他如果不能带她一起回家会觉得很空虚。

“你要我下地狱？你要杀了我把我带回去？”童暖暖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还不死，为了爱他这只魔而死她会变成冤鬼。

“跟我下去，我保证让你吃香喝辣享受最惠国待遇，以后让你当第一王妃。”南道拉开她的双脚劝哄，他的王妃一位悬置已久，只要把她带回去，他不用举行选妃典礼就能让心爱的人坐上那个位置继承大统。

“恶魔，你若带我去你的地狱会垮，你不是说好要让我上天堂？”童暖暖笑得很勉强的问，她感觉天堂离她愈来愈远，相反的。她已经快踩到地狱边缘了。

“我改变主意了，而且出尔反尔，我想把你绑到地狱让你每天在我耳边叫，你的叫声我只想留给自己听，我不要那些神也有福气听到。”没有信用的南道握着她的手腕，开始想象以后有她陪伴左右的生活。

“你被我虐待成瘾了？”童暖暖悔不当初地问，如果早知道打他会让他上瘾，会使他变成这个德行，她以前绝不会动手打他。

“不是虐待，是快感，我爱上了脖子被打歪的快感。”南道陶醉地回想过去的经历，爱极了她的狠劲。“这种快感是不正常的，快点把它戒掉，你还年轻，以后一定能改过来。”面对一个变态，童暖暖极尽可能地当个心理辅导员。

“你打我的时候更让我心动，那种表情，那种架势，还有那种力道，受不了，想到就让我很冲动，再打我好吗？”南道闭着眼问，把她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脸上。

“你要忍耐，忍着，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有没有听过？”童暖暖把手自他的脸上缩回来，好言劝他回头。

“你对我没有快感吗？”南道突然睁开眼，把俊逸的脸庞挪至她的鼻尖问。

“有是有，可是我没有像你想把冲动付诸实行的念头。”童暖暖不能呼吸了，差点把自己的唇印上他的。

“既然你也有，能不能让我实行？”南道舔着她的唇问，觉得她的唇比以前更甜了。

“打你？”童暖暖怕自己又会不由自主的跟他吻得没完没了，她捂着自己的嘴把话问完。

“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只是打他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了，他想要另外一种会让他们两个万劫不复的经验。

“不能，绝对不能！”想要让她失身？童暖暖心里再怎么想要也不肯答应他的要求。

“可以，反正我们都想要。”南道温柔道，不停地用手指撩拨她热呼呼的身躯。

“恶魔，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童暖暖拨开他的双手，虚弱地摇着头对他说。

“你的样子好美。”初尝爱情滋味的南道，眼底洋溢着满满的情意，他缓缓地呵着气在她的唇边说。

童暖暖怕自己也会陷进去，只好推开他赏一记耳光，想打掉他眼中的

情意绵绵。

“过瘾，再来。”南道偏着头意犹未尽，心底有说不出的畅快感。“恶魔，控制一下你的自律神经，否则我会把你打得看不出原形。”童暖暖了解现在无论是用打用骂都敌不过那支金箭的威力，她试着在他们还没沉沦之前板着脸孔对他说。

“凡人，既然射中你，而这支金箭我又解不开拔不掉，我们将就一下吧。”南道静静地握着她的双手，然后用那双绿得像碧玉的双眼直望进她的眼眸深处。

“将就什么？”童暖暖迷乱地盯着他那会吸人灵魂的双眼问。

“我们再来无法克制一下好不好？”南道双手开始拓展碰触的版图，悄悄地溜到她的背后上下地抚摸。

“只是无法克制？还有没有别的？”童暖暖眨了眨眼回神问，背后舒服的感觉让她几乎不想再去思考。

“单纯的无法克制而已。”南道又诱又骗地说，把她和他之间拉得更近。

“你的眼神让人很难相信。”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的不只是无法克制而已，还看到有一团欲火在烧。

“我发誓，我只会做无法克制的事情。”南道举着一只手，轻易地说出誓言。

“不，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恕不奉陪。”又在放屁，童暖暖抵着他的胸膛，把持着自己快失控的情绪。

“我只吃固定的地方，颈部以下绝不会乱吃。”南道暂把目标放在她的颈部以上，其它的等到她神智不清时再说。

“你的眼睛告诉我你言不由衷。”童暖暖不信任，被他骗太多次了，真话与谎言，从这一双眼睛她就能看出来。

“让我做，好不好？”南道低头在她耳边央求。

“我……”童暖暖敏感地缩着颈子，整个人被他压在墙角无处可躲，忍不住伸出手拥着他。

“做吧，我们都会觉得很好的，来，很快就好。”南道诱惑地吻着她的唇对她说。

“好……不过，不可以无法收拾喔。”童暖暖在自己意乱情迷时，热烈地回吻要他保证。

“一定。”没有多久，童暖暖就发现她又被骗了。

“不要这样看我。”童暖暖焦躁不安，躲避一双跟随着她并且会让人沉溺的眼眸。

“无法克制。”南道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她，用心捕捉她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表情。

“不要跟着我。”童暖暖大喘了一口气，在屋内走来走去，想甩掉跟在她后头的南道。

“无法克制。”南道在她身后嗅着发闲淡淡的柠檬香味，和她身上暖暖的气息，他握住她的双肩，沿着她香味四溢的颈间细细吻着。

“不要吻我……”童暖暖半推半就。

“无法克制。”南道感觉到她上升的体温正一点一滴温暖着他，不禁想得到更多她给予的温暖和热情。

“恶魔，你需要冷静，我也需要冷静，我们保持距离好不好？”童暖暖调整紊乱的气息对他说，不对劲，什么都变得不对了，再不离他远一点，她会找不到那个原本的自己，把心和灵魂都交给他。

“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你，而你也需要我。”南道捧着她的脸蛋深情地看她，把她的心弄得更乱。

“那是金箭的副作用。”童暖暖虚弱地推着他的肩，想要拒绝脑中不受控制的心思。

“这不只是金箭的副作用，我们之间还产生了许多意外的情感。”南道知道她和他一样陷入了沉重的情感里，但他知道金箭不会让他如此神魂颠倒，不会让他这么想爱一个女人。

“什么意外的情感？”童暖暖张着水亮的大眼看着他。

“你和我对彼此都有的好感，而且我们在金箭的副作用中更加钟情对方。”南道抚着她的脸颊轻声细语，温柔的笑容缓缓展现在他的唇角。

“我没有，是你自己在乱想。”童暖暖偏着头急急否认，可是心里想的却和嘴上说的完全相反。

“你有，因为你投入的程度和我一样。”南道把她的脸转回来。不容她躲避。

“我……投入什么？”童暖暖脸部的温度逐渐上升、沸腾，在他的眼中整个人变成一只被煮熟的虾子。

“昨晚的事。”南道边说边回忆。

“那是意外！”童暖暖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她就不能克制心底的悸动。

“喔，意外，那我告诉你，我意外的发现我们都对做那件事有志一同，非常能够意外的配合。”南道扬扬眉，看她要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意外”这两个字上到什么时候。

“你还说？是你又骗我，你骗我骗得让我失了身。”童暖暖揪着他的衣领，什么只有无法克制不会无法收拾？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让她挽回，这下好了，不要说无法收拾，现在什么也无法挽回了。

“我想停，可是停不下来，而且你也没有要我停。”那种情形、那种热络的状况，他们都不想喊停，都想更深入地爱对方，这不能怪他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你明明知道会无法收拾，你还诱我那么做？”童暖暖还是把罪过怪到他的身上去，当初他不提议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你说是意外啊。”南道顺着她的话说，等着看她激烈的反应。“不要再推给意外，你这次要负起责任来！”童暖暖不再把意外当借口，她气愤地要找他负责。

“那的确不是意外，因为我非常想要你，我爱上你了，这件事，你应该也早就知道。”南道笑开了俊容，她不把事情归为意外就好，他们会那么做，其实都是很想要对方。

“因为那支箭，所以我们爱上彼此？”童暖暖从他的笑容里知道自己又上当了，她气结地问。

“丘比特的牌子老、信用好，再看我们发展至今的情形，我看无法砸他爱神的招牌了。”他还以为他会有机会去天堂踢馆，照这情形来看，他好象还要送天堂一份大礼才对。

“你委屈吗？”童暖暖声音低哑地问，心底很害怕他对做过的事情后悔。

“委屈？”南道搞不懂她的意思，至今他都很快乐，哪来什么委屈可言？“你爱上一个人类。”童暖暖指出事实，他这个尊贵的地狱太子，爱上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类。

“至少你的身材比电线杆还好。”南道半开玩笑，经过昨晚上，他对她的身材更有信心了。

“恶魔……我在跟你说正经的！”童暖暖发怒地扯紧他的衣领，他还有心情开她玩笑？“我不委屈，我现在很庆幸射中的是你，也许我是被那半支金箭弄乱了头脑，但我的心没有，我相信你自己也很清楚。”南道偷袭地吻了她一记，语调正常地对她说。

“你不能否认这支金箭的作用真的很强，是不是？”童暖暖挫败地问，只因为一支箭，他们两个都会赔上下半辈子，爱对方爱得死死的。

“嗯，作用强到连我也没有想到。”南道摇摇头，他不知道那支金箭会激起他那么深刻的感情，他还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有。“我认了，就算你是魔我也认了。”童暖暖垂头叹息，爱都爱上了，她现在有门户之见也来不及了。

“爱上我不好吗？”南道有意见了，她在叹什么气？爱上他有什么不好？“你是一只魔。”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多她不爱，却选上了一只魔，品种和类别都和她不相同的魔。

“魔也有心，而且我会对你死心塌地，有保证的。”南道安慰她，也许他发的誓没有用，可是这支金箭是最好的保证。

“只要不是你保证的都可以信。”童暖暖靠在他的胸前，她现在整个人都被他掳获了，同是中箭的他，情况大概也跟她一样。

“我如果不值得信任，你还可以相信丘比特。”南道搂着她的腰，心满意足地感觉她盈绕他的温暖。

“丘比特的箭怎么会断？”童暖暖至今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各有一支断箭，她以前听说爱神的箭都是一箭穿心的。

“北遥说我的皮太厚，但要不是我的皮太厚让箭一半卡在我这里，我可能一见到你就对你爱得无法自拔，让你连适应的时间也没有，胡里胡涂的就爱上我了。”如果就这样让他爱上一个陌生人，他也会害怕和不愿，还好他们之间多了一段了解对方的适应期。

“如果我当初知道这结果是不能更改的话，一开始我就坚持到底，叫你不要拔我的箭，因为你信邪，害我被你拔得快痛死了。”童暖暖想到就痛，白白多痛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谁能想到那么多？你还当我的盟友呢。”南道振振有词，当初不信邪的人不只他，她还不是想赶快把箭拔掉让他滚出她的生活？“变成这样，我们这些日子的努力都白费了。”童暖暖苦着一张小脸，他们这一人一魔的决心和坚持，到了最后他们还是敌不过爱神的魔力。

“北遥到老都会拿这件事来笑我。”南道则是预料到那一批射他箭的人神会嘲笑他到老死。

“被那个神这么整，你甘心吗？”童暖暖很介意地问，虽然那个神很可恶，但是这个魔对她的感觉更重要。

“不甘心。”南道臭着脸，他当然不甘心被那批人强迫摆布。

“所以爱上我你也很不甘心？”童暖暖沮丧地问，他果然是不情不愿地爱上她，不是出于真心的。

“一开始是这样，但后来又变了，现在我只要能看到你就觉得很满足，

对你，我是真情挚意，现在的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南道抬起她的脸颊细细地吻着，把她的忧虑和不安一一吻掉，如果金箭会让人盲目的迷上爱情，他愿意盲目的爱她。

“你真的能满足于我这个人类？地狱里没有别的女人吗？”童暖暖安静地搂着他的腰问。

“就算有，我也不会有这种情感，单单你一个我就吃不消了，我不要割舍我的感情给别人，我只给你一个。”南道又摇又搂地哄着她，微笑地感觉她的热度正在融化他的心。

“真的是死心塌地？”童暖暖闷在他的怀里问，这支金箭的品质这么好？“塌得不能再塌了。”他的世界已经倒了，全塌在她的手里。

“我们从敌对变成盟友，再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十支金箭炼成一支的效果太强大了。”童暖暖趴在他的胸口看着他的金箭，这把金箭能让他们从仇人的状态变成热恋状态，效果太好了。

“所以我才会对你无法收拾，可以原谅我了吗？”南道低着头向她为昨晚的冲动致歉。

“我自己也没有坚持到底，只能怪自己的定力不够。”童暖暖叹了口气道，她昨晚彻底被他迷惑，想压抑的感觉被他引爆出来后，她才知道她对他着迷到什么程度。

“凡人，你长得比一般的人类美，怎么会单身等被这半支箭射中？”南道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人间的人类竟然会让她这种女人单身到现在，让他捡了个宝。

“我的凡心难动。”童暖暖仰起头笑道。

“我的魔心也很难动。”南道忍不住把她的笑容捕捉进唇里，仔细的用心感觉。

“你的标志呢？”童暖暖发现他把他的尖耳和翅膀都收起来了。他今天还换了个颜色的衣服。

“你说过你不喜欢看，我就收起来了。”南道对自己的这身打扮还不太习惯，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像只魔。

“你开始为我着想了？”童暖暖爱笑不笑地问着他，看着他一脸的不自在。

“我想讨好你。”从没讨好过女人的南道很困难她说出口。

“你已经心甘情愿的败在那支箭下了？”童暖暖摸着他的耳朵问，难得他肯这么放下身段。

“我不是栽在那支箭里，我是栽在你的手里。”南道的耳朵被他愈拉愈尖，他也只有任她玩，叹息地说。

“我打人很痛。”童暖暖玩着他可尖可短的耳朵，眨着眼说自己的缺点。

“我喜欢你的泼辣劲。”南道老实承认，虽说一开始很令他生气，但后来被打出快感，他倒觉得很享受了。

“我的叫声分贝很高。”童暖暖再说他最不能忍受的一点。

“我喜欢听你叫，我在地狱里没听过比你更特别的。”在他的耳朵有抵抗力后，不知自己是怎么搞的，竟然不听会觉得怪。

“你说我神经质。”童暖暖若有所思地望着他。

“以后你就没空发神经了，我想你会没有时间。”南道话中有话，吻着她的眉心。

“你这么迁就我，目的是什么？”童暖暖把他的双耳拉长，以怀疑的口气问他。

“我要你也栽在我的手上。”南道不要只有自己为爱发疯，他要拖她一起来。

“我们被射的不是同一支箭吗？要栽早就跟你一起栽了。”童暖暖拍着他的额头，笨魔，不栽在他的手里她怎么还会跟他一起无法收拾？“再来无法克制好吗？”南道诱哄地在她唇边喃喃地问。

“好。”童暖暖攀着他的颈子任他全心全意吻着。

一声沉重的咳嗽声，打断了他们刚开始的吻。

“赵叔？”童暖暖看到赵森后，好想原地挖个地洞钻下去，不知道这个赵森又听到多少了。

“又打扰到你们了？”赵森不只是脸红，连白色的头发都像快被烧焦了。

“老头子，你没看到我们要做什么吗？给你三秒钟出去。”南道不再对这个人类摆出善良脸孔，以他本来的恶魔之脸催促他。

“我是来催你们缴房租的……”赵森被他的脸一吓，支吾地说。

“多少钱？”南道不耐烦地问，手里还抱着童暖暖。

“两……两万。”赵森不敢靠脸色难看的南道太近。

“凡人，两万是多少钱？”南道对人类的货币不熟，他低着头问童暖暖。

“我没有钱了，你用魔力变这种纸拿二十张给他。”童暖暖小声的告诉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千元大钞，要他快变出一叠钞票打发赵森。

“拿去，出去。”南道一眨眼就弄出一叠钞票，交给赵森后把他推出去。

“他看到你变魔法了吗？”童暖暖怕他恶魔的身分在人类面前曝光。

“没有，我们再继续。”南道勾着手指对她说，正想把她捉回怀里继续刚才的吻时，赵森又站在门口敲他们的门。

“啊……我还有件事。”赵森犹豫地说。

“你还有什么事？”南道两眼冒火地盯着这个老是出现的不速之客。

“我只是想说，年轻人，天还没黑，等天黑再做啦，不然很伤身的，等老了你们就知道，以后你们会没体力要靠吃药来做，再见。”赵森一口气说完，然后替他们关上大门。

“天哪！”童暖暖捂着脸蹲在地上，她这次真的丢脸了。

“你又要哀悼了吗？”南道蹲在她的身边问。

“恶魔，帮我弄层隔音设备，我这次要叫三个小时。”

第九章

“月亮又要圆了。”童暖暖趴在窗边看着再两天就要圆的明月，心中有着无限感慨。

“凡人，你还想把箭拔出来？”南道敏感地问，把她拉离窗边搂着她的腰看她无奈的表情。

“只是随口说说，没什么特别的意思。”童暖暖耸耸肩，靠在他的胸前。

“随口？凡人，你还在哀悼你爱上我这只魔？”南道抬起她的脸庞问，他们都已经是这种关系了，她还在抱怨？“我已经自怜完毕了，我根本没有

机会选择别的凡人。”童暖暖很惋惜地说，早知道他们会如此，在她被金箭射中前，她该多看别的男人几眼。

“凡人？你还想着别的男人？”南道醋劲很大地问，见不得除了他以外还有人存在她的心底。“我没有想着别的男人，我只是在感叹我爱上你这只恶魔。”童暖暖吻着他气歪的嘴角道，把他皱紧的眉峰抚平。

“爱上我这种魔类有什么不好？”南道双唇在她的唇间流连不去，抱着她走到床边让她坐在他的腿上。

“因为我们人类对你们魔类有刻板印象。”童暖暖仔细地看他这张恶魔的脸庞，试着尽量不要把他和以前听来的印象摆在一起。

“什么刻板印象？”他们人类还把恶魔定型？“我们人类说，好人好事代表死后会上天堂，大奸大恶死后会下地狱，你们地狱的形象不好，住在地狱的恶魔形象当然也不好。”如果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她一定是爱上了最坏的一个。

“我们地狱的形象还不够好？你们人类都不知道我们恶魔有多可怜！”南道心火直冒，他们在地狱已经把善事做尽了，人类不但不知感激还把他们定型成那么差？“你是恶魔，怎么会可怜？”童暖暖看他好象很不予理睬，拍抚着他急促起伏的胸膛安慰。

“我可怜都是因为天堂的神奸诈、会作弊。”南道斜着眼，往上看住在云端上头的那一群小人。

“作弊？”童暖暖捧着他的脸问。

“那些神在黄泉路上作了两个广告牌，一个是他们的，一个是他们帮我们做的，他们在自己的广告上列了一大堆上天堂的资格限制，他们只挑心地善良、对人类世界有贡献、品行最好的人类上去，剩下的都不收，所以那些人类的垃圾才会堆到我们地狱来。”南道委屈的向她诉苦，那些神为了人口问题，一个比一个没格，比他们恶魔还不择手段。

“天堂的神是帮你们地狱做了什么广告？”童暖暖甜蜜的吻着他，帮他去掉满腹的心酸。

“他们只画了一张图。”南道满心愉悦地接受她暖洋洋的吻，在她的唇间边吻边说。

“图？”童暖暖停住了吻，想不透地问。

“一张有温暖的阳光和海滩，海滩上都是穿著比基尼的女人，旁边还有可供享受的美食，比天堂更像天堂，像这张。”南道一手变出天堂私下替他们地狱偷制的广告图片，气得牙痒痒地看着上头的画。

“以吸引程度而言，他们的文宣战打赢了，是不是？”童暖暖一手支着下巴评论，老实说，这张图很吸引人，若是她也会跑去地狱不上天堂。

“我们地狱因此人口泛滥。”天堂的文宣战太成功了，南道想到每天盖不完的印章就又头痛又苦恼。

“笨魔，好人他们收，坏人扔给你，那其它不好不坏的人呢？”童暖暖拿着那张图问，剩下的中间份子都上哪儿去了？“全都在我那里。”南道无力地垂着头，这就是他在地狱每天工作过度的原因。

“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你好伟大。”童暖暖拍着他的肩膀说，他比天上的神仙更有善心，他该当神不该当魔的。

“现在我的形象好不好？”南道挂着难看的笑容问她，她要形象，他这种快累死的形象够好了吧？“好，好可怜。”童暖暖同情地看着他，什么都

收，像是捡破烂的老头。

“魔模拟神类强，而神类又比人类强，所以你爱上我，算是爱上最好的一种。”南道扔掉她手中的画将她搂至怀里，火辣辣地吻着她。

“最好也是最笨的一种，你这个地狱太子，连一个文宣战也打不过神类，大笨魔。”童暖暖推着他的肩说。她的爱人是笨蛋，天上的神仙做坏事的能力都比他强，枉费他空有恶魔的美名。

“天堂把毕加索和孙中山那些有名的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收去帮他们制作广告，我们地狱的人才被他们挖了大半，只剩下希特勒，可是我又不敢用他。”南道有苦无处诉，地狱人才短缺，他想打文宣战也得要有广告人物。“希特勒很有名，你为什么不用？”以希特勒的头脑，应该可以替他作出一份很好的广告。

“用他来号召更多不良分子吗？我们地狱的人口会更多。”那个希特勒死后恶性不改，一心只想把地球上的坏人统统找来地狱，再集结成一支大军。

“笨魔，你再不限制人数，地狱会爆掉。”童暖暖替他着想。

“你有没有什么限制人数的方法？”在地狱里他听多了死人的意见，征询她这个活人的意见，也许会有不同的方法。

“把难民图挂在你家门口，把裸女图挂在往天堂的路上，好的坏的，都给天堂收。”童暖暖是以牙还牙派，天堂的神作弊，地狱的魔也都来学他们作弊。

“试过了，他们定期派神来偷换广告，他们的天使每天都闲着，可以在广告上作手脚，而我们地狱的阎罗管人口就忙死了，怎么换也没有他们的速度快。”南道挥着手说，玩手段？天堂的神比他们还会玩，而且人手也比他们充足。

“这样的话，你不就很忙？”童暖暖心生怜惜地问。

“忙？我快累死了。”要不是还有个赛勒可以和他交班，他每天都要黏在椅子上管人口。

“难怪你的脸色总是青青的。”童暖暖才知道他难看的脸色是被工作累出来的。

“来人间流浪后，我的脸色已经好多了，何况有床，我的脸都是红的。”南道将她的掌心按在脸颊上说，和她射在一起的这些时间，是他最快活最不忙碌的日子。

“那……你还要回去吗？”童暖暖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地问。

“我想要带你一起回去。”南道搂紧她的腰，热情地吻着她的耳垂。

“我还没死，不能跟你去。”童暖暖惨淡着一张小脸，只要她不死，她就无法跟他在一起。

“那我就留下来，你不走，我就不回去。”南道也知道她的难处，他漾着浅浅的笑容看着她。“你不回去谁来管地狱？”童暖暖心底虽然很高兴，但仍忧虑。

“我还有一个弟弟，那些死人的杂事让他去管，我要留在这里陪你，陪我的爱人。”南道扳开她紧握的小手，与他的手交握着，这一个女人，比地狱里所有的死人更重要更可贵，不回去也罢，但他一定要拥有这个女人。

“你弟弟上次还打电话来向你抱怨。”童暖暖无精打采地说，眼底有着深沉的失落。

“凡人，你想赶我走？”南道不悦地抬高她的下巴问。

“笨魔，我当然不想让你走。”童暖暖拥着他的颈子，现在她怎么舍得让他走？“我不走而你也不想让我走，你还在担心什么？”南道拨开她脸上的发丝，看着她没有生气的眼眸问。

“我担心，如果有天金箭的法力失效了，你就飞回地狱，忘了我这个凡人。”要是金箭没作用了呢？他还会不会爱她？“我只有收的习惯，没有丢的习惯，即使金箭失效了也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感情，我不会丢下你，去哪里我都要带着你。”南道细细地吻着她的唇，他的爱是拿得起放不下，有她这个甜蜜的负荷后，他不想让她离开他的身边。

“不管发生什么事？”童暖暖相信他是真心真意的，她微笑地问他。

“我会牢牢黏着你，就像现在一样。”南道把他们两个的身子紧贴在一起。

“恶魔，这支金箭还有可能拔出来吗？”童暖暖想到了一个问题，关于她身材上的问题。

“除非北遥肯找丘比特帮我们拔出来。”南道早就把拔箭这回事忘了，而且现在叫他拔他也不肯。

“你会去求他吗？”童暖暖很希望他这么做。

“作梦。”要他去求那个死对头？“就当我在作梦好了，那个神肯去找丘比特吗？”童暖暖不肯放弃最后一丝希望。

“他若去找丘比特，丘比特会杀了他，凡人，反正我们拔不拔箭都已经来不及了，你就别再管这支箭，也别想不爱我，我不会让你从我身边溜掉，你最好认了。”南道愈听愈火，以为她还有些不情愿，他霸道地搂紧她。

“笨魔，我哪有不爱你？我只是觉得胸口插着半支箭很难看，多不雅观。”童暖暖撇着嘴看向自己的胸部，虽然说那半支箭已经没有露在衣服外头了，可是在她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插了半支箭，她怕身材会走样。

“不雅观？我觉得外表形状看起来还是很好啊，我看看里面。”南道就她的胸部外表观察了许久后，觉得还是应该实际探求才准，他双手勤快地解着她的衣扣替她看里面的情形。

“色魔，不要动不动就解开我的衣服。”童暖暖晕红了脸庞想阻止这只勤快的色狼。

“凡人，你的……”南道解开了她的衣服后，哑口无言他盯着她的胸口。

“我的什么？”童暖暖看他的眼神很欣喜，不禁纳闷地问。

“你看看你的胸口。”南道指着她的胸口说，嘴角的笑容无限扩大。

“箭……不见了？”童暖暖两眼一看，赫然发现本来还插着的箭不知在何时已经消失了。

“你的那半支箭都进去你的身体了，现在你可以不必烦恼胸部雅不雅观。”南道乐不可支地说，她永远跑不掉了，她会跟他一样对他死心塌地。

“可是月亮还没圆，箭怎么提早进去了？”童暖暖指着窗外的月亮问，还有一个月又两天的时间，这支箭怎么不照时间就进去了？“北遥他们的情报不正确，要不然就是他们又骗我。”南道搓着下巴猜想，他受骗的机率相当大，因为那群人和神都没好心肠。“我们无法挽回了，是不是？”童暖暖打开他的衣服，看他的箭也不见了，她好气又好笑地问。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挽回？两颗心都被串在一起了。”南道脱去了上衣和她的胸靠在一起。“那我们还要继续无法克制吗？”童暖暖吻着他唇角的下沿问，觉得只是吻吻他不过瘾。

“早就无法收拾了。”南道边脱她的衣裳边说，最后步骤他们已经做过了，

小小的吻算什么？“那么，我们再来一次无法挽回。”童暖暖勾着他的颈子，笑容灿烂地邀请。

“凡人，你对我的肉体上瘾了？”南道怔了一下，意外地听她这么说。

“跟你被我甩巴掌的情形一样，你的肉体让我觉得很有……快感。”童暖暖掩着红透的脸说，有快感的人不只他一个。

“喔？”南道扬着眉问，克制不住脸上的笑容。

“你不想有快感，让你可以回味上三天？”童暖暖按着自己的右手掌问。

“想，怎么做？”南道直点头，乐意地想参与。

“先满足我的快感，事后我再赏你十记巴掌，包准你回味无穷。”童暖暖拉近了他，双唇开始在他的脸上游走。

“十记？”这么多，他的脸不会被打歪吗？“要不要？”童暖暖对正他的眼眸问。

“要，我要痛快到底。”

“赛勒？”南道刚从卧房出来想喝杯水，讶异地发现挂在他家窗口边奄奄一息的亲弟弟。“老哥，我终于找到你了。”赛勒挣扎地爬进屋内，坐在地板上喘着气看他失踪两个月的哥哥。

“你放着地狱不管跑来人间？现在谁在下面管？”南道闪到他的面前捉起他问。

“我叫青面先替我挡着，我很快就会回去，老爸应该不会察觉我们两个都跑了。”赛勒举起双手挂在南道的手上喘着说，他是用最短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冲来人间，等一下他还要再飞奔回去，并顺道去天堂一趟。

“你上来找我做什么？”南道将他扔到一边去喘气，不理睬他的狼狈像。

“老哥，你不是说被北遥射中丘比特的金箭吗？”赛勒拍拍身上的尘上，挨在他的身边问。

“你大老远的从家里跑来就是要问我这个？”南道防备地盯着他问，不可能，这小子不会这么闲。

“不是，我是来告诉你，我替你找到了解决那支金箭爱情魔力的办法。”赛勒迫不及待地向他说明好消息。

“你找到了？你为什么这么好心？”南道对他提供的消息不感兴趣，反而怀疑起他的用心——“我怕你在人间又一去不回……”被看穿了，赛勒低着头讷讷地说。

“才让你盖两个月的印章你就受不了？”他盖了十年都很认命，这个代班的只有两个月就要捉狂了？“老哥，这是我去天堂偷来的金剪。”赛勒在他数落完时，拿出一把黄金打造的剪刀对他说。

“这有什么用处？”南道爱理不理的问。

“只要你把你和那个人类之间无形的情缘剪断，情缘一断，金箭的法力就会消失，你就可以离开她了。”赛勒殷勤的向他解释，这用来克金箭的金剪可是他冒了极大的风险偷来的，他得在天堂的神类发现之前放回去。“我怎么都不知道有这样东西？”南道紧皱着眉，心里不舒服地看着那把剪刀。

“是我去问爱因斯坦的，他叫我上天堂去偷。”那个聪明的爱因斯坦真的是愈老愈管用，天大的难事找他问就对了。

“那个老头子太闲了，叫他去做核子弹玩，少管我的事。”南道冷声地说，

那老头再多管闲事，就把他送到天堂去，反正天堂爱人才，他就大方送，让天堂为了核子弹鸡犬不宁。

“老哥，我不要一直替你办公，我也不要当地狱太子，你快点回来好不好？”赛勒苦哈哈地说，他的老哥一天不能回来，他就一天不能休息，他又不是太子，代班也不该代这么久。

“我不想回家。”南道冷淡地说，他现在不但不想回家，还很想逃家。

“你还不想回家？你又要到人间晃七年？”赛勒忍不住大声嚷嚷，他不回去谁去坐那个盖印章的宝座？“不只七年，我想在这里晃一辈子。”南道带着开怀的笑容说，整颗心都放在刚刚出门去买东西的童暖暖身上，他想和她一起在人间待一辈子，都不要回地狱去了。

“一辈子？你不是当真的吧？”赛勒看他老哥一脸沉醉在爱河的怪样，紧张地问他。

“恶魔，你又有朋友来？”买完东西回来的童暖暖，站在门口看着又是一个古怪打扮的访客。

“不是朋友。”南道走过去替她提东西，边吻着她的额头轻声纠正他和来者的关系。

“我知道你认识的每一个都不是你的朋友，这次来的又是谁？”有哪一次来的是他的朋友？大半是仇人，不过，这次来的这个打扮和长相都和他很相似。

“我弟弟，赛勒，专程来向我抱怨。”南道一手搂着她的腰坐在椅子，看着没被邀请而罚站在一旁的赛勒。“抱怨什么？”童暖暖听了心神不宁地问，下意识更靠近南道的身边。

“我会抱怨都是你造成的，我老哥是地狱太子，将来地狱王的位子要由他来接，他必须快跟我回去，你这个凡人不要缠着他。”赛勒以看仇人的眼神瞪向童暖暖，就是这个意外射中的女人，把他老哥拖住人间那么久。

“谁准你这么对她说话？”南道肝火一触即发，他飞至赛勒的面前重重地往他的肚子上打了一拳问。

“老哥……你为了一个凡人打我？”赛勒被打得弯坐在地上问，他作梦也想不到他会因一个凡人而挨他老哥的拳头。

“这个凡人是我的爱人，也是你以后要叫嫂嫂的女人。”南道把他抬起来，重新替他介绍过。

“你爱上一个凡人？难道你不回地狱了吗？”赛勒指着童暖暖问。这种女人在地狱多的是，他却要挑人间的？“恶魔，你要离开？”童暖暖脸色瞬间转白，颤抖地问南道。

“我没……”南道正要开口，赛勒便打断他的话。

“凡人。这把金剪能够解开金箭的法力，可以分开你们俩，你放我老哥回去吧。”赛勒拿着剪刀对她说，对女人一向很在行的他，开始对童暖暖下功夫。

“放他回去？”童暖暖楞楞地问，觉得胸口又痛又难过。

“因为你缠着他，我们地狱都乱成一团了，地狱若乱了天堂也会乱，接下来就是人间跟着乱，他这个太子必须回去，他有他的职责，因为你这一个人类的自私，而危害了整个世界的平衡，我不能让你把我老哥迷走。”善攻心计的赛勒又威胁又严肃地对她说，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她头上。

“我自私？”童暖暖掩着胸口困难的问，觉得以前中箭的地方，隐隐约

约地开始疼痛。

“你当然自私，你抢走了我们地狱的支撑点，就等于抢走了整个世界的支撑点。”赛勒得理不饶人。“凡人，别听他乱叫，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南道怨怪地推了赛勒一把，对童暖暖澄清。

“他不回去，整个世界会变得不平衡？”童暖暖眼帘低垂地问，她私自占据了对世界影响这么深远的恶魔？“对，而你就是祸首，你快点和他分开。”赛勒不顾南道的阻止，上前把金剪交给她。

“这把金剪……真的会分开我们？”童暖暖呆呆地问，双眼离不开那把让她心痛的剪刀。

“对，你和我老哥胸口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只要剪断就能分开了，你和我老哥的身分不同，你配不上我老哥，而且你的阳寿未尽无法下地狱，还是趁早离开他，用这把金剪就能让你们各自回到原来的生活。”赛勒不停地鼓吹，看着童暖暖逐渐动摇。

“也好……我们本来就不该在一起。”童暖暖低垂着头，握紧双拳哽咽地开口。

“凡人？”南道不相信，他蹲在她的面前抬起她的脸看她的双眼。

“恶魔，你剪吧。”童暖暖摊开他的手，把剪刀交给他，别开了脸对他说。

“你……”南道愤怒得无法自己，把她的脸转过来，而她又闭着眼不肯看他。

“老哥，她答应了，你快剪。”赛勒高兴地说。

“凡人，你刚才说什么？”南道执着地问她，却看到她的眼角滑落下一颗眼泪。

“她说她要你走，你不剪吗？我帮你。”赛勒从他手里拿走剪刀，想动手帮他们。

“住手。”南道快速地抢回剪刀，金制的剪刀几乎要被他的力道捏得变形。

“老哥？”“我不准你剪！”南道捏断了金剪，大声地吼。

“你怎么把剪刀毁了？”赛勒看心血付诸流水，急得哇哇乱叫。

“赛勒，你回去。”南道冷静了一会儿，站起来转身对赛勒说。

“你呢？你不跟我走？”只有他走？“我不回地狱。”南道语气坚决地说，为了她的那一滴眼泪，他什么都不想要了。

“你怎么可以不回去？地狱不能没有你！”赛勒着急地叫着，地狱没了主人那还得了？“地狱可以没有我，赛勒，你升格了。”南道拍着他的肩膀说，他这时候才认为弟弟生来有用处了。

“我升格了？我升了什么？”赛勒古怪地问。

“你现在是地狱的太子。”南道把所有的重责大任都推给这个来人间催他回去的亲弟弟。

“我？”那种累死人的位子要交给他？赛勒忽然觉得昏天暗地。

“我放弃当太子，我的位置由你递补，我要留在人间。”南道把心一横，放弃了他高贵的地位，决心留在人间陪伴她。

“我不要当太子，我不要每天盖印章！”赛勒苦苦地哀求他说到做到的哥哥。

“赛勒，你以为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会回心转意吗？”南道按着双拳问他，准备动用高出赛勒一大截的魔力赶他回去。

“老哥……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赛勒害怕地后退，指着这个为情灭

亲的兄长。

“滚回家去，别再让我看到你。”南道不再废话。把这个跑来捣乱的弟弟轰出窗外。

“你……为什么？”童暖暖望着被南道轰出一个大缺口的墙壁，木讷地问他。

“什么为什么？”南道转过身来眯细了眼眸问她。

“既然可以把金箭的法力解除，为什么不回家当你的太子？”童暖暖泫然欲泣地问。

“我们早就沟通过了，你竟然想把我赶走？”南道尖锐的眼神扫向她问，跟她说过的话她忘了就算了，她还当着别人的面要把他推回家？“我怕我会当你弟弟说的罪人。”童暖暖被他凶恶的眼神瞪得不敢抬头。

“我也曾对你说过我的位置有预备人选，你还敢这么说？”南道以一只手抬起她的脸，火气很大地问。

“可是他说我会因为我的自私危害到世界的平衡……”刚才他弟弟说得那么严重，她怕会成为全世界的罪人。

“你相信他？地狱就算没有我也还有他，他只是不想工作，而你听他三言两语说说后就上当？”南道边擦着她脸上的泪痕边问，想让她流过的泪全部收回去。

“恶魔，你很生气？”童暖暖低声地问。

“气死了。”南道用一张恶脸对她说。

“对不起。”童暖暖俯首认错，眼眶里蓄满了眼泪。

“凡人，其实你不想让我走，是不是？”南道将她搂回怀里轻声的问，要不是舍不得他，她这个爱叫的女人怎么会哭？“嗯，我舍不得让你离开我。”童暖暖捉紧了他的肩，把脸埋在他的怀里。

“心很痛吗？”南道感觉胸口湿了一片，拉着袖子擦她的脸颊问。

“好痛。”童暖暖用力地点头，想到他会离开她，她当然痛。“凡人，我知道你的听力一直没有改善，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南道捧着她的脸专注地对她说，他这次一定要让她不灵光的耳朵听进他的话。

“说什么？”童暖暖吸吸鼻子，期待地问。

“这辈子，我要和你钉在一起，我才不管是在地狱还是人间，这次听清楚了吗？”她再听不清楚，他就要打通她的耳朵。

“笨魔。”

第十章

“哇啊！”“什……什么？发生什么事？”南道这次没有因她的叫声而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他已经改由从床上被吓得掉到地上。

“臭恶魔，你快点过来！”童暖暖在卧房内的镜子前，瞪着镜子对他叫。

“三更半夜你又在叫什么？”南道摸着撞到地板的后脑，打着呵欠问。

“你看镜子。”童暖暖拉着他一起看向镜子。

“你半夜叫我起来照镜子？”南道还没睡醒，直揉着眼睛，亲昵的搂着她的腰问。

“笨魔，看镜子里面，你看我的耳朵，我长出尖尖的耳朵了！”童暖暖拍着他的头说，叫他看镜子里面的异象。

“唉唷，你的耳朵怎么变形了？”南道的睡虫瞬间跑光，他惊讶地看着她镜子里跟他形状一样的耳朵，可是在镜子外，她的外表与一般人无异。

“不只这个，你看，我的背。”童暖暖转着身背对镜子，让他看另外一样吓到她的东西。“这个翅膀是你装上去的？”南道眉心打结地问，她怎么也有这个恶魔的东西？“不是装上去的，是长出来的。”童暖暖拍打着长在她身上的翅膀对他说。

“长出来？凡人，你什么时候变成了恶魔？”南道扶着下颚，一脸迷惑的问。

“我变成恶魔？”童暖暖眼睛瞪得大大的，她一觉醒来就变成了恶魔？“这也是金箭的副作用吗？”南道摸着下巴问，也许金箭的副作用有很多种，才使她也变成恶魔。

“那个神和小莫怎么没说金箭有这种副作用？”爱神的箭会让她变成这样？童暖暖听了声音连连拔高好几度。

“凡人，你等我把隔音层做好再叫好吗？这样会吵到邻居。”南道掩着她的嘴说，连忙对整间屋子施法让她的噪音不传出去吓人。

“长了这么丑的耳朵和翅膀，我以后不能见人了啦。”童暖暖趴在他的肩上长叹，变成这种怪样子，她没脸出门了。

“你只有照镜子才会现出原形，凡人又看不到，所以不会对他们有影响，你还是可以出去见人。”南道语气轻柔地安慰她，哄着容易因为小事而神经质的她。

“笨魔，我不要变成这样，快帮我把这些东西弄掉，这点你做得到吧？”童暖暖仰着脸问，他的魔力是地狱最强的，也许他随手一变就可以帮她变掉。

“我试试。”南道聚精会神地开始对她施法。

“噢喔。”过了一会儿，南道发出了长叹。

“噢喔什么？”童暖暖觉得大事不妙，因为他的脸上写满了遗憾。

“凡人，我弄不掉。”南道无奈地摊着手，对她承认他的魔法失效。

“弄不掉？”童暖暖神经紧张地问。

“我可以帮你收起来，可是无法将它除去。”很奇怪，那些东西好象本来就是她的，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能从她身上移走。

“那我会一直这个样子？”童暖暖望着镜子里自己类似恶魔的模样，血色迅速从她的脸上消失。

“就像我一样。”南道点着头。

“我不要变成妖怪！”童暖暖慌张地叫着，这种人不是人魔不魔的样子，不就变成了妖怪了吗？“好怪。”南道两眼放在她的身上，审视了大半天后，冷不防地冒出这句。

“怪？什么怪？”童暖暖弄清他指的是什么。

“你。”南道指着她说，他总觉得她看起来好象他的同胞，不再像是人类。

“我怪？你自己就不怪吗？”童暖暖反指着他问，他们两个半斤八两，都是同一种造型，他好意思笑她？“一点也不，我自己看习惯了，但是你……我愈看愈奇怪。”南道甚至以为她不只是他的爱人，还很像他地狱里的亲人。

“由人变成恶魔当然奇怪，你要不要帮我恢复正常？”童暖暖扭着腰问。

“从上面来看，你更怪了。”南道往上飞到一个距离，由上往下瞧着她。

“现在还管它怪不怪？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话？”童暖暖拉着他的睡衣生气地问。

“凡人，你不怕高吗？”南道以吻降低她的火气，语气淡淡地问。

“高？”童暖暖蹙着眉，不明就里。

“你往下看。”南道指着他们离地很远的距离。

“我怎么上来的？”童暖暖被这种高度吓得马上攀紧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跟上来。“跟我一样，用这个。”南道手指向他的黑翅，她刚才飞上来的速度跟他一样快，完全不像个生手。

“恶魔，那个乱射箭的神仙把我变成恶魔了？”童暖暖的眼瞳盯着他问，她会飞，她已经不是人了？“中了那支金箭后，两者会因近墨者黑而改变，我想应该是我让你成为恶魔的。”南道推想，也许在和她有过亲密关系后，整个体质都因他而改变了。

“是你害的？你为什么不会变成人类？”同样都是中箭，他不伤人而她却变魔？“可能是我有魔力，抵抗力比你强。”南道抱着她一起落地，很抱歉地告诉她。

“你让我变成你的同类？我要当魔了？”童暖暖忧愁地问，虽然说和他是同一类很好，但是，为什么是魔类？“先别紧张，我来查查。”南道安抚地吻着她，扬起手朝空中一抓，一本厚厚的名册出现了。

“查什么？”童暖暖挨在他的身边看他快速地翻阅。

“人类的名册，看你还有没有在上面。”她如果还是人类的话，上头一定有记载。

“有没有？”童暖暖不知道自己该期待还是该失望，想跟他是同一类，但她又不想要这种造型。

“没有，不过……我查到你的阳寿资料。”南道的手指停在其中一张，语气有点惊讶。

“我活到几岁？”童暖暖连忙凑过去看，可是看不懂上面写的文字。

“昨天，上面说你只活到昨天。”南道想不通这本名册怎么会这么写。

“我还活着，你的资料弄错了吗？”童暖暖摸着自己还会跳的心，再探探自己仍有的鼻息，怀疑的问他这本资料正不正确。“我再查一下恶魔名单，也许会有说明。”南道换了另外一本名册再找。

“如何？”童暖暖看他的脸色变得很凝重，焦急的情绪也跟着扩大。

“凡人，你的名字跑到我们恶魔的名单上来了。”南道指着一条新列的人名，她不但在他们恶魔的名单上有名，而且地位仅排在他的后面。

“我是人类，怎么会在那上面？”童暖暖也被他弄糊涂了。

“资料说，你半途出家，不当人类改当恶魔。”南道读着下排新写的一小行文字。

童暖暖忽然甩了他一个巴掌，然后对自己发红的手掌发呆。

“凡人，我并没有要求有快感，这次你打我的理由是什么？”被打得莫名其妙，南道捂着脸颊问她。

“看我是不是在作梦。”会痛，她不是在作梦。

“想知道为什么不打你自己？”南道可怜地问，用这种方法证明？她很善待自己。

“打习惯了，顺手。”童暖暖甩着手说。

“我也已经被你打得很习惯了。”南道叹了口气。

“我不是人类了，以后我该怎么办？”童暖暖对自己的新身分有了忧虑，她变成恶魔后，还能住在人间吗？“凡人，你想和我一起下地狱吗？”南道眼中燃起明亮的光采，雀跃地问她。

“下地狱做什么？”童暖暖靠在他的怀里问，觉得自己的体温变得和他一样，都是冷冷的。

“成为地狱一线公民。”南道兴奋不已地说，他要让她成为地狱里最高级的公民。

“我不能当人类公民了吗？”童暖暖抚摸着他的胸膛问，她没经过死的过程就能直接下地狱，什么手续都省了，跳级跳得好快。

“反正你已经不是人类了，而人类的世界也容不下恶魔，就跟我一起回去嘛。”南道迫不及待地想说服她，在她已经成为他的同类后，他总算能够带她一起回去了。

“你这么想回家？”童暖暖抬起头问他，在他的眼中，她仿佛看见了她的思乡情绪。

“我是很想带个老婆回家。”南道扶着她的脸，浅吻着她的唇瓣说。

“地狱有什么好？”童暖暖笑着问他，听他说过福利不错，也许她该移民换种环境。

“比任何地方都好，而且，我们也该住在我们应该住的地方。”南道提醒她的身分，他不能让她留在人间被人类欺凌，人间太可怕了。

“魔类该住的地方？”童暖暖已经接受自己是个魔类。

“地狱里头有我，你不会寂寞，如果你想念人间的话，我们可以常回来看。”南道搂着她说，她可以常回人间来探亲，而他也可以趁机休假。

“你又要当地狱太子了？”童暖暖担心他会被地狱里的公事累垮，这是她最不放心的点。

“可能，我有点怕地狱会毁在赛勒的手上。”南道很烦恼地狱的未来，那个赛勒可能再过不久就会被工作累得离家出走，让地狱天下大乱。

“如果我说我不去呢？”童暖暖试探地问。

“我们就留在这里，随你的意，我只要你快乐。”南道没有迟疑地说，如果她不快乐，他情愿跟她留在这里。

“恶魔，我跟你回去。”童暖暖绽出美丽的笑容，开怀地拥着他。

“你肯？”南道怔怔地问。“之前你为了我放弃当太子，现在我跟你是同一类了，你就不必再为难，何况人间不适合你，你应该回家，而我要帮你分担公事。”他能够为她牺牲一切地位、荣耀，强迫自己留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么这回要轮到她为他着想，她也希望他能快乐。

“你真的愿意跟我走？”南道再三地确认她的心意，并不想强迫她。

“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只要能够不离开你，即使是要我当恶魔也可以。”童暖暖抚摸着他的脸，人间若没有他就没有意义了，有他在的地方，她才想存在。

“我会帮你申请一张地狱公民身分证，我保证，在地狱里，你会过得更好。”南道虔诚地举起手对她发誓，他不但要好好爱她，他还要让她成为第一夫人。

“我不需要你的保证，我知道我会过得很好。”童暖暖捂着他的唇摇头，她有十足的信心。

“为什么？”南道泛着笑容问。

“因为你在那里，只要有我，我就拥有一切。”

“你昨晚去哪儿了？”童暖暖坐在云端，担心地问叫她来这儿等，而自己却失踪了一整天的南道。

“天堂。”南道满头大汗，坐在她身旁一同吹着风。

“你跑去天堂？你不怕被那些神逮住吗？”敢跑去死对头的家里？童暖暖不禁捏了把冷汗，连忙查看他是否受伤。

“天堂的警戒松得很，我偷偷的去然后又偷偷的回来，标准的‘神’不知鬼不觉。”南道握住了她的双手按在自己的腰部，心头因她的担忧而暖暖的。

“你怎么知道上天堂的路？”见他无恙童暖暖便安心了，她吻着他的下巴问。“我去找以前的一位老朋友，她是天使，告诉我路怎么走。”他那个叫羽衣的朋友是天堂来的异类，善良过度，连他这名恶魔向她问路都把自己的家说出来，完全不顾忌敌对关系。

“你去天堂做什么事？”童暖暖对他敢深入敌方阵营的举动，心底有着浓浓的怀疑。

“做开同学会的准备。”南道邪气地笑说。

“你跑去天堂就是要准备开同学会？有这么简单？”童暖暖看他的笑容就觉得他不安好心，便要他供出实情。

“今晚是第三次月圆，我要和他们再聚一次。”南道对于被射了一箭的旧仇念念不忘。

“你上次和你的那些朋友相聚的下场就是被射了一箭，还不能记取教训？”童暖暖细眯着眼问，上次他被射惨了，这次他还敢当主办人召集那些人和神？“这次我有万全的准备，凡人，我要对付北遥。”南道信心满满，期待地握着双拳。

“想找那个神算帐？”童暖暖扬了扬眉。

“你不想吗？”南道认为她想报复的程度可能比他还来得高。

“想，我加入。”想到那个神仙的恶行恶状，她就无法忘记胸口曾被那支箭弄得有多痛。

“我好象有听到什么阴谋。”莫然静悄悄地出现在他们远处，一脸兴味地说。

“小莫，你们这次很准时。”南道看着这对一向不守时的夫妻，知道莫然已经都听见了。

“南道，你把我们的同胞变得跟你一样成为恶魔了？”曲曼婷惋惜地看着特征和南道相同的童暖暖。“他如果不被那支金箭射中，我怎么会成为恶魔？”童暖暖归罪地瞪着她，她会成为恶魔，就是被自己以前的同胞所害。

“抱歉，始料未及。”曲曼婷摸着脸颊说。

“小莫，看我这边。”南道趁北遥还没来，大方地邀请莫然读他心底正酝酿的计画。

“啊哈？”莫然看了后，诡异地笑了。

“你帮不帮我？”南道搓着手掌问他，有这个爱凑热闹的莫然加入，事情会容易得多。

“你真的会给我这种好处？”莫然在心中盘算着，觉得南道的计画能让

他损神又利己。

“我一定给，要不要跟我联手？”只要能报大仇，南道准备好了一大堆贡品给他。

“曼曼。”莫然对曲曼婷招手，在她的耳边轻声的告诉她，再拉一个人参加。

“有意思，我玩。”曲曼婷心肠原本就不善，想到能够害一个神，她便主动加入。

“你们在商量什么？”迟到的北遥，一来就看到他们四个聚在一起该些什么。

“神类，你迟到了。”童暖暖款款的飞到他的面前。

“凡人，你怎么上来的？”北遥揉着眼间，一个多月不见，这个人类也能上来了？“我现在是恶魔，你这没善心的神！”童暖暖拎着他的耳朵在他的耳边叫。

“南道，你跟这个爱叫的女人死心塌地了？”北遥受不了噪音，飞到云朵后躲着，也怕会被她甩巴掌。“我们能有今天，都要好好感谢你的那一箭。”南道搂着童暖暖对他说。

“当初你还那么不情愿，唷，现在知道要感谢我了？”北遥神气地问，他就说他是做善事嘛。

“对，我们为了报答你，决定也回以你曾做过的功德。”童暖暖忘不了这个神对她的大恩大德，她笑得很虚伪。

“曼曼，把他固定好。”莫然弹指吩咐，曲曼婷立刻照办地让北遥挂起来当标靶。

“喂，你们想做什么？”受制的北遥，神情慌乱地看着这一班个个不怀好意的朋友。

“也给你射一射。”南道拍着他的脸，从身后拿出一把他很眼熟的工具。

“那是我们天堂的箭！”北遥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只是他想不到南道居然有本事把那东西也弄来。

“你偷过，我也偷，天堂如果来找箭我就说是你教我偷的。”南道得意地说，教他偷箭这招的师父就是这个逃犯。

“你还推给我？”北遥气极地问，他的罪行会因此被判得更重，一辈子都要躲天兵。

“我被这种金箭整了好久，现在换你试，我学你把箭由十支炼成一支，你很快就会尝到射中后的滋味。”南道冷冷地笑道，他在人间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后，要让北遥也了解有多苦。

“恶魔，待会儿要射准一点，也让他知道被射中的痛。”童暖暖决心要让他体会什么叫椎心之痛。

“你们说，要射什么跟他配一对好？”曲曼婷招手中他们两个飞过来一起商量。

“我提议射向动物园。”莫然也加入商讨的阵营，有一箩筐的馊主意可以提供。

“那里是有很多不错的目标。”南道赞同地点头，很适合的地点，也有很多适合的动物。

“喂，你们不能这么做，快放开我！”被撇在一边不能动的北遥，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想溜又溜不掉。

“选什么动物好呢？”莫然回头看了北遥一眼，又转回来很专心地与他们商讨目标。

“长颈鹿？”童暖暖举出一项。

“猩猩？”南道也搔着下巴想。

“大象？”曲曼婷觉得北遥和大象最配。

“我想看北遥和乌龟谈恋爱。”最狠毒的人还是莫然。

“这个好！”其它三个人和魔全数通过这个提议，一致把票投给乌龟。

“曼曼，动物园在那个方向。”莫然拨开云朵往下目测，指着大概的方向对曲曼婷说。

“等等，不要射向动物园……”北遥在被曲曼婷开始调整角度背朝动物园的方向时，急出一头汗。

“北遥，我的魔力不像你的神力会出意外，你大可放心，我会帮你这个好朋友找个适当的对象。”南道站在云朵上拉开弓弦，他的技术精准魔力不失常，绝对会命中目标不出意外。

- - 全书完——

